
隱蔽捜查
揮別一步一腳印的基層血淚辦案史，直搗日本警察系統的運作後台，
掀起警察小說新浪潮的暢銷大手作家——今野敏
一鳴驚人的吉川英治文學新人獎傑作！
「我既然被選上，就有義務保護這個國家。
如有必要，將不惜犧牲性命。」
一介「警界看門犬」竟自詡為中世紀的歐洲貴族，
誓言展現菁英官僚的真風骨？
今野敏

李彥樺——譯

目錄


隱蔽搜查
今野敏
李彥樺——譯



目錄

出版緣起

駭High，在推理的迷宮中

編輯部

推理小說到底有什麼魅惑之力，能夠讓世界上無數的熱愛者爲之痴狂？是鬥智、解謎的樂趣？是抽絲剝繭，終於揭露眞相時豁然開朗的暢快？是驚嘆於陽光之外人性潛伏的深沉危機與社會百態的詭譎複雜？還是感佩於作家布局的巧思或高超的說故事功力？

好的小說只有一個評斷標準——好不好看（用文言一點的說法是「引人入勝」）。有的小說好看得讓人不忍釋卷，廢寢忘食，非一口氣讀完不可；有的則是讓人捨不得立刻讀完，寧可一個字一個字細細地咀嚼品味。

好的推理小說更是如此。

在台灣，歐美推理和日本推理各擅勝場，各有忠實的讀者群。推理小說是日本大眾文學的兩大顯學之一，也可說是日本大眾文學極致發展最具代表性的成熟類型閱讀，不但各大出版社都闢有「Mystery」系列，培養出眾多匠心獨運、各領風騷，甚或年年高踞納稅排行榜前茅的大師級作者，如松本清張、橫溝正史，赤川次郎、西村京太郎、宮部美幸、

東野圭吾、小野不由美等，創作出各種雄奇偉壯、趣味橫生、令人戰慄驚歎、拍案叫絕、甚或影響深遠的傑作；同時也一代又一代地開發出無數緊緊追隨、不離不棄的忠實讀者。而台灣，在日本知名動漫畫、電視劇及電影的推波助瀾下，也有愈來愈多人愛上日本推理小說的明快節奏與豐富的情報功能，閱讀日本小說的熱潮儼然成形。

二〇〇四年伊始，商周出版（獨步文化前身）推出「日本推理名家傑作選」系列以饗讀者，不但引介的作家、選入的作品均爲一時精粹，更堅持以超強的譯者及顧問群陣容，給您最精確流暢、最完整的中文譯本與名家導讀，眞正享受閱讀推理小說的無上樂趣。

如果，您是個不折不扣的推理迷，歡迎進入更豐富多元的日本推理迷宮；如果，您還是推理世界的新手讀者，正好奇地窺伺門內的廣袤世界，就讓「日本推理名家傑作選」引領您推開推理迷宮的大門，一探究竟。從一根毛髮、一個手上的繭、一張紙片，去掀開一個角，去探尋、挖掘、對照、破解，進到一個挑逗您神經與腎上腺素的玄奇瑰麗世界！





隱蔽搜查

1

一如往常的清晨。

六點起床後，他先喝一杯咖啡，等妻子準備好早餐。

龍崎伸也坐在餐桌前，攤開報紙。這是他每天早上的習慣。

包含體育報在內，家裡共訂了五份報紙，閱讀的順序是固定的。

龍崎翻開優先度最高的知名大報社會版，不禁皺起眉頭。

他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瀏覽晨間新聞頻道。妻子冴子見他不停轉台，忍不住問：「出了什麼事嗎？」

「唔……」

龍崎直盯著電視畫面，隨口敷衍。

妻子知道追問也得不到答案，便沒再說話。

冴子比龍崎大一歲，今年四十七。兩人結縭超過二十年，已毋須多餘的言語溝通。

轉到某民營頻道時，龍崎終於看到想找的新聞。

這是一樁發生在東京都足立區的凶殺案。一名三十多歲的男人在廢棄工廠內慘遭殺害，報上寫著凶器是手槍，電視主播的說法也一樣。然而，報上明白指出死者是黑道分

子，電視新聞卻沒提及。

是幫派之間的暴力衝突嗎？

龍崎陷入沉思。

為什麼我沒接到消息？

龍崎任職於警察廳，職銜是官房的總務課長（註一）。總務課負責許多重要事務，例如，分派庶務與工作至各部門，彙整來自國會、內閣會議及委員會的質詢內容等。當然，公關也是其中之一。

所謂的公關，說穿了就是應付媒體。一旦記者問起相關案情，總務課長是不能以「不清楚」推託的。

警察廳近年對黑道議題相當敏感。過去黑道案件由刑事部負責，但組織改革後，為強化取締績效，改由新成立的組織犯罪對策部負責。

自從國松前廳長遭到槍擊（註二），警察廳更是繃緊神經取締槍械。

這麼大的事情，我居然沒接到消息。

註一：「警察廳」是負責統籌全日本地方警察組織的中央行政單位，不負責警察業務。官房（長官官房）是其底下部門之一，負責協助廳長管理廳內事務並對外發言。

註二：一九九五年，前警察廳長國松孝次遭槍擊，腹部連中三槍，最後保住性命。直到二〇一〇年的追訴期截止，仍查不出凶手是誰。

警視廳（註）那些傢伙，太不把我放在眼裡了……

辦案現場的人老是以爲自己能搞定一切。

想起來就令人火大。

法律上，司法警察的職責確實只要逮捕嫌犯，移交給檢察單位。不過，對組織整體而言，都道府縣的地方警察機構不將情報送至中央的警察廳，可是一大問題。

龍崎不禁暗暗咒罵，辦案現場的人根本搞不清楚嚴重性。

「我今天得早點出門。」龍崎告訴妻子。

「幾時回家呢？」

「跟平常一樣。」

意思是超過晚上十點。

「有空和美紀談談吧。」

「孩子的事，妳處理就行。」

「結婚是人生大事，何況對象是你前上司的兒子……」

「門當戶對，還有什麼問題？」

「美紀似乎拿不定主意，畢竟她年紀輕……」

龍崎翻開報紙，努力將重要的情報塞進腦袋。

「我知道了。」

龍崎又隨口敷衍。

妻子不再說話。龍崎心中畫分得很清楚，家務由妻子操持，他專心維護國家治安即可。

看完五份報紙，兒子邦彥走出房間，身上穿著平常拿來當睡衣的運動服。

「吃不吃早餐？」妻子問邦彥。

「我只想喝咖啡。」

龍崎折妥報紙，放在餐桌一角。

「有沒有好好上補習班？」

聽到龍崎的問話，邦彥瞧都沒瞧他一眼。

「當然，否則我何必這麼早起？」

高中畢業後，邦彥應屆考上知名的私立大學，但龍崎不准他入學，要他重考。

在龍崎眼裡，唯有東京大學才能稱爲大學。

龍崎心想，邦彥或許會恨我不讓他念私大，恨我讓他多過一年煎熬的考生生活，但出社會後，他一定會感謝我。

註：「警視廳」是設置於東京都的警察機構，相當於各縣的縣警本部，實際處理犯罪偵辦等各項警察業務，組織層級在警察廳之下。

除了東大，其他大學都不是大學。嚴格來說，這不是龍崎個人的想法，而是整個政府機關的想法。

每一年，國家公務員第一種測驗合格者會被分發到政府各單位。熱門單位的錄取標準非常簡單，不管成績多優異，私立或三流大學的畢業生一律不收。對熱門單位而言，只有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算得上大學。

當然，凡事必有例外。但非東大、京大出身者，即使運氣好獲得採用，進去後往往僅能坐冷板凳。周圍盡是東大、京大畢業生，重要職位幾乎全被東大畢業生占據。連想跟政府拉攏關係的一般企業，都對東大畢業生禮遇有加。

龍崎也是東大畢業。想在政府單位存活，這是基本條件。縱使能力再強，基本條件不符，英雄亦無用武之地。

眼下再怎麼說明，邦彥恐怕都難以領會吧。社會是很嚴苛的，尤其身處一個無法期望經濟高度成長的社會，更是如此。這就是現實，無關好壞或對錯。

龍崎穿上深藍西裝外套。這顏色的西裝已等同官僚的制服。

「我走了。」

一踏出公寓大門，春天的氣息撲鼻而來。

走進辦公室，廣報室長（註一）已在待命。此人名叫谷岡裕也，位階是警視正（註

二），晚龍崎四屆入廳，自然也是東大畢業。除了廣報室長，他還兼任課長輔佐。

谷岡對龍崎可說是鞠躬盡瘁，但龍崎一向提防他。絕不能信任部下，這是官僚世界的鐵則。何況，每隔兩、三年便會人事異動，根本沒時間與部屬建立信賴關係。龍崎認爲，官僚沒必要私下往來，能維持日常業務運作就好。私人感情往往會妨礙業務執行，能避免就該避免。

「今天記者眞多，全是爲了綾瀨署的凶殺案吧？」

龍崎省略早上的寒暄，單刀直入地問。

「是的，畢竟死者身分特殊……」

龍崎注視著谷岡，「身分特殊？」

「課長，您不曉得死者的背景嗎？」

「我沒接到任何報告。」

谷岡臉色驟變，察覺龍崎在責怪他。

沒錯，龍崎的眼神如此訴說。

註一：日文中的「廣報」即公關、宣傳之意。

註二：日本警察制度的階級，由下而上依序為巡查、巡查長、巡查部長、警部補、警部、警視、警視正、警視長、警視監、警視總監。

「死者有何不尋常的背景？」

「他是八〇年代末期，足立區一連串綁架、監禁、強姦、殺人、棄屍案的凶手之一。」

龍崎不禁皺眉。「這麼重要的案子，爲什麼沒告訴我？」

「非常抱歉。」

谷岡似乎想解釋，但龍崎不給他機會，繼續道：

「幫我聯繫警視廳的刑事部長。」

「伊丹先生嗎？」

谷岡精神一振，他曉得龍崎與伊丹頗有交情。但對龍崎而言，交情深淺和工作無關。

「我說的是警視廳的刑事部長。」龍崎強調。

龍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冷眼看著谷岡匆忙奔出辦公室。

不久，電話響起。

「伊丹部長在線上。」谷岡說道。

龍崎拿起話筒，「有事商量，立刻過來一趟。」

「這麼巧，我正想找你。」

伊丹的語氣聽不出一絲愧疚。

這個傢伙，連道歉也不說一聲。

龍崎在心中暗罵，掛斷通話。

十分鐘後，伊丹俊太郎出現在龍崎面前。

同樣一襲深藍西裝，但伊丹與龍崎猶如兩個極端。龍崎出身東大，伊丹出身私立大學。同期的二十二個合格者中，只有伊丹是私立大學畢業。龍崎體型瘦削，伊丹卻頗為壯碩。今年四十六歲的伊丹，體格不輸年輕人。

龍崎的頭髮花白，十足平凡中年的模樣。伊丹則一頭烏黑，外貌瀟灑不羈。

龍崎心思縝密，重視規律與秩序，認爲個人有時得爲組織犧牲。在他眼中，伊丹這個人粗枝大葉，講好聽點是不拘小節，講難聽點是做事籠統。

龍崎的觀念裡，官僚的世界往往四面楚歌，自然疑心很重，言行舉止都相當謹愼。周圍的人看來，龍崎是個城府極深的角色。

相反地，伊丹永遠自信滿滿，作風大膽。

總之，龍崎是陰，伊丹是陽，根本不可能合得來，偏偏旁人都以爲他們是好友。

理由十分簡單，因爲兩人是小學的同班同學。剛剛谷岡面露喜色，便是誤會龍崎與伊丹情誼深厚。

「嗨，你還是一副死氣沉沉的模樣。」

伊丹這句話無疑是火上加油。

「你們警視廳搞什麼鬼？這麼重要的案子，爲何沒向我通報？」

龍崎高聲斥責，伊丹卻是一臉泰然。

「你指的是綾瀨署的凶殺案？」

「廢話！」

「你音量放輕點。」伊丹勸道：「你不是不曉得，只要我一動，記者都會追著我跑。現在走廊上已擠滿記者。」

不必伊丹提醒，龍崎心知肚明，卻無法壓抑滿腔怒火。

此時，總務課的職員已進辦公室。他們顯然對龍崎與伊丹的對話相當感興趣，不時有人斜眼偷瞄。

「跟我來。」

龍崎起身，帶伊丹到主管專用的小會議室。

會議室裡擺著一組高級的皮革沙發桌椅。

龍崎理所當然地坐在上座（註），伊丹則在龍崎對面坐下。

「聽說死者是重大刑案的凶手？」

「那時他未成年，但案情太嚴重，遭家庭法院送還檢察官。起訴後獲判五至十年的徒刑，關了三年就出獄。」

「死者名叫保志野俊一，三十二歲，住在足立區西新井四丁目，沒錯吧？」

龍崎向伊丹確認自報上取得的消息。

「等我一下。」伊丹從口袋掏出筆記本。

「這麼重要的事情也記不住，怎麼當個稱職的主管？」

「身爲警視廳的刑事部長，我手上的案子太多，不能只靠記憶。唔……死者姓名保志野俊一……對，沒錯。」

「報導指出他是黑道分子，眞的嗎？」

「嗯，他是全國性暴力團體底下的旭仁會成員，我們已要求組織犯罪對策部提供情報。」

「死者是重大刑案的嫌犯，你們是何時發現的？」

「一開始就察覺了，只是沒告訴記者，所以今天的早報才沒寫到這一點。」

「媒體遲早會知道的，我得先想好對策。爲什麼沒立刻向我通報？」

「不關我的事。」伊丹一臉雲淡風輕。「這是你們警察廳內部的問題。我第一時間趕到辦案現場，獲得情報後隨即向警察廳的刑事局報告。刑事局沒把消息轉給你，狀況出在你們那邊。」

警察廳內部的上下情報傳遞雖然迅速，但橫向的情報交流卻往往不夠積極。

註：日本人會依地位高低來判斷該坐什麼位置。一般來說，會客室或會議室離門口最遠的位置是「上座」，只有身分最高的人才能坐。

然而，遭任職警視廳的伊丹指出此一弊病，心裡總是不舒服。

「你去過辦案現場？」

「是啊，面對重大案件，我一向奉行親力親為主義。」

「身為刑事部長，你在現場只會給員警無謂的壓力。」

「沒那回事。」

「我們是高層主管，沒必要一天到晚跑現場，應該待在定點匯聚情報，下達全面性的指示。現場混雜太多尚未證實的情報，你去反而會亂成一團。」

「你根本不懂。現場會亂，正是沒人即時做出適當的指示。」

「我不懂？當年研修時，我可是跟你一樣繞遍全國警署，最後才回到這裡。」

「你離開現場太久，但我一直待著。」

伊丹這句話反倒激起龍崎的優越感。

沒錯，這傢伙至今仍在犯罪現場打混。雖然是高層主管，他卻隸屬警視廳那個地方性組織，而我待的警察廳官房則是全國警察系統的中樞，這就是東大與私立大學的差距。

龍崎不想和伊丹繼續爭論高層主管應有的心態，於是回到原本的話題。

「你沒魯莽地在記者會上公布死者的背景，我有點驚訝。」

「這算稱讚嗎？」

「但各大媒體遲早會察覺，恐怕今天的晚報就會報導出來。」

「牽制媒體是你的工作。」

「混帳，眞這麼想，你就該第一時間通知我。」

「要我講幾次？我可沒直接向你呈報的義務。這案子我早就上報給你們警察廳的刑事局，你沒接到消息，是你們內部的問題……我說你啊，該不會是被排擠了吧？」

伊丹的最後一句話，如刀子般刺進龍崎胸口，過去的創傷又隱隱作痛。

或許伊丹只是開個玩笑，但他沒注意到這句話相當傷人。

龍崎心想，這傢伙一點都沒變。

兩人爭論事情，往往是伊丹占上風。因爲伊丹大而化之，沒觀察對方細微感情變化的能力。

龍崎深呼吸，試著恢復冷靜。

「暫時別公布死者的背景。既然服完刑，就是一般公民，我們不能忽視他的隱私權。」

「一般公民？」伊丹質疑，「他可是黑道分子。」

「既然已出獄，現在的身分並不重要。最大的問題是，他的死與過去那件案子有沒有關聯。這一點，你查得如何？」

伊丹聳聳肩，回答：

「轄區員警認爲是黑道仇殺，正在調查死者所屬的幫派是否和其他幫派發生衝突。」

「他是被槍殺的？」

「是啊。」

「凶器哪來的？」

「喂，搜查才剛開始，沒那麼快摸透。我們得先釐清黑道組織之間的關係，及有無外國人介入。」

「確定與過去那件案子無關？」

「至少眼下找不到相關要素。」

「去現場下封口令，要基層員警別洩漏死者個人隱私。或許有些記者已察覺死者的背景，這方面我會處理。」

「有用嗎？紙包不住火。」

「我受夠辦案員警的大嘴巴了，你一定要確實讓他們閉嘴。」

「我盡力而為。」

伊丹站起身。

「你們會成立搜查總部嗎？」

「不會。」伊丹回應。「既然是黑道火拚，就是組織犯罪對策部的工作，不必成立搜查總部。」

「我明白了。」

伊丹走向門口，「偶爾一起喝一杯吧？」

「免談。」

龍崎說得相當認眞，伊丹卻哈哈大笑。

伊丹離開後，龍崎注視著門口好一會兒。

2

龍崎與伊丹再次重逢，是在警察廳的入廳典禮上。

龍崎通過國家公務員第一種測驗（當時稱爲甲種測驗）並順利進入警察廳後，在同期的二十二人中發現伊丹的身影。

自小學畢業後，兩人就沒見過面。但伊丹的相貌完全沒變，龍崎一眼便認出。

伊丹也立刻認出龍崎。他笑著走近，問道：

「你是龍崎吧？龍崎伸也？竟然在這裡碰到你，眞是奇遇。」

其他人投射而來的目光，令龍崎渾身不對勁。從警察大學初任幹部科的培訓課程上，警察官僚之間的激烈競爭便悄悄展開。在場的二十二人，彼此都是敵人。勁敵環伺之下，龍崎根本沒心思與伊丹敘舊。

何況，伊丹是龍崎最不想見到的小學同學。

就讀小學時，伊丹帶頭的一群人長期欺負龍崎。如今伊丹卻彷彿忘得一乾二淨，開朗地向龍崎打招呼。

或許他眞的不記得了吧。遭欺凌的人會留下一輩子的創傷，但對始作俑者而言，那只是微不足道的回憶。

與伊丹重逢後，往事接連浮上龍崎心頭。

當時，伊丹總是帶著兩個跟班一起行動。班上的人際關係明顯以伊丹爲中心，兩個跟班幫伊丹掌控其他仰慕者。

伊丹運動萬能、成績優秀，言行舉止充滿自信。加上話聲宏亮，善於交際，吸引所有女生的目光。

龍崎是在小學五年級時與伊丹同班。

龍崎的成績不比伊丹差，卻是個書呆子，其他方面的表現與伊丹天差地遠。運動完全不行，個性懦弱，在班上幾乎沒朋友。

伊丹恐怕就是看不順眼龍崎優異的成績。龍崎冷靜回想，平常主要下手欺負他的不是伊丹，而是那兩個跟班。伊丹只是在一旁看好戲。

龍崎年紀雖小，心中已明白伊丹是不肯弄髒自己雙手的幕後主使者。

每次上體育課，跟班們會將龍崎拉到軟墊，輪流對他施以摔角的摔投或關節技巧，直到他哭出來。

游泳課時，他們會藏起龍崎的泳褲或泳帽，害龍崎無法下水，獨自乾坐在岸邊。

午餐時間，他們會偷偷在龍崎的牛肉湯裡加入果醬。老師規定沒吃完不能離座，龍崎只好勉強吞下肚。

一件件乍看都是小事。他們既未勒索錢財，也不曾暴力相向。

這就是伊丹的高明之處。

伊丹從不做會留下證據的事情。老師都很喜歡伊丹，沒證據就去告狀，老師根本不會理睬。至少龍崎內心是這麼認定的。

這類小小的惡作劇長期累積，效果相當驚人。如同拳擊手挨了拳頭，雖無立即倒地的危險，精神上卻益發難熬。最後，光看到伊丹，龍崎便憂鬱不已。

這樣的日子再持續久一點，龍崎或許眞的會發瘋。

幸好在精神崩潰前，龍崎從小學畢業了。

即使天天被欺負，龍崎依然努力讀書，說什麼成績都不能輸給伊丹。

努力終有回報，龍崎順利進入一所國、高中直升的私立名校。至於伊丹，則聽說進了公立國中。

揮別小學，龍崎終於不必再與伊丹見面。

不料，多年後卻在警察廳與伊丹重逢。伊丹視龍崎爲好友，警察大學的教官得知兩人是童年玩伴，也對這段緣分嘖嘖稱奇。

要擠進通往高級官僚的道路並不容易，極少人能獲得此一殊榮。小學同學雙雙被警察廳採用，這樣的例子十分罕見。

高級官僚間的競爭並非始於報考國家公務員第一種測驗，而是更早之前就開始。日本的考試制度一向受人詬病，但龍崎認爲，抨擊制度的都是輸家。

進入東京大學後，龍崎不曾聽聞任何批判考試制度的言論。如同身處戰場的士兵不會批評戰爭，戰勝的一方當然更不會批評戰爭。

近年來，日本的教育傾向避免讓學生互相競爭，連運動會也故意不排名次。一旦排出名次，往往引來輸家抱怨。可是，龍崎不贊成廢除嚴格的選拔制度。

以奧運爲例，運動員捱過艱苦的訓練，一次又一次在比賽中脫穎而出，才能取得參加的門票。考試也是同樣的道理，只有努力的人才能享受獲勝的果實。

準備考試，比的是專注力、恆心與安排計畫的能力。這是一種長期抗戰，必須壓抑想要玩、想要偷懶的惰性，不斷朝目標努力。準備考試沒有所謂的捷徑，而且成敗之間沒有模糊地帶。

有人說考試制度會抹滅人性，這樣的論點實在荒謬。

在咬緊牙關考上日本最高學府，之後又通過國家公務員甲種測驗的龍崎眼中，那些從小只知玩樂，不曾付出努力的傢伙，根本沒資格當「人」。身爲一個人，若不能訂定目標，鞭策自己前進，跟貓、狗有什麼兩樣？

某些教育評論家聲稱，教育的價值應是啓發孩子的想像力，龍崎也十分不以爲然。只有被逼至窮境，人才會發揮眞正有意義的想像力。生活過得太安逸，孩子的想像力永遠不會萌芽。

何況，在龍崎看來，那些教育評論家都是輸家。他們沒能力站在教育的第一線，所以躲在後頭大放厥詞。這一點，由他們的學歷便可得證。從沒聽過哪個教育評論家是東大畢業的。

換句話說，他們根本沒眞正爲考試努力過。明明從未眞正踏進考試的世界，卻對考試制度大肆撻伐，就像毫無實戰經驗的軍事評論家。

龍崎從小學起就非常努力念書。中學考試、大學考試、國家公務員甲種測驗，每一道都是窄門。

有人批評此種教育是塡鴨式教育。但不這麼做，知識不會長進。若隨便孩子愛讀不讀，他們永遠記不住字怎麼寫，背不好九九乘法表。

與伊丹在警察廳重逢，龍崎除了吃驚之外，還有點不服氣。像伊丹這樣的人，沒理由與自己並駕齊驅。

直到聽聞伊丹出身私立大學，龍崎才多少釋懷。畢竟他已贏在起跑點。

同期的二十二人中，十五人東大畢業，六人京大畢業，私立大學畢業的只有一人。爲避免遭輿論指責太偏袒東大，各政府機關都爲私大畢業生設立基本保障名額。

雖說不過是種形式，規定仍是規定。爲符合規定，再不情願也得收一、兩個私大畢業生。

龍崎暗想，採用伊丹一定是基於這層考量。否則，他實在無法接受伊丹和自己同樣被警察廳採用的事實。

剛入廳時，龍崎等人的位階就是警部補。正式入廳前，得在警察大學初任幹部科受訓六個月。龍崎萬般不願意，還是得與伊丹一起上課。

結訓後，幹部新鮮人便要到基層研修九個月，以「見習生」的身分進入各轄區警署。因分發地點不同，龍崎終於不必再看到伊丹。

見習生的日子相當辛苦。法醫驗屍時得在一旁觀看，忍不住噁心想吐，還會遭到嘲笑。見習生什麼也不懂，做錯一點小事就會挨罵。

不少基層員警喜歡欺負將成爲高級主管的見習生。他們多半是對升遷不感興趣的刑警。

但熬過這九個月，龍崎等人就晉升爲警部，地位超越實際辦案的刑警。

如同電影《軍官與紳士》（*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預官學校的魔鬼班長把學生整得慘不忍睹，卻得在畢業典禮上對學生敬禮。

成爲警部後，龍崎等人必須回警察大學受訓一個月，期間又得和伊丹見面。

接著，龍崎等人會被分發到警察廳各單位値勤，兩年後再回警察大學受訓一個月，便

晉升為警視。

當上警視，才算正式成為高級主管。然後，他們會被發派到全國各地方單位任職，每兩、三年輪調一次。身為高級主管，註定要四處遷徙。

這段時期，龍崎結了婚，加上工作忙碌，早將伊丹的事忘得一乾二淨。

二十多歲時，龍崎在東北地方的警署當署長。屬下幾乎都比龍崎年長，有的甚至稱得上父執輩，仍得對他鞠躬哈腰，感覺實在痛快。

累積署長的經驗後，龍崎進入縣警本部任職。何時能調回中央的警察廳，是將來能爬到多高位置的重要指標。

當上警察廳官房的總務課長時，龍崎有種長年努力終於開花結果的成就感。

儘管過不了幾年又會調職，但四十五歲被任命為官房的總務課長，成績算是不賴。得知同一時期的人事異動中，伊丹被調任警視廳的刑事部長後，龍崎內心更是舒暢。私立大學出身的，果然沒什麼了不起。

依職銜看來，龍崎是課長，伊丹是部長。然而，警察廳是國家警政系統的中樞，警視廳僅僅是地方機關。換句話說，龍崎順利踏進警察組織的中央行政機構，伊丹還停留在指揮辦案的層級。

當然，刑事部長已是基層員警遙不可及的高官。可惜，終究只是地方機關的等級，無法與警察廳相提並論。

「親力親為主義……？」腦海浮現伊丹的話，龍崎搖搖頭道：「這樣是不行的，高級主管有高級主管應盡的職責。」

3

龍崎剛回到座位，參事官牛島陽介警視監馬上找他過去。

牛島參事官大龍崎五屆，鹿兒島出身，東京大學畢業，擁有完美的警察官僚資歷（註）。牛島是典型的鹿兒島性格，一副火爆脾氣。

他年過半百，仍一頭黑髮，外貌比實際年齡少了十歲。身形不高，但沒有啤酒肚，顯得活力充沛。

「參事官，您找我嗎？」

龍崎在牛島參事官面前立定。

「綾瀨署的案子，情況如何？」

牛島參事官講話向來簡潔，也以相同的標準要求部下。

「死者是黑道分子，轄區警署正調查是否為幫派衝突。」

「此人來頭不小？」

「對，他是八〇年代末期，足立區的一宗綁架、監禁、強姦、殺人棄屍案的凶手之

一。」

牛島參事官瞪大雙眼。

「這部分你們怎麼處理？」

「我要求警視廳暫時封鎖消息。死者已刑滿出獄，必須顧及他的隱私權。」

龍崎冷汗直流。

眞是千鈞一髮。幸好他提早上班，先跟伊丹把事情交代清楚。要是面對參事官時一問三不知，大概會被罵得狗血淋頭吧。

挨罵倒沒什麼。畢竟牛島是鹿兒島人，這算是家常便飯。

問題在於，該做的工作沒做好，便是怠忽職守。爲了出人頭地，高級官僚從就任到退休，都是一連串激烈的競爭。不過，比起出人頭地，龍崎更重視有沒有盡到一個官僚應盡的責任。

「記者恐怕已看出端倪。這年頭只要上網搜尋，什麼都查得到。」

「我指示廣報室，以保障隱私權爲由，通令各大媒體不要提及死者的犯罪紀錄。」

「總會有人偷跑的，屆時其他家就會跟進。」

龍崎略一思索，回答：

註：日本的警察官僚多是鹿兒島出身，因此鹿兒島人較容易獲得升遷機會。

「萬一媒體硬來，就讓他們報吧。本案中，過去的重刑犯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在社會上引不起太大的議論。」

牛島張大雙眼，直盯著龍崎，但龍崎並未避開。於是，牛島沉吟道：

「過去的那起案子，與這次的案子是否有關？」

「目前看來，應該無關。」

「判斷的依據呢？」

「行凶手法。既然是遭槍殺，很可能涉及幫派火拚。」

「好吧。」

牛島從龍崎身上移開目光，拿起桌上的文件。這意味著他已問完話。

龍崎行一禮，離開參事官的辦公室。

他不禁鬆口氣，總算是平安過關。

想到差點就在參事官面前出糗，他背上又冒出冷汗。

龍崎沒回自己的座位，而是立刻趕往刑事局。他走到搜查第一課課長的桌前，課長坂上榮太郎神經兮兮地抬起頭。此人五官扁平，戴著一副無框眼鏡，京都大學出身，比龍崎早兩屆入廳。

坂上課長桌面的報紙，正巧翻到社會版。

龍崎指著報紙，「報社眞厲害。」

坂上一愣，「什麼意思？」

「上頭竟然出現連我都不知道的案子，實在了不起。」

坂上這才明白龍崎是來興師問罪的。他臉色一沉，應道：

「有話直說，不必拐彎抹角。」

「綾瀨署的凶殺案是昨晚接到消息的？」

「嗯，昨晚十點半，有人打一一〇報案，說聽到槍聲。綾瀨署地域課派兩名員警前去查看，在報案者住家旁的廢棄工廠發現屍體。」

「警視廳的刑事部長表示，他們第一時間就查出死者是過去重大刑案的凶手。」

「不愧是童年玩伴，情報交換眞是密切。」

「別打哈哈。若非今早緊急找他問清楚，現下我還被蒙在鼓裡。他老早就向警察廳刑事局報告，為何你沒把消息轉給我？」

「你搞錯抱怨對象了。」

「什麼？」

「我確實接到報告，但這案子屬於幫派衝突，轉給組織犯罪對策部後，就不關我的事。」

「轉給組織犯罪對策部的同時，也該通知我一聲。」

「別這麼大驚小怪，不過是黑道火拚，交給底下處理就好。」

「要是與過去那起重大刑案有關，事態就非同小可。」

坂上皺著眉應道：

「你未免太杞人憂天。別說我沒收到這樣的情報，萬一眞是如此，屆時再處理也不遲。」

到時就來不及了，龍崎暗罵。

「總之，以後接獲任何情報，請立刻轉至我們官房。」

「好，知道啦。」

坂上隨口敷衍。龍崎不想再耗下去，轉身便離開。

靠不住的傢伙，龍崎默默地想。

這個人根本毫無幹勁。京大畢業的他，或許心知升遷無望，已滿足現在的職位。確實，警察廳的課長是多數警界官僚的終點站。能升任部長、局長的少之又少，更別提當上廳長。

過幾年，坂上大概會被調往地方機關，並在那裡終老吧。龍崎明白，和這種人爭論只是白費唇舌。

龍崎原想再去向組織犯罪對策部抗議，但一腔熱血已冷卻。應付參事官耗去大部分的精力，與坂上的一番對話也只是徒增無力感。

龍崎返回座位，處理起堆積如山的工作。總務課的業務龐雜，經手的文件多如牛毛。

光是批閱文件、蓋章，往往就得耗掉一天，還不時遇到插隊的急件。龍崎埋頭苦幹，將這樁黑道喋血案拋諸腦後。

一如往常，龍崎在晚上十點多抵達家門。任職警察廳的好處，就是不像一般企業一樣，下班後會被同事拉去喝酒。

平日回家後，龍崎多半什麼也不做，塡飽肚子就洗澡、睡覺。隔天六點要起床，沒閒工夫做其他事情。

龍崎脫掉西裝外套，走進餐廳，意外看見女兒美紀。

「怎麼……」龍崎移開目光。不知爲何，最近女兒漂亮得令龍崎不敢直視。「妳這麼晚吃？」

「早吃過了，我想跟爸爸談談。」

兩、三年前，有段時期美紀幾乎不跟龍崎講話，大概是叛逆期吧。

畢竟是第一個孩子，龍崎從小就十分疼愛美紀，而美紀也很愛黏著父親。有人說，女兒小時候與父親感情愈好，思春期便愈叛逆，似乎並非毫無憑據。

不過，進入大學、搬出去一個人住後，美紀不再那麼排斥父親。看來是度過思春期，想法成熟許多。

當時，龍崎在大阪府警本部擔任警備部長。美紀想考上智大學，龍崎沒有反對。

龍崎要求兒子必須讀東大，卻不太在乎女兒的學歷。其實，他認爲女兒念哪所大學都一樣。

一旦美紀考上，就得隻身在東京展開新生活。但龍崎深信自己不久便會調回東京，所以不怎麼擔心。

果然，龍崎隔年就轉調現下的職位。政府配給龍崎一戶位處都心的官舍，於是，他要求獨居的美紀搬回家。

美紀什麼也沒說，乖乖退租，重返父母身邊。

想到這裡，龍崎看見妻子冴子拿了一罐啤酒過來。

每天一罐三百五十毫升的啤酒，是龍崎的習慣。他把啤酒倒進杯裡，自顧自地喝。

美紀默默望著父親。

龍崎拿起筷子，夾一塊盤裡的醃漬小黃瓜。

「有話就說吧。」

「關於三村……」

「結婚的細節談得順利嗎？」

「爸，你們誤會了。」

「誤會？」

「我和他根本還不到論及婚嫁的地步。」

「你們不是在交往？」

「唔，算是吧……」

「妳對他有什麼不滿嗎？」

「倒也沒有，但結婚不能這麼草率地決定。」

龍崎聽得一頭霧水。

美紀似乎視戀愛與結婚為人生的重要課題，年輕女孩會這麼想並不奇怪。不過，活到這把年紀，龍崎從未將戀愛與結婚看得太重要。偶爾打開電視，每齣連續劇都拿愛情當主題，彷彿戀愛是世上唯一有意義的事。這樣的人生觀，龍崎實在無法理解。

戀愛並不膚淺，但滿腦子只有戀愛的人很膚淺。

學生時代，龍崎沒什麼和異性交往的經驗。第一個交往的對象，就是現在的妻子，兩人理所當然地結了婚，龍崎並無不滿。

不，龍崎內心多少有點遺憾。某些樂趣唯有年輕時才能體會，他卻一逕埋首準備國家公務員甲種測驗。

但龍崎告訴自己，這就是我的人生。

「爸爸以為妳一畢業就會和三村結婚……」

「我嫁給三村，對爸爸的工作有幫助，對吧？」

「嗯。」龍崎應道，「確實有幫助。」

美紀一聽，臉上頓時浮現怒意。

「那什麼表情？爸爸只是老實回答妳的問題。」

「這是政治婚姻！為了升官，你連女兒的婚姻也要利用？」

龍崎大吃一驚。

「爸爸可沒命令妳跟三村交往，更沒要求妳跟他結婚。」

美紀的交往對象，是大阪府警本部長三村祿郎的長男忠典。龍崎鮮少與警界人士往來，三村本部長算是特例。

任職大阪時期，三村本部長不時邀龍崎一家聚會。逢年過節，三村本部長都會招待他們到家裡。

三村曾是日本駐德大使館的參事官，這是當時養成的習慣。

面對三村的好客，龍崎並不排斥。畢竟上司千百種，多少有各自的癖好。

美紀與忠典便是在家庭聚會上認識的。在東京念私立大學的忠典，剛好放春假回家。兩人一拍即合，回到東京後，很快取得聯繫，開始交往。將孩子的管教全權交給妻子的龍崎，對此一無所悉，還是聽三村本部長提起才知道。

三村說得眉飛色舞。龍崎覺得這樣也不錯，三村遲早會調回中央，屆時很可能成為自己的上司。跟上司打好關係，搞不好能幫忙斡旋退休後的再就職企業。

退休政府高官進入企業擔任要職的風潮，經常是世人批判的焦點。近來經濟不景氣，民間企業苦不堪言，官僚退休後卻能在被認爲是浪費稅金、年金、郵政儲金等公帑的各大法人機構坐領高薪，確實是個問題。

龍崎也對這樣的社會制度頗不以爲然，但姑且不談是非對錯，包括龍崎在內的官僚必須面對最現實的生活。

考上東大並通過國家公務員第一種測驗的人，多少都犧牲了一些年輕歲月。尤其，龍崎自認天資平庸，更加倍用功。

龍崎私心認爲，年輕時吃苦，老了享點福應該不爲過。

換句話說，美紀和忠典湊成一對，好處遠大於壞處。

然而，被美紀說是政策婚姻，龍崎實在感到冤枉。

三村本部長確實想促成這門親事，但龍崎並未特別積極。

龍崎曾向妻子詢問美紀的心意，妻子回答美紀似乎也有結婚的打算，所以龍崎順理成章地以爲兩人會結婚，僅僅如此。

這時，美紀猛然站起，丟下一句「算了！」便奔出餐廳，窩進臥室。

美紀激烈的反應，讓龍崎頗爲錯愕。

「什麼啊……」

妻子端來一碗熱騰騰的味增湯，抱怨道：

「還不都怪你，眞是的……」

「怪我？我錯在哪？」

「美紀正拿不定主意。你沒聽過『浮萍少女心』嗎？」

龍崎一臉茫然，「她在猶豫要不要結婚？」

「是啊，她怕拒絕這門婚事，會給你添麻煩。」

「給我添麻煩？怎麼說？」

龍崎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

「三村先生不是你從前的上司嗎？」

「這是兩碼子事。」

「但你剛剛告訴美紀，她和忠典結婚，對你的工作有幫助。」

「的確有幫助，我不過是實話實說。」

「話不能這麼講。」

「她問我就老實回答，有什麼不對？」

冴子在餐桌對面坐下，故意重重嘆口氣。

「怪人一個……」

「妳一天到晚說我是怪人，我到底哪裡怪？」

「你這麼不食人間煙火，竟然能在警察廳工作，實在不可思議。」

爲了表達不滿，龍崎一口氣喝乾啤酒，妻子卻視若無睹。

「在這年紀就當上官房的課長，我的能力比妳想像的高上許多。」

「你的能力只適用於政府機關……」

龍崎又是一陣納悶。

「那不正好？我可是在政府機關上班。」

「你眞是個怪人。」

「怎樣怪？」

「你沒發現自己跟社會脫節了嗎？」

「我只是不想勉強遷就社會。」

「曉不曉得社會大眾如何稱呼你這種人？」

「嗯？」

「怪咖。」

「妳所謂的社會是指什麼？難道是電視媒體主導的膚淺價値觀？那不過是一些捏造出來的假象，根本不具實體。」

「你的意思是，我們都活在假象中？」

「沒錯，那是一個虛僞的世界。日本人中傳播媒體的毒太深，每天只關心現今的流行趨勢、有沒有好玩的事物、哪個偶像最受歡迎……電視和報紙從不報導眞正重要的事，就

連社會案件，也都拿著我們警方發布的消息照本宣科。更別提政治，根本看不到政策的本質。國民往往受各種潮流洗腦、煽動，不肯去面對實際的問題。」

「向我們洗腦的，就是你們這些高官？」

「那還用說。」龍崎一副理所當然的態度。「維持國家運作的是我們，而不是容易隨媒體起舞的無知百姓。」

「這不就是跟社會脫節？難怪政治永遠好不起來。」

龍崎一驚，趕緊澄清：

「政治跟我們官僚的職責是兩回事，不能相提並論。雖然委員會、內閣會議、國會質詢等，全是由官僚在背後推動，但政治家並非官僚選出。政治好不起來，是人民的問題，畢竟政治家是人民選出的。每個日本人都有投票及參政權，政治會亂，不正反應人民的期望？」

「你不也是人民？」

「我是國家公務員，不同於一般人民。」

「意思是，你是菁英分子？」

「當然。」在龍崎心中，這也是無庸置疑的事。「我既然被選上，就有義務保護國家，確保國家正常運作。如有必要，不惜犧牲生命。」

「不惜犧牲生命？只是嘴上講講吧。」

「不，我是認真的。我從年輕時就常這麼說，不是嗎？」

「如有必要，是指什麼情況？」

「發生國難的時候。打個比方，戰國時代，武士身兼政治家與官僚。而農民願意繳納年貢，便是相信武士會保衛家園。同樣的道理，歐洲的貴族能過著比農民優渥的生活，正是他們以性命保護領土及人民的緣故。」

「如今是民主時代，你剛也提過，政治是屬於人民的。你這種想法未免太過時。」

「不，保護國家永遠必須賭上性命。尤其，在警察廳工作的我們，是對抗犯罪及恐怖活動的最前線。全國的警察組織都是實戰部隊，不像自衛隊是不能打仗的軍隊。」

「話題怎會扯這麼遠……」冴子說道：「我們原本不是在談美紀嗎？」

「總之，家裡就交給妳。」

「有些情況非父親出面不可。」

「國事由我負責，家事由妳負責。」

龍崎自認這句話很帥氣，但冴子彷彿沒聽見，默默走出餐廳。

吃過飯、洗完澡，龍崎便直接上床睡覺。寢室不大，擺著兩張床。

龍崎躺在被窩裡，想著冴子的話。

爲什麼大家都說我是怪人？

伊丹也這麼說過。

龍崎認爲自己的觀念有條不紊，只不過一般百姓無法理解。

這就叫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吧。

可是，同樣身爲高級官僚，爲什麼伊丹也把我當成怪人？

或許是見識太淺薄，畢竟他是個無法出頭天的私立大學畢業生。官僚世界裡，升遷之所以重要，在於權限的差距。係長能做到一般職員無法做到的事，課長輔佐能做到係長無法做到的事，課長又能做到課長輔佐無法做到的事……如此層層上去，握有的權限愈來愈大。有人不屑升遷，認爲往上爬只是永無止境的痛苦，但龍崎心知肚明，他們純粹是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

阻礙官僚升遷的因素很多，包含學歷太差之類無法補救的理由，及家世不夠體面等無法掌控的理由。然而，龍崎認爲，關鍵還是出在自身的怠惰。說穿了，沒辦法進入最高學府，也是年輕時怠惰的後果。

老把「往上爬是自討苦吃」掛在嘴邊的官僚，便是認定再怎麼爬，也不可能爬到事務次官的地位。警察廳長的層級等同其他政府單位的事務次官，廳長或事務次官的位置正是所有官僚的頂點。

這些人的抱怨是沒意義的，龍崎暗想。若升遷僅僅是換個頭銜，或許有點道理，但升遷最大目的在於掌握更多權限，所以拉高自身的層級是必要的。

糟糕……

龍崎翻個身。

腦袋東想西想，睡意盡失。睡眠不足可是工作的大敵。

幾份重要的晚報已在辦公室看過，沒任何提及死者黑道背景及前科的報導。

龍崎也沒接到電視新聞流出的消息。

看情況，伊丹幹得不錯。雖然愛出鋒頭，這傢伙辦事還算牢靠，畢竟是高級官僚。

透過谷岡廣報室長，通令各大媒體高層自我約束，應該也發揮了效果。

龍崎思索著，睡意終於悄然襲來。

4

數量龐大的報告與文件堆在面前，龍崎必須將所有內容迅速塞進腦袋。

這明顯超越人類的處理能力，但身為高級官僚，非辦到不可。

參事官有時會找龍崎問話，龍崎必須親自回答，不能丟給課長輔佐應付。

日復一日，綾瀨署的黑道凶殺案彷彿已成過往雲煙。

每天，龍崎拖著疲累的身軀踏進家門，便是吃飯、洗澡、上床睡覺。

星期日，龍崎累得筋疲力竭，根本不想外出。他一向抱持假日就該好好休息的想法。

龍崎從不將沒處理完的電腦檔案帶回家。一來有洩密的危險，二來在家不太可能專心工作。

他屢屢告誡自己，肩負重任者必須懂得把握休息的機會。

兒子邦彥整天關在房裡，很少露臉。不過，他是考生，閉門苦讀也是正常。

美紀出門打工，晚上八點多才返家。龍崎曾提醒美紀，學生沒必要把心思放在賺錢上，但美紀希望能累積社會經驗。

然而，龍崎認爲，比起累積社會經驗，學生時代有更多需要學習的事情。人生中能求學的時間有限，社會經驗大可等畢業再累積。既然是學生，就該把握黃金時期，拚命把學問塞進腦袋。乍看沒助益的學問，總有一天會派上用場。

不過，和美紀辯論只是多費唇舌，何況龍崎對女兒的課業沒太大興趣。聽來很無情，卻是事實。

難得全家一起吃晚餐，但幾乎沒聊幾句。寶貴的假日，龍崎不想耗神聽家人嘮叨瑣事，更是故意保持沉默。

安穩的假日結束，龍崎提早就寢。

不料，半夜電話突然響起。

龍崎接起床邊的電話。

「這裡是龍崎家……」

「我是伊丹。」

警視廳的刑事部長在這種時間打來，肯定是緊急事態。龍崎探出身子，取過電話旁的紙筆。

「發生什麼事？」

「凶殺案。」

「地點呢？」

「埼玉市內的一間歌業酒店。」

龍崎皺起眉，腦袋依舊昏昏沉沉。

「喂，你說埼玉市？警視廳的刑事部長怎會管到埼玉去？爲何不是埼玉縣警本部通知我？」

難道是他對綾瀨署的案子挑毛病，伊丹藉故惡作劇？但聽伊丹的口氣，情況似乎非同小可。

「因爲涉及上次那件案子。」

「哪件案子？」

「綾瀨署的黑道凶殺案。」

「怎麼說？」

「凌晨十二點多，有人向一一〇通報聽到槍聲。埼玉縣警本部的轄區警署派員前往查

看，找到一具屍體。被害者的身分很快釐清，此人與綾瀨署一案的死者保志野俊一相同，都曾因當年那起重大刑案入獄。」

震驚之餘，龍崎腦袋頓時清醒。

他望向時鐘，已過一點。

「報案至今超過一小時，你怎麼現在才聯絡我？」

「埼玉縣警本部先通知組織犯罪對策部，轉給我的過程中浪費了些時間。」

「你在哪裡？」

「警視廳，我在等後續消息。」

「好，我馬上過去。」

「噢，警察廳的課長大人要駕臨警視廳？」

伊丹喜歡在緊要關頭開玩笑，展現他的游刃有餘，大概是想塑造臨危不亂的形象吧。

龍崎沒空廢話，掛斷電話便換衣服準備出門。

妻子見狀也打算下床。

「妳睡吧，不用起來。」

「那怎麼行。」

「我說行就行。妳的責任是守護這個家，不能讓我的工作給妳添麻煩。」

妻子沒多問，她知道龍崎一定懶得解釋。

「路上小心……」她坐在床上叮嚀。

「嗯，案子如果鬧大，我可能得留在辦公室好幾天。」

「我明白。」

龍崎出門招來一輛計程車，趕往警視廳。

快步通過訪客登記處時，一個穿制服的年輕警員大聲呼喊，擋在龍崎面前。

「緊急情況，我是警察廳的龍崎。」

年輕警員一愣，「請讓我看一下證件。」

龍崎依言出示證件，年輕警員仔細端詳。

「你很盡責，但不懂看時間、場合與對象。」

年輕警員臉色驟變，連忙讓路。

龍崎大步走過年輕警員身旁。明知嚇唬基層警員實在幼稚，他仍忍不住想發洩心頭的悶氣。

搭低樓層專用的電梯抵達六樓，進入刑事部，只見一群人忙進忙出。龍崎逕自走向部長的辦公室。

理事官、搜查一課課長及管理官聚集在部長座位旁，似乎正商量事情。除了伊丹，眾人皆神色緊張。

「嗨，辛苦了。」

看到龍崎，伊丹便露出與氣氛格格不入的開朗笑容。

大夥轉過頭。在場只有伊丹、參事官及理事官屬於高級官僚。

搜查一課課長田端守雄警視，及兩位管理官池谷洋一警視、池田厚作警視，都是從基層慢慢升上來（註）。

田端課長的年紀最大，一副飽經風霜的資深警察模樣，膚色微黑，身材矮小卻結實，學生時代似乎練過柔道。

伊丹之外，每個人看見龍崎都立正不動。

「目前查到什麼？」龍崎問。

「死者名叫水戶信介。」伊丹回答。「任職於貨運公司，三十三歲，與綾瀨署那件命案的死者保志野俊一同是過去重大刑案的共犯。」

「綁架、監禁、強姦、殺人棄屍案的共犯？」

「沒錯。」

「怎麼死的？」

「槍殺。殘留在體內的子彈已送鑑定，凶器應與綾瀨署那件命案一樣。」

「這表示綾瀨署一案根本與黑道火拚無關？」

龍崎語帶責備，伊丹卻彷彿事不關己。

「看來是這樣。畢竟保志野與水戶當年犯的案子太凶殘，在社會上引發軒然大波。」

「主犯還在服刑？」

「沒錯，只有主犯被判二十年，仍在坐牢。其餘共犯當時都未成年，沒關幾年就出獄了。被槍殺的正是共犯中的兩個。」

「那起泯滅人性的案子，我也記憶猶新。凶手為逞凌辱之快，綁架、監禁女高中生，集體性侵與輪暴長達一個月以上，最後殺人滅口……」龍崎說道。

不僅如此，作案的集團是因其他強暴案落網，偵訊過程中才供出這起駭人聽聞的案子。換句話說，他們徹底凌虐少女並殺害棄屍後，竟意猶未足地尋找下一個獵物。

「凶手可能是受害者的家屬。」龍崎推測。

「我已派人調查。辦案方面交給我，你不必擔心，倒是媒體比較棘手。保志野被殺時，基於保護死者隱私權，媒體沒報出死者的背景。」

「那是我在背後施壓的緣故。」

「我知道，但警視廳也下達徹底的封口令，而且是由我親自吩咐基層員警的。」

聽伊丹這句話，似乎認為自己頗有功勞。在基層員警心目中，警視廳的刑事部長確實如天神般崇高，但就任職於警察廳的龍崎看來，根本沒什麼大不了，親自下令是理所當然的。更何況，親自下令是一回事，能不能有效約束屬下又是另一回事。

註：警視廳和警察廳一樣設有參事官、搜查一課課長等職位，但階級至少差三階。

基層員警往往無視上頭的政策，腦中只有眼前尚未解決的案子，以及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

龍崎深信媒體沒報導保志野俊一的犯罪紀錄，唯一的原因，就是警察廳廣報室的施壓奏效。

「保志野俊一的命案，你們是往黑道火拚的方向調查吧？如今證明這條線是錯的。為何當初沒考慮到與過去的重大刑案有關？」

圍在伊丹辦公桌周圍的一群人頓時沉下臉。他們似乎十分不服氣，卻不敢反駁警察廳官房的課長，只能仰賴伊丹幫忙辯白。

於是，伊丹開口：

「死因是槍殺，從黑道火拚的方向著手也是合情合理。況且，我們並未忽視過去那起重大刑案。雖然案子已轉至組織犯罪對策部，但這邊依然持續進行鑑識工作。」

伊丹振振有詞，龍崎卻覺得他只是在虛張聲勢。那句「辦案方面交給他」，像是要龍崎別干預搜查工作。然而，事實證明他們一開始便走錯路。若能第一時間做出正確判斷，並鎖定嫌犯，或許第二個受害者不會送命。

不過，責怪他們也無濟於事，重要的是接下來的方針。

「你們有何計畫？」龍崎問伊丹。

「搜查工作回歸原點，我們剛剛在商量設置搜查總部的細節。既然第二次的案發現場

在埼玉，自然得請示警察廳的決定。」

龍崎點點頭。「聯絡過警察廳的刑事局了嗎？」

「唔，對方要我明天一大早去說明案情。」

龍崎頗爲詫異。「刑事局沒立刻派人來瞭解狀況？」

「何必那麼驚訝？現下可是週日的深夜。」

伊丹語帶諷刺。言下之意，便是警視廳的幹部不分晝夜地工作，警察廳刑事局卻沒人想來，只交代明天早上再談。

「那些傢伙搞什麼鬼……」龍崎忍不住暗罵，「身爲國家公務員，居然如此怠惰……」

伊丹聞言，臉色登時和緩下來。

「你眞是個怪人……」

「哪裡怪？」

「三更半夜接到電話就巴巴趕來的警察廳課長，世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個。」

「我不過是盡本分。」

這是龍崎的眞心話。龍崎一向以菁英分子自詡，認爲菁英分子的特權與義務是一體兩面。明明是很合理的觀念，偏偏周遭的人似乎都無法理解。

「所以，我才說你怪。」伊丹應道。

「不談這些，明早的定期記者會，你得說明今天這件案子吧？關於涉及過去那起重大刑案的部分，你打算如何處理？」

「只能老實攤牌。跑現場的記者都曉得保志野俊一從前的犯行，不太可能繼續封住他們的嘴。」

龍崎沉吟半晌，點點頭。

別無他法，週刊雜誌想必會拿來炒作，但這是禁不勝禁的。過度箝制新聞自由，往往會受到媒體的嚴厲反撲。

「搜查總部要設在哪裡？」龍崎問。

「綾瀨署吧。過去那起重大刑案發生在綾瀨署的轄區內，這次的第一椿凶殺案原本也是綾瀨署負責偵辦。」

「由你擔任搜查總部長？」

「嗯，副總部長是綾瀨署署長，總部主任是搜查一課課長田端。」

龍崎注視著田端說：「勞你多費心。」

田端領命般低下頭，接著道：

「從殘留的子彈應該能找到重要線索。」

龍崎頗不以為然，但未出言反駁。

往昔手槍在日本十分罕見，所以常成為重要情報依據。不過，八〇年代後，情況逐漸

改變。

大量土製黑星手槍從中國流進日本，如今黑道分子每三人就有一人持槍。若加上中國黑幫之類的外國犯罪組織，手槍數量更多不勝數。在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手槍早就不是什麼稀奇的東西。

「那就拜託你們了。」伊丹對田端課長等人說。

眾人向伊丹敬禮，接著同樣向龍崎敬一禮，道聲「告退」便紛紛離開。辦公室內只剩伊丹與龍崎。

「你認爲凶手是怎樣的人？」伊丹問。

龍崎一愣，回答：「不曉得，我不清楚這件案子的細節。」

「又不是門外漢，你想像得出吧？」

「說我不懂辦案現場狀況的可是你。」

「是啊，但我沒說你能力差。」

伊丹這種直來直往的講話方式，常讓龍崎渾身不舒服。儘管不再記恨小學受到欺負的事，卻無法完全釋懷。旁人認爲龍崎與伊丹交情好，最大的原因便是伊丹總把龍崎當老友對待。龍崎屢屢想跟伊丹劃清距離，只維持公務上的關係，但伊丹不買帳。伊丹一向我行我素，龍崎也拿他沒轍。

「按常理推測，凶手八成和過去那起重大刑案的受害者有某種關係，不是家屬就是至

親好友……」

「那案子的受害者是高中女生，有幾個親密男友也很合理……假設凶手和她同年，現在應該跟保志野俊一、水戶信介差不多歲數。」

「家屬方面，不要侷限父母或兄弟姊妹，遠房親戚都查一查，或許會有新發現。」

伊丹陷入沉思，「你認為動機是為了報仇？」

「這麼想很合理。」

「凶手得知當年的歹徒陸續出獄，於是展開復仇計畫嗎？」

「站在受害者親友的立場，恐怕難以眼睜睜看著罪大惡極的歹徒重獲自由。」

伊丹訝異地望向龍崎。

「你那什麼臉？」龍崎問：「我說錯了嗎？」

「不，只是沒想到你會批評司法制度。」

「我不認為現今的司法制度是完美的。尤其是審判制度，許多地方需要改進。」

「實在摸不透你。」

「哪方面？」

「你一下很官腔，一下又像這樣批評現行體制，究竟哪邊才是你的真心話？」

龍崎一陣困惑。他自認一向貫徹理念，但伊丹似乎不以為然。

「我並未批評體制，純粹是從受害者家屬的角度思考。我也有女兒，發生那樣的案

子，不可能無動於衷。」

「我又被你嚇一跳……」

「嗯？」

「沒想到你會在工作中摻雜私人感情。」

「我是凡人，當然擁有感情，只是盡量不讓感情影響判斷而已。」

「你曉得同期都怎麼看待你嗎？」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他們都猜不透你腦袋裝些什麼。」

「那是他們不能理解我的想法。對了，拜託你下次別再那樣講我。」

「你是指哪一句？」

「剛剛你不是在大家面前叫我怪人？」

「我不過是實話實說。」

龍崎心浮氣躁地瞥向時鐘。凌晨兩點多，早報應該已截稿，他微微鬆口氣。

「我得回警察廳，瞧瞧官房有沒有動靜。」

「大概沒半個人吧。」

「沒人，我就把人找來。」

「捜查總部也要天亮才能成立，在那之前案情不會有任何進展。乾脆回家睡覺吧，反

正刑事局的人沒那麼早出勤。」

「不行，廳長一大早就會問起這件案子。」

「負責向廳長報告的是刑事局吧？」

「但居中安排是我的工作。」

「你的職位又不像我這麼敏感，應該能過得輕鬆點。」

「這什麼蠢話？守護國家是我們的責任，哪有空閒輕鬆？」

伊丹默默凝視著龍崎，嘴角浮現一絲笑意。

「聽起來似乎都是你的真心話，實在不可思議。」

龍崎不發一語地走出伊丹的辦公室。

5

一踏出刑事部長辦公室，龍崎立刻被記者包圍，守在記者俱樂部（註）的他們早嗅出不尋常的氣氛。龍崎丟下一句「請等明早的記者會」，便甩開記者，趕往位於中央合同廳舍二號館的警察廳官房辦公室。

警察廳裡一片寧靜，與警視廳劍拔弩張的氛圍截然不同。警視廳採輪班制，晚上與白天沒太大差別，有時深夜還比白天熱鬧。警察廳則比照其他政府機關，正常上下班。

龍崎先走到二樓的廣報室。廊上的燈亮著，一踏進室內，便見谷岡廣報室長左耳抵著話筒，似乎通話中。他抬起眼，龍崎點點頭走近。一掛斷電話，他立刻站起。

「沒想到您會來……」

「被伊丹的電話吵醒的。」

「您去過警視廳了？」

「我剛從那邊回來，聽說要在綾瀨署設搜查總部，不過正式的行動得等到早上。你從哪接獲消息的？」

「東日新聞的社會部部長通知我的，似乎是埼玉縣警的轄區刑警洩漏情報。」

「傳得眞快……」

「東日新聞上次配合封鎖消息，這次無論如何都會報出來。」

「隨他去吧。」龍崎回答。「反正擋不住了。」

「雖然早報已截稿，但這種頭條新聞，搞不好會臨時抽換。那麼，案子今天早上就會見報。」

「我知道，你隨我來。」

註：日本各大媒體為長期取材而設在公家機構或大型企業內的組織，多半有記者輪流值班，以便一有風吹草動可立即進行採訪。

龍崎移動至十六樓的總務課，谷岡默默跟在後頭。

走到自己的座位，龍崎立刻拿起話筒。

當務之急，是打電話向牛島參事官報告。官僚世界相當講究優先順序，絕不能出錯。當初綾瀨署轄區內發生保志野命案，第一個找龍崎過去的上司便是參事官。

電話連響八聲，話筒另一頭傳來中年女子沒好氣的詢問聲，應該是參事官夫人。龍崎先報上身分，以極謙卑恭謹的口吻請她轉給參事官。

不久，話筒換到牛島參事官手上。他的怒氣顯然比夫人大。

「幹什麼？」

「埼玉市內發生凶殺案，被害者是貨運公司職員，案發現場在一間歇業酒店，凶器爲手槍。」龍崎事務性地簡述案情。

話筒傳出不滿的悶哼聲。「那又如何？」

「被害者與綾瀨署那件命案的死者有共通點。兩人曾因同一刑案入獄，現已獲釋……」

「等等……」牛島參事官打斷龍崎的話。「你是指當年的女高中生姦殺案？」

「是的，那起綁架、監禁、強姦、殺人棄屍案。」

「你上次不是說，綾瀨署一案和過去的女高中生姦殺案無關？」

此刻不能出半點差錯，龍崎謹愼答道：

「那是轄區搜查人員及警視廳高層，根據當時掌握的情報所下的判斷。」

牛島沉默半晌，似乎陷入思索。

不一會兒，牛島開口：

「刑事局打算怎麼處理？」

「刑事局要警視廳刑事部長早上再報告詳情。」

「太晚了……廳長一進辦公室就會問起。」

「我也這麼擔心，所以打電話到府上叨擾。我和廣報室長已在警察廳待命。」

「跟警視廳取得聯繫沒？」

「剛剛與刑事部長見過面。」

「不愧是同期，真是合作無間。」

這跟同不同期沒關係。

龍崎暗想，當然沒說出口。牛島的睡意盡消，話聲恢復活力。

「好，你立刻聯絡坂上。我致電官房長商討對策。」

「是。」

結束通話，龍崎隨即打給刑事局搜查一課課長坂上。想到那張戴無框眼鏡、五官扁平的臉，龍崎便有些憂鬱。依坂上的個性，這種時間接到電話，肯定會冷嘲熱諷或大發牢騷。

接電話的是坂上本人。

「我是龍崎。」

「有何貴幹？」

「關於埼玉那案子，想跟你討論一下。」

「噢……」坂上十分不耐煩，「警視廳的伊丹剛通知我，我叫他明天上班時再來報告。」

龍崎心想，果然是這傢伙下的指示。

警視廳刑事部長深夜來電，肯定是十萬火急的事情。全刑事局裡敢滿不在乎地下令早上再說的，恐怕只有坂上。這傢伙不把國家的工作當回事，完全一副死公務員心態，是龍崎最討厭的典型官僚。

「我已聯絡牛島參事官，廳長早上很可能會問話，我們必須先整理好情報。」

「你們官房到底在瞎忙什麼？」坂上的話聲睏倦，或許是故意裝出來表達不滿的。

「案子交給警視廳和埼玉縣警本部處理就行了。」

「兩案的死者，過去可是震撼社會的重大刑案的凶手。」

「我知道，搞不好這就是歹徒行凶的動機。伊丹會成立搜查總部，我只負責聯繫警視廳跟埼玉縣警本部。」

「這是刑事局長的看法嗎？」

「我沒通報局長，沒必要。你到底在哪？」

「我在警察廳。天亮之前，我得盡量蒐集情報。東日新聞的早報大概會點出兩案的關聯，勢必將造成不小的騷動。」

「若是重大刑案的凶手再度犯案，也許會引起大眾關注，但這次兩人都是受害者。」

「媒體會對殺人動機大加揣測。」

「這些小事交給辦案的員警煩惱就好，我們得為大局思考，沒必要像底下的人一樣疲於奔命。給你一個忠告，身為高級官員，任何時候都必須保持鎮定。那麼，我會在家裡等著，情況有變，你再通知我。」

這傢伙八成又要鑽進被窩，龍崎心想。

掛斷電話，龍崎向站在一旁的谷岡說：

「當初綾瀨署那案子，我們將消息強壓下來，這次東日偷跑，其他報社恐怕不會善罷干休。」

「我知道。」

「假如你搞不定，由我出面協調也行。」

「我盡力而為。」

「早上的定期記者會，警視廳會提及兩名死者過去的犯罪紀錄。辛苦一下，忍過中午就沒事了。」

「好的，我會一直待在二樓。」

語畢，谷岡便退了出去。

谷岡能力不錯，是相當稱職的廣報室長。

美中不足的一點，就是謀略不夠深，畢竟經驗不足。但他辦事俐落周到，更教龍崎感到惋惜。

官僚世界裡的謀略，多半是指如何察言觀色、見風轉舵。這確實很重要，身在公家機關，保住地位是首要條件。

然而，龍崎所謂的謀略，是指巧妙讓巨大組織順利運作。有些人認爲，這種事歸高層運籌帷幄，可是，龍崎的看法不同。組織是各階層意志的集合體，下面的人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上面的人謀略再高明也無法推動。

置身組織之中，必須隨時思考怎麼善用部屬、誘導上司。在上位者往往需仰賴情報才能做出判斷，因此，誘導上司最有效的武器，便是情報。

谷岡兼任課長輔佐，但不該只對龍崎唯命是從。若看不清這一點，恐怕難以在高級官僚的世界生存。

不，這麼說或許有些誇張。高級官僚要生存下去不難，一旦通過國家公務員第一種測驗，工作就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縱使渾渾噩噩度日，大概也能平安退休，坂上即爲一例。不過，龍崎相信，坂上這種人正是腐化公家機關的元凶。

「啊，課長，您也來了？」

突然冒出的話聲，讓龍崎吃了一驚。一名年輕課員捧著一疊資料走近。

「假日還上班？」龍崎問。

「嗯，聽說民主黨準備在預算委員會上，針對北海道警察本部盜用公款案（註），該償還北海道與中央政府的金額提出質詢……」

「辛苦了。」

「課長又是爲什麼事？」

「最近發生兩樁命案，有點棘手……」

「命案？」年輕課員露出苦笑，「我們官房總務課連這種事也管？」

看樣子，這也是個以菁英自詡的課員。

警察廳官房的業務多與政治家、內閣有關，課員往往只關注這一方面，久而久之便覺得街頭發生的案子都是無關緊要的瑣事。再凶殘的案子，也視爲地方警察的工作。

但龍崎認爲，這是種錯誤的菁英意識。高級官僚當然得具備菁英意識，前提是觀念必須正確。

註：二〇〇三年底，北海道警察利用假收據等手法虛報公款。本案牽連甚廣，計有三千多人遭輕重程度不等的懲處，並造成一名警署署長自殺。

不可諱言，警察廳的高級官僚太過輕視社會案件，以爲交給地方警察處理就行。這正是高層與基層出現溝通障礙的主因。

「總務課是萬靈丹。」龍崎應道。

年輕課員曖昧地點點頭，返回座位。

凌晨兩點三十分。這種時間依然有人在辛勤工作，可惜委員會、國會的質詢過程，永遠不會出現他們的名字。

此時，桌上的電話響起，龍崎立即接聽。

「我是龍崎。」

話筒彼端傳來一陣怒吼。

「混帳，你在搞什麼！」

龍崎一愣，連忙保持冷靜問道：

「抱歉，您是哪位？」

「阿久根。」

原來是刑事局長阿久根伸篤警視監，跟牛島一樣是鹿兒島人。

「不知有何要事？」

「還敢問我，你這混帳到底在幹嘛！」

「等情報，希望能在早上之前彙整完畢。」

「三更半夜的，官房的人進辦公室會驚動記者，難道你不曉得嗎？」

「我很明白，應付媒體也是我的職責。」

「那就快回家睡覺。」

「我也想，但廳長恐怕一進辦公室就會問話……」

「警視廳的刑事部長不是一大早會來報告？瞭解情況後，我自然會上呈廳長。」

這肯定是坂上幹的好事。爲報復半夜數度被吵醒，掛斷龍崎的電話後，他便打去向局長告狀，眞幼稚。

正因有這種人，高級官僚才會遭世人鄙視。

雖然龍崎極不願樹敵，但這種節骨眼上，總不能摸著鼻子乖乖打道回府。

「不如由我擬好呈報草稿，局長聽過警視廳方面的說明，再一併向廳長詳述如何？」

龍崎提議。

「這是刑事案件，怎麼報告是我的事，不用你這混帳來攪局。」

「任何事情都是有備無患。」

「小子，你幹嘛這麼猴急？反正搜查總部成立後，才會正式展開搜查。警視廳已決定在綾瀨署設搜查總部，你不能再等幾天嗎？你對辦案實務懂多少？」

阿久根對龍崎的稱呼從「混帳」變成「小子」，似乎稍微恢復冷靜。

「雖然比不上刑事局的人，但我也在全國警署及警察本部見習過……」

「那種見習有個屁用。」

龍崎很想反駁「那您又懂多少」，不過沒說出口。高級官僚的經歷大同小異，即使是刑事局長，兩、三年後也會被調到其他職位。

「罷了。」阿久根繼續道。「總之，別沒事找事做。這兩件命案在社會上引不起什麼騷動，廳長一定也懶得管。」

「局長，您這麼肯定？」

「這是經驗。」

「果真如此，我也有義務未雨綢繆。」

阿久根沉默片刻，開口：「兄弟，你實在頑固。」

稱呼又從「小子」變成「兄弟」。

「很少有人說我頑固……」

「不過，要比牛脾氣，我也不是省油的燈。屆時媒體吵起來，你得負責安撫，別想逃避責任。」

「我知道。」

「明天我會提早上班，廳長有什麼交代，隨時通知我。」

「好的。」

通話結束。龍崎放下話筒，鬆了口氣。

惹惱阿久根伸篤，往往是吃不了兜著走。龍崎能從容應對，或許是因爲他並非直屬上司。

此後，電話沒再響起。

眼下埼玉市的鑑識及搜查人員正忙得焦頭爛額吧。一旦發生凶殺案，縣警本部也會派員協助。

搜查總部的會議上，會向所有搜查人員發表目前蒐集到的情報。搜查總部雖然設在綾瀨署，埼玉縣警本部應該也將派人參加。

搜查總部會把所有人員分編爲鑑識、地緣、手法、凶器等組別，正式展開搜查行動。在此之前，警察廳掌握到的情報恐怕與記者會上公開的內容差不了多少。不過，說不定多知道的那一點情報，隱含著重要線索。

情報是重質不重量的。

偶有課員進出辦公室。他們看見龍崎都一臉詫異，但沒人熱情地與龍崎打招呼。龍崎心底明白，這正反映出自己在辦公室的形象。

他們徹夜工作，忙碌地彙整來自政治家的質詢問題，分派給各負責單位。既然課長在，有些課員乾脆拿著須裁決的文件來請示。

阿久根打來後，電話便沒再響起。龍崎不想浪費時間，於是著手處理早上預定的工作。

拂曉之際，一陣強烈的倦意襲來。年輕時怎麼熬夜都無所謂，隨年紀增長，體力已大不如前。

然而，一旦成立搜查總部，基層那些跟龍崎差不多歲數的刑警，也得不眠不休地進行搜查。儘管出賣勞力與出賣頭腦的工作不能相提並論，龍崎仍不甘心體力輸給下面的人。

天色漸亮，龍崎想呼吸新鮮空氣，便搭電梯下樓。

他步出大門，沿警視廳旁的路走向內堀大道，櫻田濠及綠意盎然的皇居出現在眼前。

天空益發湛藍，東邊的雲彩閃耀著金色光芒。

最近氣溫逐漸回暖，雖是清晨卻不寒冷。龍崎深呼吸，還未受汽機車廢氣汙染的清冽空氣充滿肺部。沉睡中的東京街頭一片靜謐清幽。

不知不覺中，黃金週（註）結束，全日本忙著陪伴家人的父親八成都已累得筋疲力竭吧。

花了點時間思考家裡的事情後，龍崎轉身返回廳舍。

6

星期一早晨，總務課和平常一樣忙碌。

早報一來，谷岡廣報室長立刻影印命案相關報導，送到龍崎面前。比較麻煩的只有一

則。如同谷岡的預料，東日刊登了獨家新聞。

其他報社都以爲這純粹是一般的凶殺案，都等著警方發布正式消息。

「有沒有接到別家報社的抱怨？」龍崎問。

「廳內的記者俱樂部還沒有動靜，但埼玉縣警本部那邊大概已鬧翻天……」

「馬上會有總編輯或部長級人物打來囉嗦。」

「我明白。」

「聯絡刑事局的坂上及警視廳的伊丹，確認上午定期記者會的內容。」

「是。」

「伊丹今天一早會到刑事局報告案情，如果警視廳找不到他，就去刑事局瞧瞧。」

「瞭解。」

語畢，谷岡回到二樓的廣報室。

龍崎以爲參事官或官房長很快會喚他問話，但等到兩名長官應該進辦公室的時間，仍毫無動靜。

上午十點，警視廳召開定期記者會，龍崎依舊沒接獲任何指示。

龍崎已備妥應對媒體的方案，隨時能接受上頭詢問。

註：日本四月底到五月初的連續假期。

十一點，龍崎按捺不住，打了通內線電話給谷岡。

「見到刑事局的坂上了嗎？」

龍崎如往常般言簡意賅。

「是的。」谷岡回答。

「爲何沒向我報告結果？」

「坂上課長說沒有要傳達廣報室的事……」

龍崎暗啐一口。

「警視廳伊丹那邊呢？」

「他叫我守著記者會就好，似乎是坂上課長警告他別在記者會前亂說話。」

「警視廳的記者會結束了吧？公布哪些內容？」

「沒特別重要的訊息。至於命案的部分，是由埼玉縣警本部發言。」

案子發生在埼玉市內，這倒也合情合理。

「此案與綾瀨署的黑道凶殺案有關，伊丹什麼都沒說？」

「是的。」

「會設搜查總部吧？」

「對，考量到凶嫌的犯罪手法，及使用的槍可能是同一把，警視廳將與埼玉縣警本部成立聯合搜查總部。」

「記者有沒有提問？」

「有記者問及，這次的兩椿命案與過去那起重大刑案是否有關。」

「伊丹怎麼回答？」

「只表示審愼調查中，目前無法下定論……」

不否定，就是交給記者自由想像。東日搶先刊登獨家新聞，其他報社或許反而會採觀望態度。

棘手的是週刊雜誌及電視評論節目。當年受害的女高中生家屬，恐怕會遭到大批記者騷擾。

「廳長爲何一句都沒問……」龍崎喃喃自語。

「刑事局長似乎已向廳長報告過。」

龍崎一聽，皺起眉頭。

原來是這麼回事……

整件事情的運作跳過了龍崎這一層。伊丹向坂上報告、坂上向刑事局長阿久根報告、阿久根向官房長或廳長報告……

龍崎被當成局外人，一介總務課長對此案毫無置喙的餘地。

一股強烈的疲勞感湧上心頭。

「注意媒體反應，隨時告訴我情況。」

交代完，龍崎掛斷電話。

廳內風平浪靜。

難道他把這兩樁命案想得太嚴重？不管是坂上或阿久根，都說讓地方單位處理就好。眞的沒什麼大不了嗎？

龍崎也糊塗了。

原本他以爲，這兩樁案子會讓未成年犯罪的量刑議題重新浮上檯面。

確實，少年法不屬於警察廳的管轄範圍。負責處理法律問題的是法務省，而負責立法的是國會議員。要修改少年法，法務省得先製作草案，經內閣法制局審查，在內閣會議上決議後，交付法務委員會討論。最後，形式上在國會議論一番，獲執政黨的多數贊成票通過。

然而，實際運用法律的卻是司法警察。

仔細回想，伊丹也曾暗示這次的案子不會在警察廳內引起太大關注。

當時龍崎出言反駁，如今看來或許伊丹才是對的。警察廳裡沒人重視這兩樁命案。

倘若要動員全體官房，總務課必定會接到指示或聯繫。眼下只有刑事局在處理，可見只當成普通案件。

不，沒那麼單純。龍崎心想。

媒體還在觀望，但火苗已種下，遲早會大肆延燒。

伊丹應該也很清楚這一點，偏偏刑事局太過麻木不仁。以伊丹的職位，只能乖乖聽從刑事局的指示。何況，如同伊丹所指摘的，警察廳內的橫向溝通並不順暢。

比方，搜查一課的坂上課長老要官房總務課別蹚渾水。

不止省廳之間，連廳內各單位也有強烈的地盤意識。或許這就是公務員的習性吧。

龍崎感到疲累不已。整晚熬夜鎮守在辦公室，最後卻是白忙一場。

之後，龍崎又與谷岡聯絡數次，局勢並無變化。廣報室隨時注意報紙、電視的動態，似乎也沒在社會上激起太大的漣漪。

「各大報社約莫想塑造出一切是東日胡亂揣測的氣氛吧。」話筒另一端的谷岡說道。

十分合理的推測。報社常冠冕堂皇地把新聞自由掛在嘴邊，其實不過是想爭銷售量及搶頭條搏虛名，崇高的理念往往流於口號。

電視就更不用提。有人認爲電視具即時性，但新聞節目的內容多半跟著報紙跑。早報怎麼寫，新聞節目就怎麼播出。至於時事評論節目，通常只是把報紙、電視及廣播早已炒爛的新聞，加油添醋重新包裝。

東日已指出兩案的死者是從前殘忍刑案的凶手，然而，警方卻未正式證實。其他報社按兵不動，八成是想觀察社會大眾的反應，甚或期待東日的做法點燃人權爭議。

一旦東日的報導引發批評聲浪，其他報社想必會蜂擁而上，紛紛刊登對東日落井下石的文章。

眞是可笑。

但龍崎不打算放任事態脫序，他不希望整晚的辛勞化成一場空。

刑事局的見解是一回事，龍崎有預感，這兩樁命案可能發展成重大事件。

這不是單純的直覺，而是長年經驗的積累及身爲警察官僚的基本判斷力。

下班前，龍崎打了通電話到伊丹的辦公室。接聽的人告訴他伊丹在綾瀨署的搜查總部，看來伊丹眞的貫徹親力親爲主義。比起待在警視廳，當然是去辦案現場較出鋒頭，伊丹大概就是瞄準這一點。龍崎問出聯繫號碼，改撥至搜查總部。

話筒另一頭傳來的話聲頗年輕，應該是搜查總部的聯絡員。電話立刻轉給伊丹。

「現下情況怎樣？」龍崎問。

「聽到是警察廳的電話，以爲有什麼大事，原來是你……搜查剛開始，還沒有進展。」

「從凶器上掌握到一些線索了吧？」

「這是機密，想知道就看報紙。」

「我可不是局外人。」

「搜查總部以外的人都是局外人。」

「我需要情報。」

「我比你更需要。」

「目前究竟查得如何，快告訴我。」

「喂，當初是你要我封鎖消息的，我不能隨便說溜嘴。」

龍崎頓時察覺伊丹話中的含意。

伊丹周圍的閒雜人等太多，包含警視廳及轄區警署的主管、埼玉縣警本部的主管、方面本部調來的支援人力……

身處這樣的環境，不管對象是誰，伊丹都不方便透露情報。

「我明白了，再聯絡。」

掛斷電話，龍崎便著手收拾桌面。平常他總是加班到九點後，但今天實在太累。整理完站起身，他感受到課員投來的視線。雖然不敢明目張膽地看，眼中卻掩不住好奇。

我提早下班，就這麼稀奇嗎？

龍崎暗暗咕噥。

踏進家門，妻子的眼神和課員一模一樣。

「哎呀，這麼早……不是說可能得睡幾天辦公室？」

「情況有點改變。」

「怎麼不先打通電話……我才要煮晚餐呢……」

「慢點吃無妨，我想洗個澡，休息一下。」

回到家，疲憊一湧而上。待在辦公室時的亢奮感消失，整個人像具空殼。龍崎拖著疲累的身軀走到客廳沙發坐下，根本提不起勁換衣服。

他打開電視想看新聞，但民營台播的都是搞笑藝人主持的綜藝節目。轉到ＮＨＫ，已是體育新聞的時間。

龍崎關掉電視，躺在沙發上。冴子走過來說道：

「我正好有事想找你商量。」

「美紀的事妳處理就行，反正我的話她聽不進去。」

「不，是關於邦彥的事。」

「邦彥怎麼啦？」龍崎癱在沙發上，意興闌珊地問。

「他一直關在房裡，我一進去，他就非常不高興……我擔心他變成繭居族（註）。」

「講什麼傻話……考生待在房裡念書天經地義，他不是每天都乖乖上補習班？」

「他是這麼告訴我的……」

「那就不用擔心。」

「他似乎學會了抽菸，我常聞到菸味。」

龍崎不抽菸，所以家中稍有菸味，妻子馬上會察覺。

邦彥十八歲，尚未成年，依法不能抽菸。警察官僚的兒子做出違法行徑確實不能輕忽，但邦彥已高中畢業，就社會觀感而言，抽個菸稱不上大問題。

雖然重視法規與原則，龍崎也曉得該適時通融，算是一種妥協吧。

「我會找時間去看看他。」

「還找什麼時間……你平常回來總是倒頭就睡，今天不正是好機會？」

「妳明知我凌晨就趕往辦公室，現下累得很。」

「趁洗澡前到兒子房裡瞧瞧，一點也不難吧？」

龍崎嘆口氣起身。其實他連澡都懶得洗，只想趕快鑽進被窩。

冴子難得發脾氣。她一肩扛起家務，對經常調職的龍崎也不曾抱怨半句。

龍崎覺得這是妻子的計謀。擺出任勞任怨的模樣，反而會加深龍崎的愧疚。儘管心底清楚，龍崎仍不得不承認妻子的計謀是成功的。

妻子是少數能讓龍崎不按原則做事的人物之一。

「我知道了。」

龍崎步向邦彥的房間。

邦彥的房間離玄關最近，就在通往客廳及餐廳的短廊旁。龍崎走到房門口，確實聞到一股菸味。

驀地，龍崎皺起眉頭。

註：指不上學、不工作，整天躲在家裡不敢與外界接觸的年輕人。

不太尋常，混雜著些許異味。當年在基層實習時，龍崎在某警署的保安課（現今的生活安全課）聞過。

龍崎沒敲門，直接打開。

躺在床上的邦彥慌忙起身。他神色茫然，指間夾著香菸。龍崎往床頭小桌一瞥，便曉得他抽的不是普通的菸。

桌上放著一個盛有淡褐粉末的小塑膠盤。

邦彥嚇得動也不敢動，龍崎愣在門口。

不知經過多久，龍崎走近小桌，伸手要拿塑膠盤。邦彥一驚，想從旁搶奪，卻慢了一步。龍崎一眼就看出盤中的粉末是海洛因，邦彥以香菸沾著抽，似乎染毒未深。重度成癮者會直接以鋁箔紙加熱吸食，甚至使用針筒注射。

龍崎瞪著塑膠盤，內心百感交集。

除了撞見兒子吸食海洛因的衝擊，還感到一絲人贓俱獲的喜悅，或許這就是警察官的本能吧。

龍崎一時不知如何反應。邦彥一語不發，菸灰跌落床上。

「熄掉。」龍崎開口。

邦彥乖乖照做。海洛因的影響只隱約顯露在邦彥的眼神及表情上，行為舉止倒沒多大異狀。

幸福的時光遭不速之客打擾，他想必相當惱火。

若他的身體尚未適應毒品，不久就會出現噁心及盜汗的症狀。

「幾時開始的？」

「什麼幾時……」邦彥避開龍崎的目光。

「你媽說最近聞到菸味。你常抽嗎？」

「不必這麼大驚小怪吧……」

「聽清楚。」龍崎話聲極為冷靜，「吸食麻藥、毒品是重大罪行，你被我逮個正著，狡辯也沒用。」

「沒想到爸會在這種時間回家……」邦彥喃喃自語。

「毒品從哪弄到手的？」

「有人來補習班兜售。」

「對方是誰？名字呢？」

「你以為我會說嗎？」

完全是惡棍遇上條子的口氣。不過，他只是在虛張聲勢。

龍崎將裝著海洛因的白色塑膠容器放進口袋，邦彥流露怨恨的眼神。

「從今天起不准外出。」

「我得上補習班。」

「既然在吸毒，大概沒好好念書吧。」

邦彥不悅地反駁：

「我很認眞念書，吸毒純粹是消遣。除此之外，我沒其他消遣。進高中後就每天念書，好不容易考上一流私立大學，你卻說只能念東大，要我重考。不找些消遣，怎麼過得下去？」

爲了消遣而吸毒？龍崎簡直不敢相信。或許對現在的年輕人而言，毒品就是如此唾手可得吧。

年輕族群的藥物氾濫問題，是警察廳特別指示全國警察機關注意的重點之一。

「你再念書也沒用了。」龍崎應道。

一旦有買賣、吸食毒品的前科，就不可能當上公務員。

比起憤怒，龍崎更感到無奈。

「聽好，不准踏出家門一步。我會叫你媽盯著。」

見龍崎轉身要離開，邦彥追問：

「我會受到什麼懲罰？」

邦彥終於察覺事情的嚴重性。

「讓我想想。」

留下這句話，龍崎便走出房間，關上門。

龍崎倚著房門，內心的驚懼逐漸升高。

兒子購買、吸食毒品……

這不止是兒子的事，也關係到他的前途。警察官僚的兒子遭到逮捕，可是天大的醜聞。別說升遷無望，搞不好還會丟官。

屆時，自然不能繼續住在政府配給的官舍，美紀的親事亦將化爲泡影。不必等美紀下定決心，對方就會先婉拒。警察官僚不可能讓兒子與刑事犯的姊姊結婚。

龍崎腳下彷彿開了個陰暗的大洞。

將來的規畫都化成泡影。他的後頸宛如麻痺般，根本無法思考。

實在是晴天霹靂……

絕望與憤怒在胸口翻騰，令龍崎不知如何是好。

消遣？

龍崎想起邦彥的話。

爲了消遣，竟要賠上我的前程與全家的平靜生活嗎？

要是邦彥心懷怨恨，想向我復仇，那麼他成功了。

沒有比這更徹底的復仇。

此時，通往客廳的藝術玻璃門打開，冴子探出頭。

龍崎離開邦彥房前，走進客廳。

「你臉色發白，不要緊吧？」

「唔。」

龍崎口是心非，茫然地回到沙發坐下。

「邦彥情況如何？」冴子問。

龍崎勉強應一聲。

「邦彥怎麼啦？」冴子又問一次。

龍崎這才抬起頭，冴子的問題在腦海的迷霧中緩緩浮現。

「不要讓他出門。」龍崎開口。

「爲何？發生什麼事？」冴子皺起眉。

龍崎一陣焦躁，很想大罵「別問那麼多」。但妻子不清楚狀況，不能把氣出在她身上。

「上補習班似乎沒太大效果，何況外頭誘惑多，既然有能力考上私立名校，不如在家念書。」

龍崎腦袋一片紊亂，只能如此回答。

「這不就等於軟禁？」

「考生不都這樣嗎？」

「偶爾也該適當消遣。」

「消遣」一詞宛如利刃刺入龍崎的胸口。

「照我的話做就對了。」龍崎粗魯地說。

「好吧。」妻子走向廚房。

龍崎坐在沙發上，注視著自己的雙手。

一切到此爲止。

從小拚命念書，終於進入東大，通過國家公務員甲種測驗，成爲夢寐以求的警察官僚，甚至當上警察廳官房的總務課長。

如今就這樣畫下句點，過去的辛勞全化爲烏有。

接下來該怎麼過日子？

龍崎茫然地想著。失業的公務員，能靠什麼維生？

在警界待到退休是龍崎的人生規畫的最大前提。政府機關不若民間企業，沒有遭裁員的風險。

高級官僚退休後，可進入民間企業享受優渥待遇。領完大筆退休金，還能在相關特殊法人或獨立行政法人裡坐領高薪。再加上豐厚的年金，他有生之年足以讓家人不愁吃穿。

然而，龍崎的生涯規畫變成一場空。即使重新找工作，也沒有企業願意收留被警察廳開除的人。

同樣是離開警察廳，怎麼離開也是一大關鍵。這不是龍崎本身鬧出的醜聞，上頭應該不至於將他免職。或許會基於同情，讓他主動請辭。

如此一來，還是能拿到離職金。但那點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龍崎認定自己會以警察官僚的身分退休，根本沒學其他專業技能。公務員很難轉換跑道，所以最怕沾染醜聞。大家都盡量依循舊法，不敢太出鋒頭，以免樹大招風。

此刻，龍崎深深體會到現實的殘酷。

多年來，龍崎自認安分守己，不料苦心經營的資歷與前程竟毀在家人手中。

龍崎要求邦彥進東大，全是基於期待。這不是爲了別人，而是爲了邦彥自己。

豈料，邦彥非但不感激，反而心存怨恨。

龍崎一向把家裡的事交給妻子，如今他不禁懷疑這樣是否恰當。雖然責備妻子也無濟於事，他仍無法克制心中的憤怒。

她平常到底在幹什麼……

難道這是他忽視家庭的報應？但懲罰未免太殘酷。他公私時間都奉獻給國家，並非忽視家庭，只是將優先順序排得很清楚。

龍崎自認提供家人衣食無缺的生活。若這樣還不算盡到身爲父親的責任，全天下的公務員都不該成家。尤其負責維護國家安全的警察廳工作，更是如此。龍崎打住思緒，現在想再多也沒用。

時間無法倒轉，一切已太遲。龍崎不住嘆氣。

冴子從廚房探出頭，問道：「放好洗澡水了，怎麼不進去？」

龍崎隨口應一聲。這才發現，自己幾乎是動也不動地坐在沙發上。

總之先洗澡吧。目前他最需要的，是盡量回歸日常。

龍崎緩緩站起，進臥房脫掉西裝，穿上睡衣。由於每天回家都很晚，直接換睡衣已成爲習慣。

或許是受到的打擊太大，雙手竟不聽使喚，無法順利將長褲掛上衣架。陷入絕望，對行爲舉止的影響居然這麼大，龍崎暗暗詫異。

他低聲咒罵，費了一番功夫才掛好長褲與外套，收進衣櫥。

走向浴室，脫下睡衣、沖完身體後，跨入浴缸。

龍崎彷彿失去知覺，只憑習慣移動，毫無泡熱水澡的舒暢感。

浸在熱水中，腦海仍盤據著邦彥闖的禍。

不知究竟該憤怒、悲傷，還是感嘆，或許全都不對吧。

此時，龍崎心情終於稍微平復。

身爲官僚，面臨再大的難題也得設法處理。至今，龍崎不曉得解決過多少來自上司或其他省廳、委員會的無理要求。

高級官僚唯一的武器，就是頭腦。

然而，這次的事情實在太切身、太嚴重，龍崎需要多一點時間才能冷靜思考對策。

今晚恐怕是睡不著了。

龍崎又嘆口氣。

7

待在辦公室裡，龍崎仍滿腦子邦彥的事。昨晚撞見邦彥在房間吸食海洛因後，世界末日彷彿驟然來臨。

往昔武士切腹自盡時，恐怕就是這種心情吧。

經過一晚，龍崎的心境沒有太大變化，但多少已能冷靜思考，明白怨天尤人毫無助益。他告訴自己，不能讓此事影響工作，以免旁人察覺不對勁。

龍崎一如往常默默處理業務，只是偶爾還是會不禁停下動作，陷入沉思。

他一向認為，沒有跨越不了的難關，偏偏這次就是找不到解決方案。

甚至，連個能商量的對象也沒有。龍崎深深體會到，置身官僚世界是多麼孤獨。不，或許這就是他刻意在周遭築起的世界。

下午，伊丹來電。

「之後就沒接到你的聯絡，真不像你的作風。」伊丹說道。

對了，原本他打算再聯繫伊丹。在搜查總部不方便透露情報，或許能約出來談。

然而，目睹邦彥在房間的行徑後，龍崎已無暇顧及此事。

「你想瞭解搜查進展，只是嘴上講講嗎？」伊丹繼續道。

「不是。」

「你為何對此案這麼感興趣？」

「因為這是媒體大肆炒作的好題材。」

伊丹沉默半晌，似乎在思索什麼。

「子彈上的線條痕一致，證明兩起案子的凶器是同一把槍。」

這通電話應該是用手機打的，感覺伊丹周圍十分安靜。

「連環殺人嗎？那麼，凶手很可能繼續犯案。當年涉案的犯人中，出獄的應該不止遇害的兩人。」

「當年有四人被判刑，主犯還沒出獄，而剩下的一人，搜查總部當然已鎖定。」

「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受保護處分送進少年院的。」

「全在我們的掌握中。」

「噢……」

「怎麼，就這些？沒其他想問的嗎？」

「其他？」

「凶手的特徵、搜查總部的偵辦方向之類的，平常你總是囉嗦個沒完，今天怎麼回事？」

龍崎不禁一愣。「我跟平常沒什麼不同。唔，告訴我搜查總部的偵辦方向。」

「會從當年案件的相關人士，及非關係人士兩方面下手。」

「好，我知道了……」

「你身體不舒服？」

「怎麼說？」

「我以為你會追問何謂『非關係人士』。」

龍崎仔細一想，伊丹剛剛的說法確實在故弄玄虛，想讓他深究。

「沒空聽你賣關子，直接公布答案吧。」

「就是所謂伸張社會正義的人士。」

「社會正義？」

「你應該也想到這一層吧。為了洩慾，一群少年綁架、監禁、強暴少女，最後甚至殺害少女。丟棄屍體後，又犯下別起強暴案。這幫混蛋，居然關幾年就重獲自由，社會上不以為然的人想必很多。連我也覺得日本的少年法不夠完善，近來未成年犯罪的再犯率太高了。」

龍崎能理解伊丹的心情。那樣的敗類，就算判死刑也不為過。但身為警察官僚，無論如何都不該說出這種話。

少年法的量刑及家庭法院的判決確實經常為人所詬病。伊丹的言下之意，是擔心這兩

椿命案的凶手，會獲得大眾的正面評價。不管理由爲何，都不該發生殺人凶手受到推崇的現象。

私下斬殺法律制裁不了的惡人，是時代劇的熱門題材。但現實中若出現這種情況，將嚴重動搖國家的刑事政策。私刑是絕對不能原諒的行爲，伊丹便是想提醒龍崎多加注意社會的反應。

然而，龍崎的思緒卻被引到完全不同的事情上。

對了，那是未成年犯罪……

邦彥尚未成年。原則上，家庭法院審理的案子不對外公開，媒體也不能報導眞實姓名，或許能從這點著手。

「喂，你在聽嗎？」伊丹問。

「當然，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會多加留神。」

「小心搜查一課的坂上，他好像看你不順眼。」

果然，刻意把龍崎排擠在這次案子外的是坂上。

「他看我順不順眼，與我無關。」

伊丹意味深長地一笑，「這才像你的風格。」

結束通話，坂上的事便被龍崎拋在一旁。此刻，絕望的龍崎彷彿找到一線生機，儘管微渺，卻是黑暗中的一絲曙光。

未成年犯罪，或許是解答的關鍵。

雖然還想不出具體的解套方案，總比束手無策好得多。

龍崎暗忖，得先查看前例。

第一步，是查清楚哪些警察官僚因親戚的醜聞被迫辭職。原本龍崎心如死灰，以爲無法繼續待在警察廳，現下看來，事態似乎沒那麼糟。

官僚的兒子吸毒是天大的醜聞，不過，目前知情的只有龍崎及邦彥。不，正確地說，還有販毒給邦彥的人。補習班的朋友說不定也曉得邦彥吸毒，必須盡快向邦彥問清楚。

至於凶殺案，龍崎懶得管了。反正搜查一課的坂上和刑事局長阿久根不想讓他插手。那兩樁案子可能眞的不關總務課長的事吧。就照他們的期望，交給刑事局處理，沒必要拚命把工作往身上攬。

警察廳的人事課不會留存官僚親屬醜聞的紀錄。龍崎努力搜索回憶，也想不起身邊任何人遇過類似的情況。

進入警察廳二十多年，認識的無數高級警察官僚中，沒人因親屬的醜聞辭職。別說是親屬，連因本人的醜聞而遭免職的也沒有。

那麼，親屬闖禍的傳聞呢？龍崎回溯過去，依舊毫無印象。

龍崎深深體會到，警察官僚是多麼謹慎的人種。不過，或許他對別人私生活漠不關心也是原因之一。

龍崎一向對八卦謠言不感興趣。

就法律來看又是如何？比起謠言或記憶，相形之下，實際的法律條文更加重要。龍崎翻開《警察法》再次確認。

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警察廳職員之任免、升遷、懲戒等人事管理相關事項，依循〈國家公務員法〉規定。」

雖然早背得滾瓜爛熟，法律條文仍必須字句斟酌。

根據〈國家公務員法〉，國家公務員的人事由人事院負責管理。

至於人事院對國家公務員執行降職或免職的相關規定，則明載於〈國家公務員法〉第七十八條：

「職員若發生下列各情事之一，依人事院規則，得強制降職或免職。

一、勤務績效不彰。

二、因身心障礙無法執行職務。

三、其他不適任職務之狀況。

四、由於制度變更、定額人數改變或預算減少，造成職務裁撤或人員過多。」

龍崎反覆閱讀此一條文。

同法第七十五條又寫道：

「職員若無違反法律或〈人事院規則〉所定事由，不得強制降職、停職或免職。」

這第七十五條保障了國家公務員的地位。換句話說，只要沒發生第七十八條列舉的狀況，就不會遭降職或免職。

那麼，〈人事院規則〉又是如何規定的？龍崎翻開細看。

第一章「總則」第二條：「無論何種情況，職員之任免不得違反法第二十七條之平等原則、法第三十三條之任免基準、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七項之規定。」

當中的「法第二十七條」指的是〈國家公務員法〉第二十七條，內容主要是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視。

第三十三條的「任免基準」尤其重要。

龍崎翻回〈國家公務員法〉詳讀。該條第三項寫著：

「職員之免職不得違反法定事由。」

這裡的事由，指的就是第七十八條的各項。

於是，龍崎重讀第七十八條。

第一及第二項肯定沒問題。他正是因勤務績效優異，才升爲警察廳的課長，且身心健康沒有缺陷。這件事與組織改制無關，可排除第四項，最大問題在於第三項。

「其他不適任職務之狀況。」

這一句實在含糊。

家人牴觸刑法，該警察官便不適任其職務嗎？

按理，此法只涉及本人，親屬的行爲不在規範權限內。但換個角度思考，子女觸犯刑法，意味著連身爲家長，都未能善盡監護之責，當然不適任警察官職務。

單論法理，前者是正確的。但就公家單位的普遍認知，後者占壓倒性多數。

第三十八條中，明確定義何謂「無執行職務能力者」：

第一，受成年監護或成年輔助者。第二，被判處禁錮（註）以上刑罰，尚未服刑完畢且未發生中止執行事由者。第三，遭免職處分，且自該處分日起未經兩年者。

第四是針對人事院人事官及事務總長的規定，與龍崎無關。

第五是組織或加入暴力性政黨、團體者。

被判處禁錮以上刑罰的人，服完刑或安分度過緩刑期間，便具備成爲公務員的資格。

即使曾遭免職處分，兩年後一樣能再任職。

光看條文，規定似乎相當寬鬆，但現實中，只要有前科就當不成公務員。

國會議員祕書、國務大臣之類的特別職另當別論，至少一般職不可能。

法律與現實的差距是很大的。

然而，法律就是法律，起碼就第三十八條而言，龍崎並非無執行職務能力者。

註：日本刑法中的一種自由刑，可分「有期禁錮」及「無期禁錮」。

第八十二條則載明懲戒處分的條件：

「一、違反本法、國家公務員倫理法或各相關命令者。

二、違反任職義務或懈怠職守者。

三、行為偏差，不適合為民服務者。」

單從條文解讀，龍崎並無受懲戒的理由。

換句話說，沒有一條法律規定，家屬犯法時公務員必須離職。

不僅如此，第八十九條還規定，上級施以減俸、降職、停職、免職之類的懲戒處分時，必須交付事由說明書。

職員遭受前述不利於己的處分時，可索取此說明書。

第九十條，受處分者可依〈行政不服審查法〉向人事院申訴；第九十一條，申訴一旦獲得受理，人事院或其指定機關必須立刻進行調查。

龍崎不曾這麼仔細閱讀關於免職、懲戒的條文。

從〈國家公務員法〉來看，龍崎不符合受處分的條件，應該能避開免職這個最壞的狀況。

儘管如此，仍不能完全安心，麻煩的是第七十八條第三項。

「其他不適任職務之狀況。」

怎麼解釋這一句，是最大的癥結所在。

何況，沒被免職不代表天下太平。往後恐怕升遷無望，甚至會遭降職。此外，還得忍受旁人的冷眼對待，精神上又是一番折磨。

不過，比起昨晚，絕望感稍稍減少了些。雖然事態嚴重，但或許能找到解決的方法，龍崎的精神振奮不少。之後每一步都要三思，以免弄巧成拙。

接下來，必須查清未成年吸毒者如何量刑。龍崎收起法律相關書籍，若無其事地繼續工作。

8

「邦彥安不安分？」

回到家中，龍崎詢問冴子。

「乖乖待在房裡。不過，就算是考生，偶爾也該出去透透氣……」

「總之，暫且聽我的。」

「考上東大前，你也是這樣嗎？」

「什麼？」

面對冴子突然冒出的疑問，龍崎一愣。

「你是不是整天關在房裡念書？」

「我不記得了。」

「難怪你們與社會脫節。」

「『你們』是指誰？」

「政府的官僚。」

「妳每天花的可是官僚的薪水。」

「話雖沒錯，但官僚若能貼近社會些，國家說不定會更好。」

她大概是看了談年金問題之類的電視節目吧。

「官僚也分很多種。」

龍崎一如往常，換過衣服坐在餐桌前。

妻子送來啤酒，邊應道：

「是啊，也有像伊丹先生那樣的……」

龍崎詫異地望著妻子，「怎麼突然提到他？」

「我見過的官僚中，他是最正常的。」

「那傢伙有什麼了不起……」龍崎語帶不屑。

妻子只知兩人是小學同學，卻不曉得龍崎曾遭伊丹一夥欺負。

「感覺他較懂民間疾苦。記得他是警視廳的刑事部長？想必也很清楚基層的狀況。」

「唔，或許吧。」

伊丹的形象確實陽光又瀟灑。他經常在辦案現場遊走，外貌稱頭體面，當然會受世人讚譽。但那只是他的自我推銷手法，偏偏冴子不明白這一點。

龍崎的口氣愈來愈冷淡，他對伊丹的話題沒興趣。

「刑事部長很大吧？」

「高級官僚。」

龍崎邊讀晚報，邊拿晚餐當下酒菜。

「聽說在基層的人眼裡，他就跟神明一樣……」

我難道不是嗎？

雖然想這麼反駁，但龍崎懶得與妻子一般見識。

不過，妻子的話不無道理。對東京都內的大小警署而言，警視廳比警察廳重要得多。基層的人極少有機會見到警察廳的官員，可是，每當成立搜查總部，就能見到警視廳的刑事部長。

何況，伊丹號稱奉行親力親為主義，在基層的知名度想必不低。

妻子繼續道：「別臭著臉嘛。每次提到伊丹先生，你就露出這種表情……看來你們眞的是勁敵。」

「哪算什麼勁敵，只是剛好同屆考上公務員，小學又同班而已。」

邦彥吸毒的事一旦曝光，就更不可能是勁敵。龍崎將永遠追不上伊丹。

思及此，龍崎不禁胸口一熱。

伊丹馬上就要超越他，將他遠遠拋在身後。

那不就回到小學時期的狀況了？龍崎頓時一陣心焦。

妻子笑道：「瞧瞧，你又板起臉……我倒認爲你和伊丹是最佳搭檔。」

龍崎錯愕地望著妻子。看見他的反應，妻子也是一愣。

「我和伊丹是最佳搭檔？怎麼說？」

「我是指你們恰恰互補，幹嘛那麼凶？」

「嚇我一跳，我從沒這樣想過。」

「人家似乎挺欣賞你的……」

「他老叫我怪人。」

妻子又是一笑。

「哪裡好笑？」

「你本來就是怪人，只有他敢當面揶揄你。」

「別提他了。」

看妻子笑得燦爛，龍崎不禁怒火中燒。

兒子在房間吸毒，我們家正面臨重大危機，妳居然還笑得出來……龍崎暗暗咒罵。

不過，責備妻子又能如何？現在講再多都爲時已晚。

龍崎一向不做浪費精力的事。

「是說……」妻子開口：「你昨晚臉色慘白，我還以為天塌了。幸好，看你的模樣，應該已不要緊。」

哪可能不要緊，但總得想辦法度過難關。

邦彥吸毒一事大概會為美紀的迷惘畫下休止符，而且結果恐怕非美紀所樂見。儘管替她感到惋惜，也無可奈何，龍崎已無暇顧及美紀的婚事。

當務之急，是要將邦彥吸毒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

明知必須盡快收拾邦彥闖的大禍，龍崎卻不能不顧日常業務。

萬一在小地方露出馬腳，到時就欲哭無淚了。

拖拖拉拉不是龍崎的作風，但事關重大，想妥對策前絕不能走漏風聲，只得暫時過一天算一天。

埼玉市發生命案的一週後，伊丹打了通電話給龍崎。他的話聲充滿疲憊。

搜查總部視頭兩個星期為第一階段。由於成立搜查總部，是希望增加早期破案的機率，所以兩星期一過，編制人員就會大減。

如今第一階段已過一半，凶手依舊消遙法外，伊丹想必是身心俱疲。

「大森署的轄區內發現一具非自然死亡的屍體，地點在平和島公園，屍身多處瘀血，

目前正往凶殺案的方向展開調查。」

「等等……」龍崎打岔：「沒必要每樁凶殺案都跟我報告吧？」

「第一時間便查出死者的身分。」伊丹不理會龍崎的疑惑，繼續道：「宇部隆夫，三十八歲，任職於案發現場旁的大型物流公司。死因是遭鈍器毆打，推測是昨晚深夜到凌晨之間遇害。」

雖然不明白伊丹特地來電的理由，龍崎仍反射性地做起筆記。

接著，伊丹平淡地說：

「死者未成年時，曾因凌虐、殺害流浪漢，獲判兩年保護處分。出少年院後，在物流公司工作。」

「意思是，跟之前的兩樁凶殺案有關？」

「或許吧，但不確定凶嫌是不是同一人。畢竟手法不同，而且地點與前兩案相距甚遠。不過，有個值得注意的共通點，死者都曾是未成年重刑犯。」

「若凶手不是同一人，就是模仿犯……」

「總之，情況十分棘手。」

「你們打算怎麼處理？」

「成立大森署與本廳的聯合搜查總部。」

「不和前兩案的搜查總部合併嗎？」

「兇手是同一人的證據不足。」

「你要考慮清楚，絕不能判斷錯誤。假如兇手是同一人，分開搜查只會浪費人力與經費。」

「搜查方面我自有分寸，不必你提醒。我通知你，純粹是想到你對這一連串案子頗感興趣。」

龍崎驀地憶起妻子的話。

他和伊丹是最佳拍檔……別開玩笑了。

暫且不論未來會如何，至少目前伊丹只是警視廳的部長，而他是警察廳官房的課長，身處全國警察系統的中樞。

「媒體恐怕已蠢蠢欲動。」伊丹接著道：「我上次看到一篇稱讚兇手的週刊文章。」

「我知道。問題的關鍵在兇手是否爲同一人，至於媒體的炒作，我會加強宣導。」

「這種案子的報導是壓不下來的。」

「你未免太小看我。」

「這麼有自信？」

「聯絡刑事局了嗎？」

「剛要聯絡，反正只是例行公事。」

龍崎吃驚地問：「還沒聯絡刑事局，就先告訴我？」

「憑我們的交情，那是當然的，先這樣吧。」

語畢，伊丹便掛斷電話。

放下話筒，龍崎輕輕咂個嘴。

果然，伊丹根本沒察覺龍崎很討厭他。這就是欺負者跟被欺負者的差異吧。

龍崎重看一遍剛記下的備忘。

這案子與前兩案的共通點確實難以忽略。不管凶手是同一人，還是模仿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恐將愈來愈明顯。兩件與三件連續命案的意義截然不同。

但一轉念，龍崎把便條紙推到一旁。

一旦插手，刑事局那邊又會從中作梗。凡事不要太出鋒頭，這是官僚世界的鐵則。提醒廣報室的谷岡稍加留意就夠了。

即使他不管，警視廳也會負責搜查，至於高層級的決策，就交給刑事局。

不論鬧得再大，畢竟只是刑事案件，刑事局會直接聯繫龍崎上頭的參事官或官房長吧。

如今，最重要的是邦彥的事情，得盡快想出具體對策。自撞見邦彥抽海洛因菸，已過一週。期間龍崎絞盡腦汁，仍找不出妥善的做法。

那天之後，邦彥似乎就乖乖待在家裡，想必是發覺闖下大禍，終於知道害怕。眞是愚蠢，龍崎對兒子的愚蠢感到怒不可遏。在龍崎的想法中，愚蠢代表思慮不周。

人類是唯一懂得深思熟慮的動物，只有最劣等的人類才會犯下思慮不周的錯誤。有些說法認為，人類最珍貴的財產是愛情。然而，貓、狗等野獸也擁有愛情，懂得疼惜幼獸、親近飼主，甚至對飼主盡忠。更不用提男女之愛，那與其他動物的情感有何區別？

由此可知，人類最重要的是具備理性，能夠深思熟慮。在龍崎的觀念裡，犯罪者多半魯莽、思考能力不足。

邦彥吸毒時，肯定沒考慮過後果，甚至不擔心會被發現。

實在只能以做事不經大腦來形容。一想到兒子竟是愚蠢的犯罪者，龍崎便覺得沒資格留在警察廳。

可是，總不能讓家人露宿街頭。龍崎沒其他長處或技能，當官僚是唯一活路。

龍崎想得出神時，廣報室長谷岡走進辦公室。他來向龍崎報告業務聯絡事項。

「來得正好，我有事找你。」龍崎開口：「剛從警視廳的刑事部長那裡聽到一則消息。」

「是關於大森署的案子嗎？」

「你消息眞靈通。」

「這是廣報室長的職責。」

「你瞭解多少？」

「只曉得死者未成年時，曾因殺害流浪漢獲判保護處分，詳情不清楚。」

「沒關係，反正搜查是警視廳的工作，有事也是刑事局處理。」

「是……」

谷岡含糊應道，大概不確定龍崎是認眞的，還是另有含意。他思路清晰，是龍崎最優秀的下屬。不止辦事能力強，還懂得察言觀色，站在上司的立場思考，腦筋相當靈活。

多一點這樣的官僚，警察廳會變得更好吧。偏偏掌權的不是牛島參事官之類大嗓門的直腸子，就是坂上那種猥瑣小人。

依龍崎的觀察，谷岡還不夠完美，可是再過不久，一定會嶄露頭角。雖然他的善體人意有些過了頭，但當他上司的感覺著實不差。

像谷岡這般人才，不論到哪裡都能獲得上司的靑睞。身爲官僚，這是相當重要的資質。

啊，以後連谷岡都會超越我……龍崎暗暗想著。

升遷無望的自己，馬上會被谷岡趕過。

龍崎想像著對谷岡鞠躬哈腰的畫面，頓時一陣沮喪。

「會不會跟前兩案是同一個凶手？」

聽見谷岡的話聲，龍崎回過神。

「很難講。」龍崎應道：「據伊丹說，手法不一樣。前兩案使用的凶器是手槍，這次

是鈍器。而且，綾瀨署與埼玉縣的死者，過去是同一刑案的加害者，但這次的死者是另一刑案的加害者。」

「凶手很可能不是同一人，那就是模仿犯罪了。」

「接下來，或許會出現第二、第三起模仿犯罪，你要留意媒體的動靜。週刊雜誌上似乎已出現讚頌綾瀨署、埼玉縣兩案凶手的文章？」

「這部分我確認過，電視評論節目的某些來賓也有類似的發言。」

「或許得對媒體加強宣導。」

「我明白。」

「搜查工作已進行到第一階段的一半，警視廳、埼玉縣警本部及綾瀨署的聯合搜查總部似乎遇上瓶頸。」

「不曉得他們打算怎麼處理第三樁案子？」

「成立另一個搜查總部。」

「原來如此……倒也合理，凶手不見得是同一人……何況三案的連續性並不明顯。」

龍崎有些疑惑，「怎麼說？」

「若是連續犯案，多少可從時間上看出特徵，例如都在星期幾，或有某種週期性……」

「還是得看案子的性質。縱慾殺人或許能找出明確的規則，但這三案的動機並不單

純。」

「即使如此，應該仍有某種程度的共通點。凶手的犯案時間往往會受本身的職業限制……但綾瀨署一案發生在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二，埼玉縣一案是五月八日星期天，這次的大森署案是五月十六日星期一……連星期幾都不同。」

「推理交給辦案現場的人就好，我們得思考更高層級的問題。」

「是，那我先告退。」

谷岡行一禮，返回二樓的廣報室。

連星期幾都不同？

龍崎心想，憑三椿案子就要找出週期性，本來就太過天真。

他隨手拿起桌上的月曆，那是壽險業務員來拜訪時送的。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五月八日星期天、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龍崎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圈起這幾個日子。果然，毫無規則性。

剛要將月曆放回原位，卻突然覺得有些不對勁。三個圈的排列方式似曾相識。

不會吧……

龍崎按預想的某種規則，試著將第一案至第三案之間的日子打上圈。

完全一致。月曆上的圈呈現斜角排列，這是任何一個警察都知道的規則。

簡單地講，就是每隔三天打上一個圈。凶手犯案的時程，完全符合此一週期。

基層警署的地域課、交通課或警備課的員警是採三班輪替制，分別是「日班」、「第一班」、「第二班」，輪三天後會有一天休假。

基層研修時代，龍崎也曾把休假日都標上記號，所以對這規則印象深刻。

其中代表的意義不言而喻。谷岡也提過，凶手的行動往往會受職業侷限。換句話說，凶手很可能是現役警察。

那麼，行凶的動機便呼之欲出。凶手應是當年在綾瀨署負責偵辦少女綁架、監禁、姦殺、棄屍案的員警。

由於接觸過加害者，辦案員警曉得那群人有多喪盡天良。

然而，與現實脫節的法官卻只判了輕到不能再輕的刑。因此，這名義憤填膺的員警，在得知那群人出獄後，訂下殺人計畫。

一時之間，龍崎感到一陣茫然。凶手若眞是現役警察，對社會造成的衝擊恐怕會比預期嚴重。

不，別那麼快下定論……龍崎試著保持冷靜。

不能武斷推測，這是搜查工作的重要原則。凶手犯案的日子，或許只是湊巧與警察輪班的模式一致。更何況，其他職業也可能採取此種輪値方式，例如二十四小時運作的工廠。雖然沒實際調查過，但不無可能。

會不會是計程車司機？不對，計程車司機應該是每兩天休息一天。

那麼，以女性爲主的職業呢？前兩案的凶器是手槍，凶手當然可能是女性。至於第三案，要是趁暗偷襲，女性也能持鈍器殺人。

當年在基層的保安課研修時，曾聽說有些特殊浴場採行類似的輪班制度。

沒錯，凶手不見得是警察。貿然張揚出去，搞不好會鬧笑話。

鬧笑話也就罷了，萬一吃上造謠生事的罪名，恐怕難逃懲處。

邦彥的事還沒解決，此時絕不能出任何紕漏。

龍崎重新爬梳思緒。

伊丹在通話中說，行凶的動機可從兩方面推敲，一是當年受害少女的親友，對犯案少年心懷怨恨，二是認爲判決不公，決定伸張社會正義的陌生人。龍崎的看法相同。

搜查總部的人也不是省油的燈，想必早調查過當年受害少女的親友。既然沒找出可疑人物，凶手是後者的機率很大。

但是，眞有人會爲了伸張正義，而不惜殺人嗎？明明與出獄的少年無冤無仇且素不相識，卻要置他們於死地，未免太匪夷所思。

除攔路行搶之類的隨機犯罪外，殺人的動機往往是基於極深的私人理由。爲抽象的理念而殺人，實在不太可能。現實中，罕有人會精心計畫殺害從未謀面的人。

但若凶手見過三名死者，則另當別論。然而，這樣又導回先前的結論——凶手負責偵辦那些案子，所以認識三名死者。

如此一來，動機就說得通了。

龍崎盯著月曆，內心頗為躊躇。

他大可將月曆丟進垃圾桶，假裝沒察覺此事。反正刑事局認為這次的三椿案子與總務課無關，伊丹也說搜查工作交給辦案人員就好。

保持沉默、冷眼旁觀，或許是最佳選擇。

然而，龍崎是個注重原則的人。

警察官僚的原則就是迅速、確實，以及細心。

既然找到線索，不管是不是正確答案，都該提供給適當的對象，做為決策的參考。只是，誰才是適當對象？刑事局的坂上不用提，他根本聽不進龍崎的話。至於牛島參事官，眼下還不到呈報的時機。

思索片刻，龍崎起身走向兼招待室的小會議室。確定四周無人後，他掏出手機，按下伊丹的聯絡號碼。

鈴響三聲，對方接起電話。

「現在方便講話嗎？」

「不要緊。」

「凶手是現役警察吧？」

話筒另一頭的伊丹陷入沉默。

9

伊丹似乎相當錯愕，好一陣子說不出話。龍崎靜靜等著伊丹開口。
一會兒後，伊丹壓低嗓子問：
「哪來的消息？」
聽見伊丹的話，龍崎立刻明白他沒猜錯。
「我看出凶手犯案的週期性。三樁案子的日期符合警察的輪班制，且動機也說得通。」
「眞了不起，要不要加入我們的搜查行列？」
又在開玩笑，這傢伙老愛故作從容。
「沒空跟你抬槓。搜查總部是不是早察覺這一點？」
「目前已鎖定可疑的對象，仍在蒐證。但要以殺人罪嫌逮捕現役警察，下屬都有些不知所措。」
「向刑事局報告了嗎？」
「還沒，我打算等蒐證完畢，正式申請逮捕令時再報告。」
「那就太遲了，沒時間思考對策。」

「能有什麼對策？」伊丹吼道：「兇手若眞是現役警察，根本無可挽救。警署署長肯定得引咎辭職，包含我、警視總監、刑事局長大概都得下台。」

伊丹口中的「下台」指的不是免職，而是解任。雖然不會剝奪公務員資格，但無法繼續待在原本的職位上。

如今，龍崎非常能夠體會伊丹的處境。

現役警察殺人，涉及職務上的重大缺失，就社會而言比警察官僚家屬犯罪還嚴重。顯然地，這是攸關伊丹前途的大事。

「知會檢察官了嗎？」

「不說不行，但我語帶保留，強調還不能肯定。」

「實際狀況呢？」

「恐怕沒錯，我只能暗中祈禱情報有誤。」

難得伊丹毫不掩飾地流露苦惱之色，想必眞的已走投無路。

如同伊丹的擔憂，刑事部長可能因此遭解任。換句話說，雖然理由不同，但他和龍崎一樣面臨危機。

「好吧，我尊重你的判斷。」龍崎回應：「既然你認爲現在不宜呈報刑事局，我也不會走漏風聲。」

「拜託了。」

「你要盯緊媒體，洩漏情報的往往是辦案現場的員警。」

「我知道。」

龍崎掛斷電話，坐在沙發上沉思。

接下來，事態會演變成什麼樣？現役警察殺人，可是徹底瓦解社會對警察信賴度的天大問題。

近年破案率下滑，加上盜用公款等醜聞，警察組織早被叮得滿頭包。警視廳與警察廳皆面臨前所未有的嚴苛考驗。

這事一爆開，不管執政黨或在野黨，一定會在各委員會上提出質詢。尤其是在野黨，想必會像打落水狗一樣毫不留情地大加撻伐。而面對如雪片般飛來的質詢內容，負責彙整、分發的正是總務課。

刑事局的阿久根局長與坂上還不曉得嫌犯是現役警察，龍崎不禁產生一絲優越感。

想著想著，龍崎突然醒悟，或許這是個好機會。要是邦彥被捕，媒體肯定會蜂擁而至。畢竟警察廳課長的兒子吸毒，是絕佳的炒作題材。

不過，一旦現役警察殺人案曝光，吸毒案就顯得微不足道了。趁著兵荒馬亂之際，兒子吸毒一事搞不好能悄悄落幕。

即使他遭到降職，大概也不會引起注意。如同伊丹所說，現役警察若真是凶手，從警視廳到警察廳的主管都得引咎下台。

沒錯，屆時會遭解任的不止我，還有伊丹。

升遷之路上被伊丹遠遠拋在身後，他實在不甘心。幸好，伊丹也大禍臨頭。

明知幸災樂禍不厚道，但想到會遭降職的不止自己，龍崎心情確實輕鬆不少。

驀地，龍崎對伊丹產生一股親近感。

居然會對伊丹產生善意的情感，龍崎也十分意外。不，說是種同情比較恰當。伊丹總是一副游刃有餘的模樣，看不出吃過苦，但私底下一定是咬緊牙關熬上來的。沒有相當程度的努力，憑他私立大學的背景不可能當上刑事部長。

然而，這些努力全將付諸東流。不是肇因於他自身的失敗，而是受底下的愚蠢警察連累。

龍崎拿起手機，再次撥給伊丹。

「幹嘛？」

伊丹語帶些許不耐。

「有話告訴你。」

「說吧。」

「我想見面談。」

「難得你會提這種要求。」

「其實我現在也面臨危機。」

「危機？」

「嗯。」

伊丹沉默片刻。

「我在搜查總部，暫時無法離開。」

「我去找你。」

「到底什麼事？」

「見面再談。」

「好吧，但我時間不多。」

「不會耽誤你太久。」

龍崎掛斷電話，走出小會議室。

他反覆推量這麼做是否正確，眼下反悔還來得及。

最後，龍崎決定依約前往綾瀨署的搜查總部。

龍崎搭計程車抵達綾瀨署。身爲警察廳的課長，到哪裡都能搭計程車。至於伊丹，則有專用公務車。在必要時刻，刑事部長專用的公務車可比照警車、救護車等特殊車輛行駛。

待在公家機關，會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待遇。但經濟不景氣，民間企業根本不可能這麼

奢侈。不過，一旦被降職，伊丹和龍崎便無法繼續享受特權。

東京都內到處開滿杜鵑花。天色陰霾，鮮綠的樹木與豔麗的杜鵑卻把景色點綴得美不勝收。

或許這是一年中最美的季節。然而，再過不久，警視廳及警察廳大概就沒人有閒情欣賞風景。

在綾瀨署的服務台亮出證件，穿制服的年輕巡查嚇得跳起來立正行禮。龍崎詢問搜查總部的位置，年輕巡查帶著龍崎走到大會議室。

搜查總部瀰漫著獨特的氣味。

汗味、菸味及人們在緊張時散發出的奇特臭味混雜在一起，餐館的大碗公在門口堆積如山。

會議室裡相當嘈雜，有人不停講電話，有人厲聲下指令。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又透著一絲倦怠感。搜查至今已過一星期，想必大夥皆身心俱疲。

各主管臉色難看，大概不單是疲累的關係。以殺人罪嫌逮捕現役警察，嚴重的事態壓得他們喘不過氣。

看見站在門口的龍崎，伊丹出聲招呼：

「喔，進來吧。」

接著，他向四周的主管介紹龍崎。

所有人一聽，趕緊立正不動。

「別那麼緊張。」龍崎待在原地說，「我可不想打擾你們辦案。」

然而，依舊沒人敢坐下。

「方便單獨談談嗎？」龍崎問伊丹。

伊丹轉頭詢問身旁的一名年長的男子。那大概是綾瀨署的人吧。

「現在署長室沒人，那邊有套沙發。」

「哪裡都行。」

伊丹步向門口，一名主管主動要帶兩人前往署長室，龍崎婉拒道：

「繼續工作吧，我找得到署長室。各地的警署格局都差不多。」

對方緊張地行禮退下。

不光搜查總部，警署內到處鬧哄哄。綾瀨署轄區的犯罪率特別高，號稱所有警署中的地獄。

兩人踏進署長室，一關上門，便像另一個世界般寧靜無聲。

伊丹往皮革沙發一坐，開口：

「你想跟我談什麼？」

龍崎在伊丹對面坐下。

「在那之前，先告訴我嫌犯的詳細情報。」

「還不是嫌犯，只是參考證人。」

「都一樣。」

「五十五歲，某警署地域係的係長。」

「看這年紀，再五年就能退休了吧？」

「是啊，多忍五年該多好。」

顯然這是伊丹的心底話。要是傳到記者耳中，恐怕會引起軒然大波。

他言下之意，當然是希望凶手要犯傻也等退休後。

在我面前，居然敢這麼口無遮攔……龍崎暗想。

「爲何鎖定他？」

「我們徹底過濾當年那案子的相關人物，包含受害少女的所有親友，但毫無斬獲，地緣調查也沒進展。搜查遇上瓶頸，我重新爬梳這三樁案子。死者都犯過罪，而犯罪牽扯到的人物，除了加害者與被害者外，便是偵辦人員。」

「所以，你們著手調查參與從前刑案的警察？」

「是啊，聽見我的指示，下屬的臉色可難看了……偵辦過程中，我也察覺行凶日期的規律。這種月曆上的斜角規則，只要是警察都很熟悉。找出曾參與從前兩起案子的警察，再調出現在的值勤輪班表，一查就曉得誰有嫌疑。」

「那名地域課係長的嫌疑最大？」

「所有行凶日他都休假。而且，他待過綾瀨署的地域係，更早以前則是在大森署的地域課。」

「這麼說，往昔兩件案子他都參與過？」

「發生流浪漢凶殺案時，他才二十多歲；偵辦少女凶殺棄屍案時，他三十多歲。這個地域課係長和被害少女很熟，常光顧少女打工的速食店。周圍的人說，他似乎對少女抱有好感。此外，他也認識加害者。當時的加害者，就是現在這幾件案子的死者，全是名副其實的不良少年，經常進出警署。」

「可是，你們欠缺決定性證據吧？」

「目前在尋找凶器，或許不太容易，畢竟對方是現役警察，熟悉辦案流程。你知道爲何大部分的罪犯會落網嗎？因爲他們多半是門外漢，而警察是專家。」

「通話中，你不是說在蒐證？」

「只蒐集到當年的同僚及周圍人士的證詞……還沒取得物證。」

「這麼看來，起訴大概得仰賴自白？」

「沒錯，第三案凶手不再使用手槍，可見已被處理掉。只能等他自白，問出凶器下落，再派員去找出來……」

「他現今到底在哪個警署任職？」

「大森署。你得保密，千萬別走漏消息。除了搜查總部的員警外，知道的人愈少愈

好。」

「有一點我想不通。」龍崎說道。

「哪一點？」

「確實，那名地域課係長與少女棄屍案頗有淵源，他同時認識被害者與加害者，也曾參與辦案。但照你剛剛的講法，他和流浪漢凶殺案的關聯性似乎不大？」

「大概只是剛好想到而已。」

「剛好想到？」

「沒錯。少女棄屍案的直接加害者中，還有其他人已出獄。但死了兩人後，警方加強戒備，凶手無從下手，只好轉換目標。」

「我實在無法理解。」龍崎喃喃自語。

伊丹翻眼瞪著龍崎，「眞的無法理解？」

「什麼意思？」

「我倒是能夠體會，畢竟少女與流浪漢都是無端遭到殺害。那些人殺死少女，只是爲了滿足慾望與性衝動，而且毫無悔過之意，居然沒判死刑，關兩、三年便出獄。流浪漢命案也一樣，大森署轄區內的一群不良幫派少年攻擊流浪漢，聲稱是練習打架，後來變本加厲，終於殺了人。想到受害者家屬的心情，我就十分難過。」

「這不是警察官僚該有的發言。」

「正因身為警察，我才這麼說。基層員警個個心知肚明，少年法已不合時宜。」

「司法警察若無視法律還得了？即使是惡法也必須遵守，那是我們的職責。」

「我明白。」

「何況，你的立場前後矛盾。你不是剛提醒我，有些報導讚美凶手，要我多注意嗎？」

「那只是配合你的原則，但我沒辦法像你一樣完全活在原則中。」

伊丹平常不會講這種話，看來他精神上受到相當大的打擊。雖然總是一副悠哉的模樣，搞不好他內心意外脆弱。

「我們一旦猶疑，底下的人會更不知所措。你可是刑事部長，振作一點。」

「不管基層員警再努力，頂多升到警視。退休前能當上警部已是謝天謝地，不少人的職業生涯以巡查部長的身分告終。他們從事如此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你曉得為的是什麼嗎？」

「為什麼？」

「正義感。你或許不相信，擁有強烈正義感的基層員警相當多。否則，誰願意不眠不休地守在搜查總部？這不是在拚業績，他們像獵犬一樣，嗅到歹徒的氣味，就會忍不住往前衝。」

「錯誤的正義感就是恐怖主義，你連這點也想不通？總之，私刑是絕對不能容許的行

爲。」

「我知道。」伊丹以兩手拇指揉著太陽穴。「不過，輿論大概會站在凶手那邊吧。」

「我會呼籲報社找些理性的人寫文章，並宣導電視台冷靜判斷，盡量不讓事態往這方向發展。你也一樣，務必維持鎮靜。」

伊丹沉吟半晌，頷首道：

「盡情傾吐後，舒坦許多。放心，我會做好份內工作，至少在沒下台前……」

「下不下台，只能等人事院裁決，這就是當官的悲哀。」

伊丹忽然想起般，望向龍崎：

「對了，之前說你也正面臨危機……？發生什麼事？」

「是關於我兒子。」

「邦彥怎麼啦？」

「他在房間抽海洛因菸。」

伊丹錯愕地看著龍崎。沉默頓時籠罩兩人，龍崎低頭凝視自己交握的雙手。

終於，伊丹忍不住問：

「何時發現的？」

「大約一星期前。我進房找他，撞見他在抽菸，但那不是普通的香菸……」

「海洛因哪來的？」

「有人到補習班兜售。」

「眞糟糕……」伊丹咕噥道，「偏偏發生在這節骨眼上。現役警察連續犯案，警察廳課長的兒子又吸毒……一旦曝光，警察會變成過街老鼠。」

龍崎嘆口氣。「事情已發生，只能面對。我正在思考最妥善的對策。」

「誰曉得此事？」

「家人中只有我。」

「你跟誰談過嗎？」

「沒有，你是第一個，我連妻子也沒透露。至於邦彥的朋友是否知情，我就不清楚了。」

「有點棘手哪……」

「嗯。趁事情尙未傳開，自首還不晚。只要自首成立，便可減輕罪責。邦彥未成年，且是初犯，或許法官會酌判保護處分。那麼，審判就不會公開。」

「你想得太簡單了，最難纏的還是新聞媒體。既然廣報室歸你管，應該有幾個交情不錯的媒體高層人物吧？不如去懇求他們放你一馬？」

「行不通的，那樣反而會被媒體拿著社會正義的招牌圍剿。」

「這倒是……」

「我跟你提過美紀的婚事嗎？」

「沒有。」

「她和三村先生的兒子在交往。」

「三村……他不是你在大阪時的……」

「上司，他現在仍是大阪府警的本部長。邦彥的醜聞傳到他耳裡，婚事鐵定會告吹。」

「這眞是……」

「怎麼做才妥當，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按常理，最好讓邦彥去自首，不過……」

伊丹忽地抬起頭，毅然道：

「隱蔽這件事。」

龍崎大吃一驚，「你說什麼？」

「掩蓋實情。此事一旦揭發，對誰都沒好處。」

「你在講哪門子傻話？你要我裝聾作啞嗎？」

「這是爲了家人。你跟邦彥好好溝通，讓他知道悔改就行。那麼，美紀便能順利結婚。」

「依麻藥及毒品取締法的規定，丟棄毒品也是違法行爲，難不成你要我也扛上一罪？」

「只要丟進馬桶沖掉，一點也不難。」

「你認爲我辦得到嗎？」

「爲了拯救家人及警察廳，你非做不可。」

「拯救警察廳？」

「沒錯。其實，關於這次的案子，我已暗下決心，不管撒多少謊都要捍衛警察組織的聲譽……你也得跟我一樣。」

「等等……」龍崎腦袋一片混亂。「隱蔽邦彥的事，能拯救警察廳嗎？」

「當然，這是防堵醜聞。」

「你的想法大錯特錯。」

「早就料到你的反應，但這是最實際的對策。」

「關於連續殺人案，你也打算撒謊……什麼意思？」

「這個嘛……」伊丹欲言又止，「還沒想到具體的做法。」

「你眞以爲撒謊能捍衛警察組織？」

「不確定。」伊丹沉聲道：「我的意思是……我會不惜一切保護警界。」

「撒謊就能保護警界嗎？」

「有時行得通。你要想清楚，我重複一次，邦彥的事曝光，對誰都沒好處。你的家人不會開心，警察廳也不會開心。上頭的長官一定會抱怨你爲何沒在第一時間埋葬實情。」

龍崎打心底感到驚愕。

他從未想過隱蔽邦彥的犯行，負責領導辦案的伊丹卻要求他這麼做。不僅如此，伊丹言下之意，三椿命案的凶手若是警察，他也打算隱蔽眞相。這完全超乎龍崎的想像。

「這樣救不了警界。」龍崎應道：「編造謊言只能撐過一時，包庇成慣例，反而會加速警察組織的腐化，根本有害無益。」

「你是官房的總務課長，大可盡量唱高調。我跟你不同，得統管警視廳的全體員警。在辦案現場，光講大道理是沒用的。」

「正因你肩負重任，更應循規蹈矩。」

「世間沒你想的那麼單純。水清則無魚，你就一個人潔身自愛吧，我寧願選擇汙濁。」

「你這才叫唱高調。說穿了，你不過是想保住官位。」

「想保住官位哪裡不對？」伊丹嚴厲地瞪著龍崎，「我也得討生活。一路爬到這個位置，你知道我耗費多少心血嗎？」

「別自甘墮落，我原本以爲你是個有骨氣的傢伙。」

「不然你打算怎麼辦？讓邦彥變成罪犯，全家人心裡難受，就是最好的方法嗎？」

「事情既然發生，就不能逃避。所以，我在思索如何把傷害降到最低。」

「剛剛我不是教你了？」

「我從沒想過要那麼做。」

「現在想也不遲。」

「我沒自信能做到……」

「總之，只要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家人和警察廳就不會遭殃；只要我咬緊牙關，警視廳和警察廳便能天下太平。」

「這樣眞能解決問題嗎？」

「不行也得行，這是你身爲父親的義務。」

「父親的義務……我也不曾考慮這一點。」

「發生這種事，全是因爲你平時忽視家人，你得負起責任。」

「所謂的負責任，就是抹滅事實？」

「至少站在家人的立場是如此。」

「父親的義務」這句話讓龍崎益發迷惘。

的確，只要他和邦彥保守祕密，一切或許就能船過水無痕。但是，這樣問題仍未解決。

眞如伊丹所言，他太過忽視家人？

那麼，怎樣稱得上關心家人？丟下工作不管，整天陪在老婆小孩身邊，才算盡到身爲父親的義務嗎？

龍崎愈想愈糊塗。

「工作與家庭，你有辦法兼顧嗎？」

「什麼？」

聽見龍崎突然冒出的疑問，伊丹一臉詫異。

「家中的大小事，我全交給妻子打點。國家公務員是人民的奴僕，不同於一般工作。」

「所以我說你是怪人，現在哪個公務員會這麼想？」

「別人我不知道，至少我是這麼想的。所以，國家與人民的福祉排在家庭前面，對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你呢？你又如何？」

「我這種凡夫俗子，跟你不能相提並論，只求過得去就好。」

「身爲警視廳刑事部長，應該忙得沒有私人時間，畢竟二十四小時、三百六十五天，隨時可能發生案件。你等於被綁在東京都內，連出門旅行都很困難吧？」

「是啊。」

「你恐怕抽不出空陪伴家人。」

「我的家庭早毀了。」

「咦？」

「幸好我沒小孩……不，我的情況根本不容許有小孩。我埋首工作，早跟妻子分居。但我們不能離婚，你也明白，離婚對警察官僚是嚴重汙點。」

面。」

「我完全沒聽說。」

「因為我保密周到。現在我們只是名義上的夫婦，她幾乎都住在娘家，很少與我見面。」

伊丹的話加深了龍崎的疑惑。為工作犧牲家庭的他，卻建議龍崎保護家庭。這樣的矛盾，更突顯他的語重心長，龍崎不禁陷入沉思。

「聽我的，隱蔽這件事，一切都會過去。」

留下這句話，伊丹便起身走出署長室。

10

回警察廳不久，龍崎接到廣報室打來的內線電話。谷岡似乎吩咐課員，看到課長進辦公室便通知他。

「東日的社會部部長來電，說想見課長……」

「什麼事？」

「他沒明講，但好像掌握到某些情報。」

連續命案的嫌犯是現役警察的消息，該不會走漏了吧？

瞬間，龍崎的腦中浮現這個想法。

伊丹雖表示會嚴加封鎖消息，但辦案員警的嘴是最管不牢的。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刑警洩密給纏在身邊的記者。基層刑警光應付眼前的事就得用盡全力，根本無法理解搜查行動牽涉的政治考量。若對方眞握有情報，便得見上一面。

「問清楚他的目的。」

「瞭解。」

「還有，告訴他，我沒辦法跟特定報社的人正式會面，如果非見我不可，只能採私人形式，而且必須先知會其他報社。」

「是。」

龍崎站起身，自然地環顧官房辦公室。大夥默默埋首工作，看不出任何異狀，似乎無人知曉最近一連串凶殺案的嫌犯是現役警察，也許根本就漠不關心。

警察廳是辦公機關，主要面對政府及政治家，往往認爲處理案件是基層的事。警察廳的主管全是高階警察官，雖然在基層研修過，但除了在警政中樞也派得上用場的公安及警備兩方面，誰都沒認眞學習辦案。

刑警大概是離警政中樞最遙遠的職務。

龍崎回座後，電話響起，是谷岡打來的。

「跟東日的社會部部長確認過，他想談的是舊案子與這次連續殺人案的關聯。他已與別家報社溝通，也願意私下見面。」

「好，哪天？」

「他希望是今天，若課長時間許可，馬上派車來迎接。」

「報社還是這麼闊綽。說是不景氣，出租車一樣用得毫不在乎……」

「不曉得課長六點方便嗎？」

「六點？我知道了。」

結束通話後，龍崎頓時一陣鬱悶。想到要和報社的人見面，便心情沉重。警察廳對外的一切由總務課負責統籌管理。正式成立廣報室前，公關事宜也是總務課長的分內工作。

龍崎當過廣報室長，在媒體之間頗吃得開。名氣大，自然常得與報社媒體人士往來。雖有自信面對這些人，但言談間的爾虞我詐畢竟頗費腦筋。

看著桌上的文件，龍崎又想起邦彥闖的禍。

雖稱不上驚人之語，伊丹的一席話卻讓龍崎相當意外。他的選項中，從不包含「隱蔽事實」。

該不該把這建議加進衡量的選項？

伊丹一向在意世俗的目光。他自詡爲庶民派官僚，想營造入世的形象。或許他自認瞭解社會上的人情世故，不過在龍崎眼中，這樣其實很危險。人情世故沒辦法當準則。

伊丹的話不是全無道理。只要龍崎閉著眼，要邦彥守口如瓶就行。除非想成爲罪犯，否則邦彥不可能到處聲張。

然後，此事便能平息。

既不會傷害家人，也不會波及警察廳。這就是伊丹指的「守護家庭與警察廳」吧。

但龍崎心裡實在無法接受。無論怎麼想，這都稱不上是「守護」。

難道被伊丹說中，他不願因「隱蔽」弄髒雙手？確實，他始終認爲，貫徹理念才是公務員應具備的做事態度。

一路走來，龍崎自信不曾偏離正道。雖然有時得稍微妥協，大抵仍秉持初衷。

貫徹理念，就是重視原則。龍崎最不喜歡聽到別人嘴上掛著「視個案而定」，那代表做事草率。

輕視原則，組織便會逐漸腐化。庸碌的公務員不知孰輕孰重，照著法條或命令的字面意思胡亂執行，往往變得極度重視前例，一味墨守成規，形成弊端叢生的系統。一個聚集賢明官僚的高效率組織，肯定是注重原則、懂得臨機應變，且能屈能伸。

隱蔽邦彥闖的禍，等於踐踏身爲警察官僚的原則。

至於父親的義務……龍崎陷入沉思。

也許他眞的沒盡到做父親的義務。不過，若他錯了，從前經濟高度成長年代，賣命工作讓國家富強的勞工及上班族都有錯。龍崎認爲，這樣的社會觀念是不對的。父親原就該

在外打拚，家裡交由母親守護，孩子便看著雙親的身影長大。

然而，這種觀念已不合時宜。伊丹家庭破碎、邦彥吸毒，即是最好的證明。

那麼，究竟怎麼做才正確？多跟兒女溝通嗎？過去父親的形象嚴厲，鮮少和孩子交談。龍崎的父親與祖父皆是如此。

儘管毫無憑據，但總覺得以前的孩子較不會變壞。

會不會是勉強與孩子溝通，反倒激起孩子的叛逆心？簡單地說，就是太過溺愛。這年頭，大人還得看孩子的臉色過日子。

我太過溺愛邦彥嗎？如今糾結在這一點上也於事無補。

隱蔽實情……的確是選項之一，做不做則另當別論。

龍崎決定往這方向思考。

總之，得跟邦彥好好談一談。自那天起，他便沒和邦彥說過一句話，邦彥似乎整天關在房裡。

龍崎平時早出晚歸，很少有機會遇到邦彥，而週末往往累得不想動彈。

今晚找邦彥聊聊吧，他暗下決心。

出租車載著龍崎駛上神樂坡，停在供奉毗沙門天的善國寺前。一下車，女服務生便招呼道：

「您是龍崎先生吧？福本先生正恭候大駕。」

龍崎隨女服務生走入一條窄巷，不久，地面變成石板路，盡頭出現一道拉門，門口沒有招牌。

他注意到石板上灑著水（註一）。

進門後，便是匠心獨具的小庭園，地上的飛石（註二）周圍鋪著黑色小圓石。前頭是一座料亭（註三），玄關狹窄，顯然不是招待大批客人的店家。

上到二樓，東日報社的福本多吉已坐在一間六張榻榻米大和室的下座。

「抱歉，勞你跑這一趟。」

龍崎不想把時間浪費在推辭座位上，二話不說便落坐壁龕前的上座。

「沒想到是這種高級料亭。」

「哪裡，比不上官僚的公關費。」

福本逮著機會酸了龍崎一句。

他身穿官僚般的深藍西裝，卻打著花稍的領帶。頂著斑白的大背頭，體態肥胖，但不

註一：根據日本傳統習俗，在房舍門前灑水除了有鎮暑、防塵效果外，還有歡迎客人進入之意。

註二：日式庭院中，依一定間隔排列的圓餅形踏腳石。

註三：傳統的日式餐廳。

臃腫醜陋，反而流露一種穩重的器度。膚色頗黑，約莫是打高爾夫球曬的。

「先來杯啤酒吧？」福本熱情招呼。

「我一向在家吃晚飯，今天只是來談事情。」

「別這麼死板嘛……反正是私下會面，邊用餐邊交換情報不是挺好？」

「在這裡飲食，要花多少錢我心底有數。自掏腰包實在心痛，你應該挑個便宜點的地方。」

「自掏腰包？」

「當然是各付各的。既然是私人會晤，無法報公帳，只好自掏腰包。」

「你還是一樣頑固……餐飲費這點小錢，當然由敝社支付。」

「不行，這也算收賄。」

福本意味深長地一笑，「眞有意思，虧你能在這世界吃得開。」

「我們不如直接進入正題。」

「至少喝杯啤酒，潤潤喉總行吧？」

不等龍崎答話，福本便往他面前那彷彿一捏就碎的細緻玻璃杯倒酒。然後，替自己也倒一杯，一飲而盡。

「這次的案子，敝社雖拿到獨家，卻被警方後來的應對方式搞得裡外不是人。」

「我對報社的獨家沒興趣，警方也毋須爲此負責。」

「我明白，今天找你來不是要抱怨，而是想談談今後的方針。週刊雜誌稱凶手是罪惡剋星，電視評論節目上也有來賓讚揚凶手。」

「電視評論節目的發言總是不顧後果。」

「週刊雜誌和電視是形成輿論的重要推手，千萬不能小覷。」

「貴社該不會想順水推舟吧？」

「別開玩笑，敝社可是秉著媒體的良心做事。不過，這次的案子確實具有重大意義。」

龍崎不予置評，默默聽著福本的話。

若福本掌握到嫌犯是警察的消息，想必會提出某種交換條件。

「這案子很可能重新引發社會大眾對少年法的爭論。爲因應重刑犯低齡化的趨勢，平成十二年十一月修正少年法，例如，受害者有權知道一定程度的案情、受害者及其親屬多了在法庭上陳述心情與意見的機會，並廢除未滿十六歲不得移送檢方的限制，法院可判處有期或無期徒刑，檢察官有權出席未成年重刑犯的法庭。但未成年者的重大罪行依然層出不窮，再犯率也居高不下。」

龍崎不同於一般基層員警，根本沒必要聽福本闡述少年法修正條文的內容。平常用不到的法律，基層員警往往一無所悉，甚至連刑法也未能全盤理解。然而，身爲高階警察官，龍崎對各方面的法律都具備相當程度的知識。

福本此舉無疑是班門弄斧，只是，龍崎不想掃福本的興，一直沒插嘴。

言多必失，龍崎靜靜等待著。

「我能理解少年法的理念。國家就像家長，能鼓勵少年改過向善當然是最理想的社會。未成年少年的人格尚未成形，容易受到環境及人際關係的影響而變壞，這確實有道理，也符合大多數犯罪少年的狀況。不過，近年出現一些例外。有些少年犯罪純粹是追求快樂的自發行爲，與環境或人際關係無關。知道嗎？如今毒品在年輕人之間是一種時髦的象徵。」

聽到這裡，龍崎背脊竄過一陣寒意。

他不會在暗指邦彥的事吧？

龍崎不禁心跳加遽。

福本不可能曉得那件事……

眞的嗎？一點也不可能知曉？

一星期前，龍崎撞見邦彥吸毒，之後邦彥應該就不曾外出，而龍崎幾乎不曾向旁人提及。

然而，那肯定不是邦彥第一次吸食海洛因，說不定被誰目擊過，輾轉傳入福本耳中……

何況，龍崎和伊丹談過此事，搞不好是伊丹透的口風。

或許伊丹把龍崎的祕密當成某種交換條件。為了保護警界，伊丹甘願付出一切，會這麼做並不令人意外。

只是，好處是什麼？難不成東日的記者打探出嫌犯是現役警察，伊丹改以洩漏邦彥闖的禍交易，想封住對方的口？

「社會的改變，亦反應在少年的行為上。當年綾瀨署轄區內發生的那起少女綁架、監禁、姦殺、棄屍案便是最可怕的教訓。為了逞慾，壞到骨子裡的不良少年集團輪姦數名女性，害死其中一人後，非但不反省，還繼續犯案。流浪漢凶殺案也大同小異。在大森附近出沒的不良少年集團，以『練習打架』的荒唐藉口，攻擊流浪漢。因一時好玩，欺凌、殺害弱者的案子比比皆是。」

龍崎仔細斟酌福本的每一句話，不敢漏掉其中任何一絲隱晦含意。

不管他掌握的情報是現役警察涉嫌殺人，或是邦彥吸毒，都是極大的麻煩。

福本一口喝乾啤酒，又倒滿一杯。

「未成年犯罪的加重量刑，確實是必須認眞思考的議題，這次的案子是絕佳的契機。雖然不曉得凶手是誰，但過往案件的受害者家屬一定非常感激此人吧。」

聽著福本的這席發言，龍崎不禁暗暗搖頭。

堂堂大報社的社會部部長，見識竟如此膚淺。受害者家屬的心情，並不如外人想的那麼單純。

受害者家屬最大敵人的是記憶。爲了與心底的傷痕共存，需要耗費相當大的精神力。據說遇害少女的母親，至今仍得定期至精神科就診。

最近這一連串的凶殺案，等於是挖開受害者家屬快癒合的傷口，種種悲慘回憶又湧上心頭。

不過，這可能是福本設下的陷阱，龍崎警惕自己。

或許福本知道嫌犯是現役警察，想靠稱讚凶手套龍崎的話。

「打一開始，敝社就率先報導這次的凶殺案與過往案件的關聯性，之後還預定推出討論未成年重大犯罪的專題活動，絕不會虎頭蛇尾。所以，希望你能暢所欲言。」

「暢所欲言？」

「沒錯，深談未成年犯罪的議題，不免牽扯到少年法。」

「那爲何要徵詢我的意見？」

「是這樣的……」福本皺起眉，灌一大口啤酒。「我想知道警界對這一連串案子的眞正看法。」

「什麼眞正看法……」福本問得太籠統，龍崎一頭霧水。「案子歸案子，偵辦的過程及手法都一如既往。」

「辦案員警應該對少年法心有不滿吧？」

「確實。」龍崎直言不諱，「未成年犯罪採全件移送主義，換句話說，所有未成年嫌

犯都得先交給家庭法院。如果是一般刑案，移送檢察官後只要辦理羈押手續，偵辦員警就有充分時間好好調查及偵訊，以證據讓嫌犯自白。」

「我不是指這個……犯下重大刑案的未成年人，關個兩、三年就能重獲自由，你對這樣的制度有何看法？」

「判斷法律適不適當並非警察的職責，那是法務省與國會議員的工作。」

「跟你講話，常讓我覺得自己像笨蛋。」

很正確，龍崎心想。這種程度的人竟能主導大報社的社會部，眞是不可思議。

「法律是否符合社會需求，是個永遠的議題，所以才需修正條文。」龍崎應道：「就像少年法，也經過修正。但修法必須謹慎，尤其在保護人權上絕不能馬虎。」

「對，重點就是人權。」福本接著說：「總覺得大家都太注重罪犯的人權，卻忽略受害者及其家屬的人權。」

「這問題不能光靠個人觀感下判斷。」

「我明白，但現在的警察實在不夠關心受害者家屬。」

「關心受害者家屬是社會工作人士、律師、心理醫師及犯罪受害者支援團體的工作，與警察無關。」

「因此，敝社這次的企畫，打算深入報導受害者家屬的狀況，讓大眾知道未成年犯罪的受害者及其家屬過著怎樣的生活。」

「你不認爲這是在傷口灑鹽嗎？」

「我們採訪時會特別小心。」

「遭遇犯罪已夠不幸，別讓他們受媒體的二次傷害。」

「請不要拿敝社記者和那些沒品的電視記者相提並論。來，好歹喝一杯吧。」

龍崎碰也不碰啤酒。「我的習慣是，每天只在家喝一罐啤酒。」

「在這裡喝跟回家喝不是一樣？」

「在這裡不方便。」

「欸……你們是不是早就鎖定嫌犯？」福本問道。

「不清楚。」龍崎回答：「我不負責偵辦，你該去問警視廳的人或檢察官。」

「敝社緊跟刑警的記者自然會查。」

福本喝著啤酒，按下桌上的呼叫鈕，大概是想吩咐上菜吧。看樣子，他想說的都說完了，重要的事情不可能在服務生進進出出時談。

「你和警視廳的刑事部長不是從小就認識？」

「純粹是小學同班，沒特別熟。」

「即使沒特別熟，也算童年玩伴。我很不會應付那個伊丹，還是跟你談得來。」

龍崎十分詫異，伊丹的社交手腕應當高明得多。

「因爲你認識我較久嗎？」

「不，那傢伙城府頗深，嘴上講一套，心底想一套，我不太敢信任他。相形之下，你好懂得多。」

「是嗎？」

「你向來言行如一。」

「大家都說我是怪人。」

福本一笑。「我略有耳聞。不過，我挺欣賞你的，所以希望和你好好聊一聊。今天找你來，其實只是這個目的。」

龍崎分辨不出福本的話有幾分眞誠。

若對方想說的僅止於此，這一趟無疑是浪費時間。

龍崎試著丟出問題：

「你是不是握有我不曉得的消息？」

「咦？」福本一愣，「連警察廳高層都不曉得，我怎麼可能知道？」

「有些記者鼻子靈得很。」

「沒那回事，我手裡什麼消息也沒有。倒也奇怪……平時記者跟著刑警，多少能打聽到一些皮毛。刑警不想被糾纏，總會給點甜頭，透露旁支末節的情報。但這次刑警口風非常緊，實在不太對勁……」

福本眼中掠過一抹精光，隱約察覺嫌犯身分不單純。

「只是搜查遇上瓶頸吧。」龍崎盡量輕描淡寫，「想給甜頭也無從給起。」

「對了，大森署那案子，爲何沒跟前兩案的搜查總部合併？」

「不清楚，實際負責偵辦的是警視廳和埼玉縣警本部……」

福本這麼一提，龍崎恍然大悟。

這是伊丹的障眼法。三案統合成一個搜查總部，等於聚焦媒體的目光。

雖然凶手可能是同一人，但伊丹想製造出第三案凶手另有其人的假象。

眞是消極的手段，不過是拖延時間。一旦逮捕凶嫌，媒體遲早會知道眞相。

伊丹打算何時逮捕嫌犯？難道他仍心存一線希望，或許凶手不是現役警察？

然而，希望成眞的可能性有多大？

「打擾了。」

服務生送上生魚片。盤內盛著剔透的比目魚、泛著淡淡烏光的新鮮墨魚、油脂厚實的青甘鰺及色澤紅豔的鮪魚。

「若沒其他事，我就離開了。」龍崎告辭。

「用完餐再走嘛，這裡的料理很棒的。」

龍崎一向不重飮食，再美味也不感興趣。

「何不找個美女一起享用？跟上頭說是跟和我吃飯，就能報公帳。」

龍崎出言諷刺，福本卻看一眼手表道：

「也對，不如叫個酒店小姐，這時間還能帶出場……」

「那我先走一步……」

龍崎站起身，福本則掏出手機。

11

眞是白奔波一場。龍崎走向地下鐵東西線的飯田橋站，雖然鬆一口氣，卻積了滿腹牢騷。

龍崎不是氣福本，而是自己。

一旦心有牽掛，就會變得疑神疑鬼，無法做出正確判斷。

他不僅提心吊膽地以爲福本是來談條件，甚至懷疑遭伊丹出賣。

龍崎不禁暗罵自己沒用，失去判斷力的官僚形同廢物。

無論如何，一定要妥善解決邦彥的事情……

該回警察廳，還是回家？龍崎一時拿不定主意。一看手表，剛過七點。平日這時間他還待在辦公室。

來到地下鐵入口附近，他避開人潮，打電話給谷岡。

「假如沒要緊的事，我今天就直接回家了……」

「這裡沒事。請問，福本部長說些什麼？」

「隨便聊聊而已。他大概想套獨家消息，但沒成功，爲了保住面子，只好聲稱將推動未成年犯罪的專題討論。」

龍崎邊環顧四周，確認沒人在偷聽。谷岡似乎也醒悟再談下去有洩密的風險。

「瞭解。這邊一切正常，請放心。」

龍崎掛斷電話，步下通往車站的階梯。儘管早就過了尖峰時段，電車內依然擁擠。空氣中飄著酒臭味，令人呼吸困難。此時已進入搭電車會流汗的季節。

車上擠滿疲憊的上班族男女，看起來各自抱著不同的煩惱，金錢、人際關係、工作不順遂……

只要活著，煩惱便永無止境，重點在於如何面對。龍崎告訴自己，回家前得調整好心情。

「咦，今天也這麼早？」冴子十分詫異。

「每次我早歸，妳就要嚇一跳？」

「沒辦法，你待在家裡的時間太少。」

「邦彥在房間嗎？」

「從那天起一直關在房間，該不會眞的變成繭居族吧？」

現在的問題比變成繭居族棘手，龍崎暗暗咕噥。

「邦彥有沒有說什麼？」

「什麼都沒說……」

「我想在吃飯前找他談談。」

妻子應該已察覺異狀，但沒多問，稍稍減輕了龍崎心頭的壓力。

龍崎連西裝外套也沒脫，便走到邦彥房門前。敲門時有點忐忑不安，這種時候面對家人比面對陌生人更緊張。

敲門後，龍崎打開門。

只見邦彥握著手機躺在床上，龍崎背脊一陣發涼。邦彥有手機，隨時能與外界聯絡，把他關在房裡毫無意義。

或許他已告訴某個朋友，抽海洛因菸時被父親逮個正著，所以遭到禁足。

「你在和誰通電話？」

邦彥挪動身體，一時不知該擺什麼姿勢，最後決定倚著床頭板。

「我沒在通電話。」

「傳簡訊？」

「也不是。」

「你剛剛在用手機吧？」

「我只是無聊，打打遊戲……」

龍崎明白邦彥絕對沒心情念書，因此沒說出「無聊就念書」之類的話。

「幾件事想弄清楚。」

龍崎關上門，走到邦彥面前。

邦彥慢吞吞地坐起，盤起雙腿，姿勢比方才莊重一些。

「你抽了多久？」龍崎發問。

「三個月左右。」

「多久抽一次？」

「偶爾……雖然抽的時候感覺很幸福，時間一過卻非常不舒服，整天都提不起勁，嚴重的話甚至會持續三天。不過，撐得過這三天，就不會上癮……」

「誰告訴你的？」

「一個學長，他在泰國旅行時抽過。」

「海洛因是在補習班買的？」

「嗯。」

「賣你的人長什麼樣子？」

「唔……二十歲左右，搞不好跟我一樣大。」

「怎麼認識的？」

「對方主動向我兜售，聽說他每個人都問。」

「他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他曉得你的名字和聯絡方式嗎？」

「交易時不會過問這種事。」

「如果想再買，要怎麼找他？」

「不清楚。我是第一次買，沒想過會不會買第二次。」

「眞的是第一次？」

「眞的。」

龍崎早看出邦彥尚未重度成癮。以香菸沾海洛因抽是最初步的階段，一旦抽久了，光靠這樣是無法獲得滿足的。

確定邦彥是頭一次購買毒品後，龍崎內心更爲踏實。如果自首，這對影響員警觀感有正面幫助。

另外，販毒者不曉得邦彥的背景也是個好消息。最後若選擇隱蔽，這一點尤其重要。

「我今天與某報社的社會部部長見面，他說年輕人吸毒是想趕時髦……你也是這樣嗎？」

「沒那回事。」

「不然呢？」

邦彥低頭不語。

「爲何買海洛因？」

「我也……不知道……」

「怎麼可能不知道？總有個理由吧？人的一切行動，皆有合理的理由。」

邦彥抬起頭，不快地反駁：

「有時不過就是一股衝動，哪來的理由？」

龍崎無法認同邦彥的話。實際上，這正是龍崎經常感到不可思議的事。人們的行爲舉止背後都有原因，他長年擔任警察官僚，接觸過的無數犯罪者，往往稱犯案只是一時衝動，但追根究柢，總能找到理由。天底下沒有毫無動機的犯罪，即使是吸毒後看見幻覺，行差踏錯不自知，也算是一個理由。大部分的「一時衝動」，只是本人說不出所以然，而這正意味著思慮不足。

當然，龍崎年輕時也曾做出不少自己事後百思不解的行爲。但隨年紀增長，他逐漸排除此類無法合理說明的行動。對龍崎而言，這是相當重要的過程。

見龍崎想得出神，邦彥以爲父親無話可答，於是趁勝追擊：

「爸爸，你老是這樣，認爲只有你是正確的，強迫我們遵照你的指示。」

「要你們做對的事，哪裡不對？」

「爸爸認爲對的事，在我們眼中不見得是對的。」

「聽不懂。」龍崎十分疑惑，「對的事情，放諸四海都一樣，不是嗎？」

「沒那回事。」

「為什麼？你解釋清楚。」

「之前我就講過了。」

「我想再確認一次。」

「我覺得沒必要上東大，而且也考上公認的一流私立大學，爸爸卻說東大才是大學，不讓我去念私大。」

「你為此怨恨我？」龍崎應道：「所以購買海洛因，想毀掉一切？那麼，你的計謀成功了，爸爸的前途及全家的生活都陷入危機。」

邦彥神情有些慌張。「我沒那麼想，只是心情煩悶，湊巧被叫住，便一時自暴自棄……」

「你買毒品時，想過爸爸在警察廳工作嗎？」

「沒有。」

「你真是……」

「現下我也覺得自己很傻……」

「事態比你以為的嚴重。不僅爸爸會受懲處，你姊的親事也會泡湯。」

「爸，你滿腦子就想著升官。」

「當然。」龍崎回道：「升了官，才能擁有更大的權限。在官僚世界要施展抱負，升官是唯一的途徑。」

「家庭變得怎樣都不在乎嗎？」

「若不在乎，爸爸何必站在這裡跟你說話？而且，爸爸升官對家人也有好處。不但收入會增加，還能分配到更好的房子，提升生活品質。」

「我就是指這個。」

「哪個？」

「你認為這是對的，便強迫我們接受。」

「如果這是不對的，天底下還有對的事嗎？官僚的生活就是這樣，爸爸算是比較幸運的，財務省、外務省的高官一星期根本沒幾天能回家。」

「所以，我不要。」

「不要什麼？」

「爸爸強迫我進東大、當官僚，我不要這種人生。」

「你幾歲了？」

「十八，你連兒子的年齡都記不得？」

「爸爸活了四十六年，年輕時曾到全國各地增廣見聞，人生歷練和你完全不同。你認為誰的判斷比較正確？」

「不是那個問題。」

「不然呢？」

「我的人生該由我自己決定。」

聽到如此陳腐的言論，龍崎又不禁愕然。

「爸爸也知道這一點，才希望你趁年輕時多抓住機會。當不當官僚，進東大再慢慢考慮也不遲，爸爸沒強迫你成為官僚。聽著，東大集結日本最尖端的智慧與技術，光是取得東大的門票，你的未來便寬廣許多，怎能不好好利用？」

「利用？」

「是啊，人生是你的，不善用各種資源未免太可惜。既然要利用，就利用最好的。進東大僅僅是獲取資源的一道門檻，連這門檻都跨不過，談什麼想活出自己的人生？不過是痴人說夢。」

邦彥愣愣地望著龍崎，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現在你已毀掉無數可能性。犯罪的代價很大，你要有所覺悟。法律之外，你還得受社會的制裁。」龍崎繼續道。

「社會的制裁？」

「往後的人生，你都得背負著汙點。出社會後，將面臨各式各樣的競爭，有前科的人注定先遭淘汰。你已失去當公務員的資格，在書面審查階段就會被刷落，換成一般企業也

一樣。」

邦彥的臉色微微發白。直到此刻，他才對未來感到不安。

「總有不注重這種事的公司……」邦彥有氣無力地反駁。

「當然，但你能選擇的路有限。」

「找不到工作，大不了打工過日子。」

「你想當這年頭流行的打工族嗎？沒有社會保險，沒有年金，你怎麼生活？」

「那不重要。」

「很重要。你能保證永遠不生病？等你四、五十歲，還想靠打工過日子？」

邦彥再度垂下頭沉思，似乎已理解龍崎話中的深意，只是不甘心認錯而已。

「爸爸問的差不多了，你沒撒謊吧？」

「沒有。」邦彥低著頭回答。

龍崎點點頭，轉身步向門口。

「接下來我會怎樣？」邦彥問。

「不知道。」

「你是警察高官，怎會不知道？」

「我還在思考如何處理這件事。」

「我幾時能外出？」

「短期內想都別想。」

沒等邦彥回應，龍崎便走出房間，關上門。

簡直像剛跟無能的屬下講完話，龍崎對自己的不耐煩感到驚訝。

這是和兒子交談的正常現象嗎？

龍崎試著回憶邦彥小時候，自己是怎麼和他互動的，卻一點也沒印象。

邦彥或許懷有夢想，剛剛是不是該問清楚？龍崎暗暗反省。

不，如今問這些也沒用。何況，進東大不可能成爲實現夢想的阻力。

進東大本身沒什麼了不起，龍崎十分明白。不過，既然要上大學，便該目標東大。畢竟東大是名副其實的日本第一學府，擁有一流的教授、資源及研究設施，而且對建立人脈也有幫助，各大企業很歡迎東大的畢業生。

若邦彥想成爲音樂家，進藝術大學是更好的選擇。即使興趣不在古典樂，多少仍有幫助。

然而，邦彥不可能想走音樂之路。他的房間不曾傳出音樂聲，也不曾見他演奏樂器。

龍崎的觀念其實非常簡單，要做就做最好的。尙未挑戰便急著棄權，未免太愚蠢。

東大也是人建立的，沒有進不了的道理。

他回寢室換下西裝，剛踏入客廳，冴子就從廚房探出頭問：

「邦彥還好嗎？」

「嗯。」龍崎淡淡回答，「不必擔心。」

「東大對他可能太勉強，他不像你，比較像我……」

「妳以前成績不好？」

「普通而已。別以為大家都像你一樣，世上大概沒幾個人贏得了你。」

「講什麼傻話？只要努力，學業就會進步。成績差的原因，並非腦筋不好，而是不念書。」

「是嗎？」

「難道不是？聽著，舉例來說，職業體育選手靠的是天賦與體格，音樂的領域也一樣，總有再努力也達不到的境界。但學業不同，用功就能看見成效。」

「書念得好不也算一種才能？嗯……不如說是性格吧。還有，師資也很重要，聽說近年的中小學教師水準低落。」

「不懂。我一向認為只要有心，學業就會進步，也一路這麼走來，從沒替成績不好找藉口。」

「你一定沒朋友吧？」

「是沒有，哪裡不對嗎？」

冴子露出「這人不好惹」的表情，躲回廚房。

眼前必須釐清的問題太多，龍崎的腦袋卻一團混亂。

官僚職務繁忙，沒高明的管理技巧，工作會愈積愈多。公務員自殺率很高，便是此一原因。

懂得爲工作排列優先順序才能存活，龍崎在這點上頗有自信。

然而，或許是稍稍失去冷靜，他一時不知該如何下手。

有沒有能先解決的部分？

連續凶殺案與龍崎的職務並無直接關聯，交給伊丹處理就行。伊丹告訴他，目前鎖定的對象，嚴格來說還不算嫌犯，只是參考證人。

今後會怎麼發展，就讓伊丹煩惱吧。

現役警察正式成爲嫌犯，媒體就會大肆炒作，警察廳也無法置身事外。不過，至少不是燃眉之急。

既然如此，應先從邦彥的事情著手。想減輕罪行，唯有自首一途。在犯行曝光前坦承不諱，方能符合法律上的自首條件。

連續劇裡，常出現警方展開搜查並鎖定嫌犯後，嫌犯才自首的情節。這種情況其實並不成立，必須在犯罪事實或身分遭揭發前主動投案。自首是減輕刑罰的重要考量之一。

「隱蔽這件事。」伊丹的話突然在龍崎耳畔響起。

過去，這不太可能是龍崎的選項。如今心境起了變化，他不禁感到迷惘。出自警視廳刑事部長口中的建議，分量到底不同。

就像伊丹所說的，誰都不希望邦彥被捕。龍崎不希望，家人不希望，警察廳不希望，伊丹應該也不希望。

只要龍崎選擇隱蔽，似乎就能圓滿收場。邦彥生活回歸常軌，或許能考上東大。

龍崎與邦彥談過後，「隱蔽」這一選項忽然變得近在咫尺，畢竟血濃於水。

務必保持冷靜，龍崎告誡自己。

無論如何，必須避免感情用事。理性與正確的判斷是不可或缺的屏障。

龍崎努力整理思緒時，美紀步入客廳。

他莫名一陣慌張，大概是受到前些日子話不投機的影響吧。

「咦，爸爸這麼早回家？」

美紀倒像忘得一乾二淨。

「是啊，妳現在才回來？」

「我去面試。」

美紀一身黑色窄裙套裝。近年新鮮人求職流行穿黑西裝，不再是以前的深藍。

「妳要找工作？」

「好不容易念完大學，當然要找工作。」

「不是大學畢業就結婚嗎？」

「我說過，還沒決定。」

「還沒決定，意思是可能結婚嗎？」

「還沒決定，意思就是還沒決定。」

冴子說美紀還在猶豫，但能猶豫的日子也不長了。一旦邦彥遭到逮捕，三村家肯定會主動拒絕這樁婚事。

醜聞是警察官僚的大忌，大夥都避之唯恐不及。

「你們總會一起吃飯吧？」

龍崎想瞭解兩人交往到什麼程度，但問不出口。

「最近很少見面。我忙著找工作和打工，他上班也很忙……」

原來三村忠典已就職……

也對，忠典比美紀年長，應該早就大學畢業。之前龍崎不清楚，也不打算過問。

「忠典在哪裡上班？」

「你不知道嗎？」

接著，美紀報上某一流企業的名稱。

原來忠典沒當公務員。依三村祿郎的個性，大概也不在意。忠典曾在國外生活，進私人企業也算適才適所。

「在大企業工作，或許會被調派國外。」

「他告訴我，很可能就是最近。」

原來如此，婚後馬上得移居國外，想必這也是美紀猶豫不決的因素之一。

若要出國，找工作等於是白費功夫。

確實是重大抉擇。不過，結果已成定局，告知美紀時，不曉得她會有何反應？

愈是得不到手的，愈放不下，這就是人性。若她自願放棄與三村忠典結婚，大概會覺得無所謂，換成是因邦彥闖禍遭到拆散，勢必會留下遺憾，甚至怨恨弟弟。

「我去換衣服。」

美紀離開客廳。

龍崎想了想邦彥的事，又想了想美紀的事，伊丹的話再度浮上心頭。

廚房飄來炊煮的香氣。到這把年紀，就不怎麼想在外頭吃飯。

龍崎年輕時，幾乎不在家裡吃飯。再過不久，在他心中搞不好會變成家人至上。

那應該是退休後的事吧，只是，屆時恐怕已陷入無可挽回的狀況。說不準，他也許會提早失去工作。

如何收拾邦彥留下的殘局，將決定一切。

即使勉強保住飯碗，也會被調到條件差得多的單位。長年努力爬到現在的地位，一夕之間便要下跌數級。

我承受得住嗎……龍崎咬緊牙關思索著。

12

大森署成立搜查總部十天後的星期一，廳內瀰漫著一股肅殺之氣。屬下似乎也察覺不對勁，龍崎則假裝不知，默默處理日常業務。

就在龍崎猜想谷岡差不多該收到情報時，內線電話響起，果然是谷岡打來的。

「什麼情況？」

龍崎一如往常單刀直入地問。

「搜查總部抓了一名現役警察。」

「咦，怎麼回事？」龍崎故作驚訝。

「詳情不清楚。根據可靠消息，名義上，該員警是以參考證人的身分協助調查。」

「可靠消息哪來的？交代明白。」

「跟在警察旁邊的記者。」

「刑事局知道嗎？」

「刑事局忙著確認事實。」

果然這就是廳內氣氛緊張的原因，搜查總部終於下手逮人。

「採取行動的是哪邊的搜查總部？」

「大森署。」

由較小的搜查總部抓人，是考慮到規模大的搜查總部容易引起關注嗎？總覺得事有蹊蹺。

伊丹到底在打什麼算盤？那傢伙自認聰明，不會貿然下令逮捕現役警察，一定還有後續行動。

「有任何發展，隨時告訴我。」

龍崎吩咐完便掛斷電話。

去刑事局探探情況吧。雖然看似與總務課無關，但換個角度想，警察廳內發生的大小事都屬於總務課的工作範圍。

官房設有首席監察官，負責處理警察的風紀問題，但中間的事務程序及聯絡業務，仍由總務課經手。

龍崎剛要站起，電話又響了。原以為是谷岡，一聽竟是牛島參事官。

牛島要龍崎立刻報到，顯然心情十分惡劣。

龍崎踏進牛島的辦公室，便看見他在講電話，語氣相當粗暴，對象似乎是刑事局長阿久根。

兩個鹿兒島人講話，不免摻雜一些鹿兒島方言。

結束通話後，牛島參事官瞪著龍崎道：「事情麻煩了。」

龍崎點點頭，「大森署的搜查總部拘提了一名現役警察。」

「究竟怎麼回事？警視廳沒先告知，刑事局方面也說一頭霧水，伊丹那小子在搞什麼鬼？」

「這不屬於我的職責範圍……」

「你們是童年玩伴吧，難道他沒透露半點口風？」

此時必須謹慎應對。

「官房總務課不直接干涉搜查實務。」

「現役警察員成了嫌犯，必會波及官房，總務課也不例外。」

「參事官說得對。」

「一旦傳入廳長耳中，官房就要灰頭土臉了。」

「廳長還不曉得嗎？」

「在內情明朗前，我建議官房長暫時別上報。」

「我認爲，應該第一時間通報廳長，詳情大可日後補充說明……」

牛島參事官惡狠狠地瞪大雙眼，「誰敢去貓的脖子上掛鈴鐺？那豈不是找死？」

「向廳長報告案情，是官房長的責任吧。」

「官房長挨罵後，就換我挨官房長罵了。」

「挨罵是小事，延誤處理才糟糕。愈早上報愈好，得讓廳長有個底。」

「眞羨慕你這種天塌下來也不在乎的個性。」

龍崎心想，這是誤解。他不過是明白發生狀況時，要努力思考該做什麼、能做什麼而已。

遇上棘手的情況，無能的上司只會追究責任，英明的上司則會指示因應對策，或向屬下尋求建議。

此刻，牛島大概有點慌了手腳，想把責任丟出去，最後恐怕會落在龍崎身上。所以，龍崎試著提出目前最妥善的方案。

牛島絕不是個無能的上司，或許是與刑事局長阿久根起衝突，一時失去理性。阿久根想必已嚇破膽。警察殺人，這可是嚴重的風紀問題。

「阿久根說，最初兩案與大森署的案子，凶手並非同一人，是眞的嗎？」

「怎麼會問我？刑事局長的消息應該比我的正確。」

牛島皺起眉，「他的消息不見得可靠。你想想，刑事局對外的窗口是誰？」

「當然是第一課的坂上課長。」

「你也知道坂上的斤兩，那傢伙連警察該有的心態是什麼都搞不清楚。但你的童年玩伴伊丹不同，他很熟悉辦案現場的情況。」

沒想到牛島對伊丹的評價頗高，看來是受伊丹的外在形象影響。另外，牛島對坂上的評價極低，也讓龍崎十分意外。

坂上作風保守，正適合任職於公家機關。不過，牛島的話也沒錯，身為警察官僚，坂上確實不夠可靠。

「故意將我排擠在外的便是坂上課長，我能掌握到的情報有限。」

「我還不瞭解你嗎？你受排擠，豈會乖乖安分。快說，伊丹提過什麼？」

或許是要與阿久根對抗，牛島顯然想抓住比刑事局更多的情報。龍崎暗忖，與其裝傻，不如賣個人情。

「捜查總部拆成兩邊，大概是想分散媒體的注意力。」

「意思是，凶手是同一人？」

「可能性很高，不過，不排除凶手另有其人……」

「根據呢？」

「犯案日期。」

「怎麼說？」

龍崎向牛島解釋，案發日期符合間隔三天的週期。毋須多言，牛島一定聽得懂。果然，牛島臉色驟變。

「那不是警察的值班週期嗎？」

「沒錯，前兩案還看不出規則，加上第三案就十分明顯。」

「你幾時曉得此事？」

「上週，大森署一案發生的隔天……」

「爲何沒立即向我報告？」

「要報告什麼？三個日期的規則性嗎？」龍崎反問。

牛島臉上一紅，低頭道：

「也對，搜查總部的事不必逐一通報我……」

「當時我也這麼判斷。」

「伊丹肯定知道這一點吧？」

「我沒問過，但偵辦員警不可能毫無所覺。」

其實，察覺日期的規則性時，龍崎便立刻和伊丹溝通過，但龍崎隱瞞了這部分。既然牛島沒問，能不說的事就別亂開口。

「那麼，伊丹明知是連續殺人案……卻未整合搜查總部……」

「我解釋過，這是爲了分散媒體的焦點。」

「而且故意由較小的搜查總部帶回涉嫌的現役警察……」

「還不是嫌犯，只是以參考證人的身分配合調查。」

「混帳，媒體又不是三歲小孩，會相信這種說詞嗎？伊丹那小子在想什麼？」

「我也不清楚。參事官不如直接問他？」

「好吧，只能這樣。目前掌握最多情報的，恐怕就是伊丹。」

「高階主管中確實如此，但搜查總部的主任或許更爲瞭解詳情。基層員警不見得會上報所有情報……」

牛島眼露精光。「伊丹呈報刑事局時，也會篩掉一些情報……至於刑事局內部，坂上向阿久根報告時，又會篩掉一些……」

「是的，下面的人往往會將棘手的部分隱匿不報。」

「你有辦法蒐集辦案現場的第一手情報嗎？」

聽到牛島的話，龍崎大爲愕然。

「總務課沒做過這種事……」

「總務課不是萬靈丹嗎？」

「正因是萬靈丹，課員都很忙。」

「那再忙一點也不要緊吧？總務課分身乏術，就由你親自出馬。你和伊丹是童年玩伴，這層關係得善加利用。」

上頭一聲令下，便不得不遵從，這就是官僚的悲哀。龍崎暗忖，反正手中還有幾項牛島不知道的情報，必要時可拿來交差。

「直搗搜查總部是最簡單的方法，可是，警察廳的官僚進出，會造成基層員警無謂的緊張，也會引起媒體的關注。」

「怎麼行動你自個兒衡量，但務必謹慎。刑事局的情報靠不住，我們官房只好靠自

己。」

龍崎心想，與其繞這麼一大圈，不如設法加強刑事局與官房之間的橫向聯繫。

不過，此刻檢討這一點也只是浪費口水。

牛島似乎和阿久根起了衝突。雖不知爭執內容，仍大致猜得出。

八成是阿久根要官房別蹚渾水，牛島卻認為現役警察殺人不是普通案件，需要廳長的裁斷。

兩個鹿兒島出身的老頑固，多半是為此產生口角。

今天之內很可能會召開高層會議，牛島大概想炫耀幾件阿久根不知道的情報吧。

「聽著，事態緊急，其他工作先擱著，全靠你了。」牛島叮囑。

「瞭解。」

龍崎沒立場拒絕。

回到座位上，龍崎陷入沉思。

牛島說，怎麼行動自個兒衡量，但務必謹慎。

言下之意，顯然是要龍崎暗中行事，實際上根本不太可能。龍崎當過廣報室長，媒體記者都認識他，魯莽接近搜查總部不是好主意。

牛島還要他善用與伊丹的關係。由於從小就認識，大夥都誤會兩人感情深厚，誰都不曉得他其實對兒時被欺負的遭遇耿耿於懷，連伊丹也沒察覺。

平時，龍崎絕不會私下向伊丹討情報。不過，既然是工作所需，又找不到其他解決方案，只得硬著頭皮上場。

龍崎處事，一向是合理性重於個人情感。

他拿起話筒，按下伊丹的手機號碼，卻直接進入語音系統。

明知沒用，龍崎仍留了言，要伊丹回電。

接著，他打到警視廳，詢問伊丹的去向。

警視廳的職員告訴他，刑事部長在綾瀨署的搜查總部。嫌犯明明在大森署，伊丹卻跑到綾瀨署，想必是應付媒體的障眼法。

眞是消極的手段，這種小花招根本爭取不了多少時間。

伊丹究竟在打什麼鬼主意？

龍崎撥通綾瀨署的搜查總部。

「喂，搜查總部……」

對方口吻相當不客氣。

「我是警察廳的總務課長龍崎，伊丹部長在嗎？」

霎時，對方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非常抱歉，今天沒看到部長……」

「警視廳方面說部長去你們那裡……」

「不，部長眞的沒來。」

「我明白了，謝謝。」龍崎掛斷電話。

伊丹那傢伙，居然玩這麼無聊的把戲。

龍崎離開警察廳，前往警視廳。

連接兩廳的道路，龍崎走過無數次，今天景色卻不太一樣，是正值季節轉換的緣故嗎？不，似乎並非如此。龍崎心中湧現不祥的預感，恐怕又有大事要發生。

龍崎直接走進刑事部長的辦公室，伊丹果然在裡頭。

「你假裝不在，竟連我也瞞，看來眞的是被逼急了。」

伊丹一臉憂色，抬頭望著龍崎。他眼中布滿血絲，似乎好幾晚沒睡。

「我走到哪裡都會被包圍，沒辦法靜下來思考。現在我需要一點獨處的時間。」

伊丹顯得疲憊不堪，彷彿隨時會昏厥，眼神卻異常犀利。

「你該做的不是思考，而是睡覺……」

「比睡覺重要的事情太多了。」

「睡眠不足會影響判斷，甚至引發危機。」

「我已深陷危機之中。這案子沒處理妥當，我眞的會丟飯碗。」

這就是伊丹的弱點。平常表現得豪邁不羈，其實內心意外脆弱。

「被帶到大森署的那名警察就是嫌犯？」

「目前無法確定，純粹是以參考證人的身分請來問話。」

「喂……眼前和你說話的不是記者，也不是刑事局的人，而是你的童年玩伴，何必打官腔？」

這樣利用私人關係十分狡猾，但龍崎別無選擇。

伊丹注視著龍崎，眼中流露複雜的情緒，似乎拿不定主意是否該說出心裡話。

此時的伊丹無法分辨龍崎是敵是友。誰也不敢相信，意味著他確實有所圖謀，只是不想讓龍崎知道。

半晌，伊丹開口：「答應我，別說出去。」

龍崎點頭，「我明白。」

「那傢伙是眞凶。」

「三椿案子都是他幹的？」

「尚未找到確切的證據，但大概錯不了。」

「怎會由大森署抓人？」

伊丹一愣，「爲何這麼問？」

「你當我是傻子嗎？三椿凶案，綾瀨署的捜查總部負責兩椿，你卻把凶嫌帶到只負責一椿的大森署。」

「喂，你想太多了。這名警察在大森署値勤，我才……」

「你讓同一警署的人偵訊他？按常理，不是該帶往別的警署，避免外界質疑有包庇之嫌？」

「原本是打算悄悄進行偵訊。我強調過很多次，目前還未找到決定性證據。至今我仍期盼一切是場誤會。」

「這機率微乎其微。」

「我曉得，所以我只能祈禱。」

「祈禱不是官僚該做的事。」

「並非每個官僚都像你一樣意志堅強。」

「你錯了，我只是重視原則，不讓自己受無謂的雜念干擾。」

「一般人很難做到。」

「我來找你，可不是想聽你說這些。如你所言，把一個大森署的警察偷偷叫進偵訊室，外人應該不會知道。記者怎會發現警方的行動，鬧得滿城風雨？」

「底下魯莽的刑警搞砸了我的計畫。昨天涉嫌的那名員警休假，我派搜查總部的刑警盯著他。刑警看他夜晚外出，竟把他抓起來。」

「夜晚外出？」

「嗯，好像只是去買菸，完全是跟監刑警的一時衝動。」

「刑警不明白搜查總部的方針？」

「我在會議上三申五令，依舊有人搞不清狀況。基層刑警一向不把會議放在眼裡，話只聽一半，簡直快被搞瘋。」

的確，經驗老道的刑警往往瞧不起高級官僚，不曉得會議的重要性，整天就想往外跑。

縝密的搜查行動不可或缺。有人說，刑警是靠腳吃飯的工作，這點從以前到現在都沒變。但若沒能在搜查方針上達成共識，便容易招致禍害。

「既然不是正式逮捕，媒體不會大篇幅報導。不過，各種謠言大概已在媒體之間傳開。」

「記者會上，我聲稱純粹是找偵辦過相關重大刑案的員警來釐清案情。」

「這理由恐怕搪塞不了太久……」

「你得幫我穩住媒體。」

「幫你沒問題，但我需要正確的情報。不給媒體一點甜頭，他們是不會安分的，我得判斷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

「目前我沒辦法給你更多情報。」

「在這個節骨眼上，你還想隱瞞？警察廳已出現官房該著手處理這案子的聲音，一旦傳入廳長耳中，屆時恐怕不是吐實就能了事，不如主動上報。」

「再給我一點時間。」

伊丹到底在策畫什麼？龍崎十分納悶。

「警務部有任何動靜嗎？」

「仍在調查該員警經歷的階段。要過一陣子，監察員才會採取行動。」

監察員採取行動，意味著正式對現役警察的犯罪情事展開搜查。

龍崎思考著要進一步詢問，忽然響起敲門聲，池谷管理官走進來。看見龍崎，他有些不知所措。

「怎麼回事？快說。」伊丹出聲催促。

「是。」池谷走近伊丹，附耳低語。伊丹一聽，不禁閉上雙眼。

「我知道了。」

伊丹語畢，池谷管理官便慌忙離開辦公室。

「什麼情況？」龍崎問道。

「抱歉，我得趕去大森署。」

伊丹站起身，走過龍崎身旁。

龍崎按住伊丹的肩膀，追問：「到底是什麼情況？」

伊丹布滿血絲的雙眼望著龍崎，兩人四目相交。

沉默片刻，伊丹開口：

「那傢伙全招了。」

13

龍崎火速趕回警察廳。見龍崎神色匆忙，課員都十分詫異。龍崎坐到辦公桌前，立刻打內線電話給牛島參事官。

「緊急報告。」

「好，我正在與首席監察官談話。」

該不該一併告知首席監察官？

伊丹一定會反對吧。可是，現下伊丹的所作所爲，就像妄想徒手擋住即將崩潰的堤防。事態緊急，警察廳內部不該再互相隱瞞情報。

「我立刻過去。」

「等等，到底是什麼事？」

「涉嫌的警察招供了。」

牛島參事官沉默不語，許久才低聲吩咐：

「五分鐘後再來。」

「此事得讓首席監察官知道……」

「五分鐘，聽見沒？」

電話隨即掛斷。

伊丹要求龍崎不得洩密，但如今已顧不了那麼多。何況，隱瞞情報又想穩住局勢，伊丹的做法根本是錯的。緊要關頭，應當攤開所有情報，由全體警界一同面對。

龍崎打電話給廣報室的谷岡。

谷岡來得非常迅速，「請問有什麼吩咐？」

「那名警察招供了。」

谷岡滿臉驚愕，「我還暗暗期望是抓錯人……」

「那是一般人的反應，我們是高階警察官，應盡全力設法度過難關。」

「是。」谷岡的神情逐漸恢復自信，「那麼，如何處理此一情報？」

「警視廳方面，目前知情的最高層級是伊丹，警察廳只有我知道，等我向參事官報告後才能決定。」

「列為最高機密？」

「我認為應盡早公開情報。既然嫌犯已招供，正式逮捕只是早晚的問題，到時就不可能繼續隱瞞媒體。」

「可惜，並非全警察廳都與課長的想法相同……」

「怎麼說？」

「祕密主義是警界的傳統。每個縣警本部、每一部門都有祕密。」

龍崎瞥向手表，約定的五分鐘就快過去。

「總之，我現在去見參事官，你盯緊晚上的電視、電台新聞及晚報。」

「是。」

龍崎踏進參事官的辦公室時，首席監察官已不見蹤影。

「告訴我詳情。」牛島開口。

「首席監察官呢？」

「我隨便找個理由哄走了。」

「為什麼……？」

「我得先瞭解詳情，才能決定怎麼處理。太快驚動監察部門，做起事不方便。」

從牛島的話聽來，他似乎和伊丹一樣有所圖謀。龍崎突然一陣不安，在這節骨眼上，他們還想玩哪種把戲？

然而，龍崎沒說出心中的疑慮。眼下分秒必爭，不能把時間花在無謂的爭論上。

「以參考證人身分在大森署接受訊問的現役警察全部招供了。」

「怎麼會在大森署進行偵訊？」

「該名警察任職大森署，伊丹原本計畫悄悄訊問，但底下的人一時失手，不慎讓記者察覺。」

「一時失手？」

「負責跟監的刑警太過衝動，在目標對象休假時下手逮人。」

「混帳，這些基層刑警在想什麼？」

採取行動的瞬間，刑警恐怕是反射性地揪住對方，回到警署後，看見記者興奮的目光，才醒悟犯了大錯。可惜，一切爲時已晚，總不能放走凶嫌。

「刑事局知情嗎？」

「沒那麼快。我離開時，警視廳的刑事部長才接到消息，準備趕往大森署。」

「別用那麼累贅的稱呼，直接叫伊丹就行。之後他有何打算？」

「我不清楚。」

「你剛提到，他匆匆前往大森署？」

「是。」

「混帳……刑事部長一出現，記者肯定會全黏上來。」

「伊丹不是笨蛋，大概已有腹案吧。」

希望這句話沒說錯，龍崎心想。

伊丹似乎已失去平常的冷靜，身上不見一絲樂觀開朗的模樣。龍崎十分意外，伊丹的抗壓性竟然這麼低。

「按照一般程序，接下來就是正式逮捕，並移交給檢察官……屆時想瞞都瞞不住。」

牛島參事官說道。

「事到如今，終究是紙包不住火。」

參事官凝視著龍崎，眼中閃爍著狡獪之色。

「優秀的官僚，不該輕言放棄。」

龍崎對牛島的話頗不以爲然。

「我認爲，此時最好的做法是立刻召開記者會說明，杜絕流言蜚語。第一時間公開案情，媒體的評價想必不會太差。」

「喂，這可是現役警察犯下的連續殺人案，你太天眞了。」

「我太天眞？」

「沒錯，不管以何種形式公開，媒體肯定會一窩蜂圍剿，讓警界名聲掃地。」

「這一點我明白……」

「我們不能讓情況演變成那樣。」

「但案子已發生……」

「所以我才說，你不該輕言放棄。」

「參事官有何打算？」

「我得再想想，找其他高層主管商討。警察廳內有誰知道招供的事？」

「參事官、我，及廣報室長谷岡。」

「谷岡不會洩漏口風吧？」

「當然，他曉得這是最高機密。」

「好，別告訴任何人，等我的指示。」

「我建議上報廳長……」

牛島瞪大雙眼。「上不上報，由我決定。聽著，在我下指示前，你什麼都別做。」

「是。」龍崎無奈地應道。

「辛苦了。」牛島說道。

這句話意味著談話結束。龍崎行一禮，退出辦公室。

「什麼都別做」的指示聽來輕鬆，其實不然。

眞的乖乖遵從，接到後續指示時勢必會手忙腳亂，得未雨綢繆。

由於不曉得會下怎樣的指示，必須設想各種可能性，提前準備妥當。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盡量蒐集正確的情報。

刑事局不可能好心將情報轉達總務課，動用廣報室蒐集也相當危險。廣報室與媒體往來密切，有情報外洩之虞。何況，廣報室知道現役警察已全部招供的只有谷岡。

爲維持機密性，知道此事的人愈少愈好。

那麼，只能親自出馬盯著伊丹……

按常理，他應該避免涉足搜查總部。官房的總務課長到辦案現場找警視廳刑事部長，誰都看得出情況不尋常。

不過，幸好他與伊丹關係特殊。只要強調是與童年玩伴進行情報交流，或許在周遭眼中就不會顯得太突兀。

換句話說，這任務只有他能勝任。

眞是沒辦法……

龍崎看一眼桌上堆積如山的文件，暗暗嘆口氣，收拾東西準備外出。

14

大森署意外地寧靜。

守在署裡的記者似乎也在觀望後續發展。

龍崎叫住一名像是刑警的便衣警察，詢問搜查總部的位置。

「你問我，我問誰？」便衣警察沒好氣地回答：「不會去服務台問嗎？」

此人虎背熊腰，手臂粗壯，大學時應該是柔道社員吧。龍崎對他的口氣相當不滿。

「你都是以這種態度對待一般市民嗎？」

壯碩的便衣警察湊近龍崎，惡狠狠道：

「怎麼，有意見？跟我到偵訊室，我讓你說個夠。要是不滿足，還可住個兩、三天。」

「你的意思是要逮捕我？罪名是什麼？」

「隨我高興，罪名要多少有多少。」

「真的嗎？」

「你不相信？別小看警察。」

就是有這種警察，伊丹才會被逼入絕境。想到這一點，龍崎不禁怒火中燒。

「拿出你的證件。」

「什麼？」

「我叫你拿出警察手冊。」

便衣警察終於察覺不對勁。一般市民遭警察威脅，不可能這麼泰然自若。光是被警察喊住，一般市民就嚇壞了，所以基層員警往往態度囂張。

「你到底是誰……律師嗎？」

龍崎不想多說廢話，隨手掏出證件。對方一把搶走，仔細端詳著，臉上逐漸失去血色。

他雙手奉還龍崎的證件，直挺挺地立正站好，一動也不敢動。

「我要你拿出警察手冊，沒要你立正。」

「請原諒，我不曉得您是警察廳的警視長……早說我就不敢了。」

「知道我是警察廳的人，你的態度便會不同？」

「當然。」

「這叫欺下媚上，更加不可原諒。」

「我只是心情差，一時禮貌不周，對不起。」便衣警察低頭鞠躬。

「道歉就沒事，還需要警察嗎？這可是你們的口頭禪，快拿出警察手冊。」

便衣警察面露哀求之色，但龍崎不為所動，他只好無奈地掏出警察手冊。

戶高善信，三十八歲，階級是巡查部長。職歷欄寫著，目前任職於大森署刑事課。既然如此，不可能不曉得搜查總部的位置。

龍崎將手冊還給他，沉聲告誡：

「再讓我發現你態度不佳，我就向監察單位檢舉。」

戶高顯然不太服氣，一言不發地將手冊塞回口袋，順便凶惡地左右瞟兩眼。周圍除了大森署的員警，也有一般市民。

「既然你是刑警（註），一定知道搜查總部在哪裡吧？麻煩帶路。」龍崎繼續道。

戶高默默邁開步伐，龍崎跟在後頭。

搜查總部設在大會議室。數張桌子排列在一起，上頭擺著電話、筆記型電腦。會議室

註：「刑警」（原文為「刑事」）並非正式官階或職稱，而是一般對隸屬於刑事課、生活安全課的便衣警察的俗稱。「刑警」的階級通常為「巡查」、「巡查長」或「巡查部長」。

外聚集不少記者，見龍崎出現，一名老記者湊上前。

「總務課長親自駕臨，莫非警察廳已採取行動？」對方認識龍崎。

「我只是來探望老朋友。」龍崎回答。

「啊……」記者恍然大悟，「對了，您跟伊丹部長是……」

看來，他也曉得伊丹和龍崎是童年玩伴。

龍崎沒理會其他記者，逕自踏進搜查總部後，向帶路的戶高道聲「謝謝」。

既然批評他的態度，就要以身作則。

戶高應一句「不客氣」，轉頭卻低聲咒罵：「哼，高官有啥了不起……」

龍崎安慰自己，並非所有警察都像他一樣。

還有許多認眞且富正義感的警察。不這麼說服自己，心情無法平復。

伊丹坐在主管席，與其他主管嚴肅地討論事情。

看見龍崎，伊丹便問：「你來幹嘛？」

「來幫童年玩伴加油打氣。」

從龍崎對伊丹說話的語氣，周遭主管及員警猜出龍崎的階級極高，連忙站起。

「請繼續工作，別顧慮我。」龍崎回道。

伊丹起身，帶龍崎走到較遠處的角落，低聲說：

「少裝蒜，什麼加油打氣。」

「是真的，不過，我想順便確認詳細情況。接下來會怎麼處置？」

「既然招供，只好移送了。」

「之後呢？」

「申請羈押，詳細調查。目前沒有任何物證。」

「知道凶器的下落嗎？」

「犯人供稱手槍扔進荒川，得下水去找……至於大森署轄區一案使用的金屬球棒，丟棄在行凶現場附近倉庫的垃圾場。經搜索後，發現垃圾已被回收，我們正在聯絡業者。」

「要是找到手槍，就算罪證確鑿吧？」

伊丹一臉疲憊。「供詞完全符合案情，沒有懷疑的餘地。」

「既然如此，循正當程序處理是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伊丹顯得痛苦萬分，「真像你會說的話。」

龍崎心中一驚，「不然能怎麼辦？」

伊丹愣愣望著龍崎，「對了，邦彥的事後續如何？」

這麼一問，龍崎的煩憂又浮上心頭。雖不是刻意遺忘，但他原打算暫時不去想。

「我還沒下決定，只叫邦彥在家反省。」

「在家反省不就夠了？」

「事情不能這麼解決。」

「沒收的海洛因呢？」

「在我房間。」

伊丹輕嘆口氣，「換句話說，持有毒品的你也違法。」

龍崎皺起眉。沒錯，依麻藥及毒品取締法，不止吸食與買賣，連持有、擅自丟棄都屬犯法行為。

「嚴格講，你也是犯罪者。」伊丹繼續道。

「倒是沒錯……」

「所以，聽我的勸，別太執著了。誰都不樂見警察廳課長的兒子被捕，受理的警署也會覺得接到燙手山芋。」

「先不談這個……」

話說到一半，龍崎頓時驚覺。

這個建議，該不會就是伊丹的結論吧？莫非他打算隱蔽一連串的凶殺案？不，絕不能發生這種情形。何況，不管怎麼想，成功機率都很低。

「不行。」龍崎勸道，「你千萬別這麼做。」

伊丹虛弱一笑，「我什麼都沒說啊。」

「你不用說，我也猜得到你的鬼主意。」

「搞不好是你多心。」伊丹揉著太陽穴，「總之，我只能透露這些。」

「我能再待一會兒嗎？」

伊丹霎時面露不滿，丟下一句「隨便你」，便返回主管席。

搜查總部的空氣中瀰漫著汗臭與菸味，宛如運動大會的選手休息室。

龍崎並不討厭，只是原以為再也無緣置身此種氛圍。高階官僚被分派到全國各地的警署，僅止於年輕時的「研修」階段。

下次人事異動，去處不是警視廳就是縣警本部。

然而，邦彥闖的禍曝光後，職位搞不好會連降數級。儘管警視長不太可能掉回基層當刑警，但機率畢竟不是零。思及此，龍崎不禁渾身發寒。

走到鞋底磨平、進出火災現場弄得灰頭土臉、調查屍體的排泄物、跳進水溝找證物、拚命追趕歹徒……這就是刑警的工作。當初報考國家公務員甲種測驗，絕不是為了做這些事。

況且，基層不少像戶高一樣的員警。由於自知升遷無望，只會欺負屬下或菜鳥，把恐嚇一般市民當成娛樂。

那種傢伙特別仇視高階官僚。假如不幸遭到降級，便得和那些人一起工作，下場恐怕會相當淒慘。

龍崎不願再想下去。

大部分的員警都在外奔波，現在搜查總部沒幾個人，相當安靜。但回報的時間是固定

的，員警一進來，就會變得鬧哄哄。

龍崎提醒自己沉住氣，待在這裡就能掌握第一手情報。雖然對伊丹十分抱歉，不過考量到警察廳官房的立場，他身不由己。只是，總務課長親自蒐集情報算是特例。龍崎拉張鐵椅坐下，手機突然響起，是廣報室的谷岡打來的。

「怎麼？」

「兩件事報告。第一，牛島參事官請您與他聯絡。第二，東日的福本部長來電。」

「瞭解。」

「搜查總部現況如何？」

「記者還算安分。你那邊呢？」

「安靜得讓人發毛。」

這就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吧。

「我會再待一陣子，有任何異常動向，立刻通知我。」

「是。」

龍崎掛斷電話，立刻打給牛島參事官。

「你在哪裡？」牛島低聲問，似乎周圍有人。

「大森署的搜查總部。」

「不必蒐集情報了。」

當初下指示的是他，此刻卻又改口。

「我只是來鼓勵童年玩件。」

「你一分鐘後再打來。」

果然有誰在牛島身旁，他想等獨處時再談。

龍崎看著手表的秒針，在剛好一分鐘後重撥。

「我正要跟刑事局長、官房長、首席監察官等人開會。我需要獨家消息，免得被刑事局牽著鼻子走。你探聽到什麼？」

龍崎說出凶器的事。

「意思是，兩件凶器都尚未找到？」

「對。」

「還有嗎？」

「目前只探聽到這一點。待他們開完搜查會議，應該會有新情報……」

「好吧。獲得任何重要情報，立刻告訴我。」

「是。」

通話結束。

連官房長也參與會議，意味著官房將全體動員。「不能讓刑事局牽著鼻子走」的顧慮雖不算錯，但那是舊時代官僚的觀念。

只重視上下關係，緊握既有權限不放，根本無法靈活地思考因應對策。

至於首席監察官參與會議，代表今後將對招供的警察徹底追究刑責。

警察的犯罪及風紀問題由首席監察官負責監督。每個縣警本部層級單位都設有警務部，由首席監察官統籌管理。

首席監察官若沒確實督促警視廳的警務部徹底釐清案情眞相，恐將受到媒體及國民的嚴厲批判。

留守搜查總部的主管及負責聯絡的員警不時偷瞄龍崎，顯然相當在意龍崎的一舉一動，大概以爲正受到監視吧。搞不好連伊丹也抱持這種想法。

龍崎心想，也好，這樣他們才能明白面對的是警察廳官房重視的大案件。

平常在警察廳辦公，時間總是過得飛快，此刻無事可做，反倒覺得度日如年。

搜查總部沒人敢上前攀談，龍崎閒得發慌。他不禁懷疑，自己會不會只是在浪費時間？

不過，龍崎馬上推翻此一疑慮。蒐集第一手情報是當務之急，絕不會是徒勞。

伊丹依舊一臉鐵青地與主管們交談。

希望他別鬼迷心竅，做出錯誤決定……媒體已知警方抓了一個現役警察，隱蔽案件是不可能的。

儘管名義上以參考證人的身分請該警察回警署協助調查，可是記者怎會輕易放過這條

新聞？

東日的福本部長來電，約莫也是想打聽獨家消息。

雖然大可不必理會，但若不給點面子，往後做事反而麻煩。幾經思索，龍崎按下福本的手機號碼。

「聽說你打電話找我……」

「前幾天眞是失禮了。」

「不，失禮的是我。」

「假如所有官僚都像你這麼有潔癖，日本應該會更好一些。」

「我不是有潔癖，只是不喜歡與媒體走得太近。」

「搜查總部似乎抓了一個現役警察，不曉得是什麼情況？」

「純粹是以參考證人的身分請來問話。凡是當年刑案的相關人士，搜查總部都會仔細查問。那名警察曾參與流浪漢凶殺案的偵辦。」

「傳言他是在休假時遭刑警帶回警署。爲何刑警要跟監他？」

「不是跟監。考量到在他值勤期間無法好好問話，所以趁他放假時造訪。」

「根據記者的描述，當時的狀況可不是這樣。」

「這我就不清楚了。」

「伊丹部長一直待在搜查總部吧？」

「伊丹一向喜歡親力親為。」

「別打馬虎眼，究竟怎麼回事？」

「沒什麼……搜查總部不過是在調查命案。」

「針對這三樁案子，輿論各說各話，不少人把凶手當成正義使者。」

「無論動機為何，殺人犯都不該被視為正義的一方。」

「你老愛唱高調。」

「這不是唱高調，而是守原則。犯罪者得由法律制裁，不能以私刑解決。」

「但法律已不符社會需求。」

「修法是國會的責任。」

「修法曠日耗時，而且不少人認為愈改愈糟。」

「法律不能說改就改，須經再三評估。」

「總覺得你在避重就輕。」

「有些事情以我的立場不方便講。」

「意思是，警方確實有所隱瞞？」

「當然，你也清楚警界的風氣。」

「你這麼坦白，我倒不知如何接話了。隨便什麼都好，給我一點情報吧，小道消息也行。」

「我也只曉得警視廳公布的內容。」

「你不是去了搜查總部？」

想必是駐搜查總部的記者通風報信，果然不能對記者掉以輕心。

「那是去幫伊丹打氣。」

「你以為我會相信？」

「這是事實……信不信由你。」

福本嘆口氣。

龍崎暗忖，福本碰了釘子，大概好一陣子不會再來糾纏。

想從我口中挖出情報，根本是打錯算盤。無論如何，我絕不會透露對警方不利的消息。

龍崎原以為福本會死心結束通話，福本卻繼續道：

「那麼，我問你一句話。」

「我能回答的不多。」

「聽說你們決定搞成懸案，眞的嗎？」

龍崎皺起眉，一時反應不過來。

「你在開玩笑嗎？」

龍崎想哈哈大笑，但福本語氣嚴肅，他實在笑不出口。

「誰沒事會跟警察廳的課長開這種玩笑？」

「若不是開玩笑，你就是瘋了。這說法簡直是汙辱為此案四處奔波的員警。」

「這可是有前例的。」

「前例？」

「對，就是國松前廳長暗殺事件。」

「那只是還沒破案而已。」

「明明有個現役警察招供，警方卻為了避責，動用組織的力量隱蔽真相。」

「你誤會了，那是供詞的可信度太低。」

「誰相信這種官方說詞？警方不過是想撐過十五年的追訴期。有人說，這次又會故技重施。」

「根本是空穴來風的臆測。」

「希望如此……讓我查出你隱匿事實，我不會筆下留情。」

「這是你的工作，我能體諒。」

「真是難應付的傢伙，我會再打給你。」

電話掛斷。

龍崎雖故作鎮定，心臟卻跳得厲害。

把案子變成懸案……？

儘管是荒謬的臆測，但無法全然否定其可能性。身爲報社的社會部部長，福本的管道肯定不少。警視廳與警察廳內部稱不上團結，往往會有不滿分子走漏風聲。

福本提及的「前例」，也是內部人士向媒體投書，告發警方刻意拖延辦案，引發軒然大波。

國松前廳長一案尚未過追訴期，搜查仍持續進行，難說會不會成爲懸案（註）。

然而，那確實是警界不願碰觸的瘡疤。

一九九五年，警察廳長國松孝次遭到槍擊，搜查總部由公安部長指揮，設於南千住署。此案歸公安部主導而非刑事部，乃因大多數意見認爲是奧姆眞理教策畫的恐怖活動。偵辦過程中，警方鎖定一名姓小杉的巡查長。經搜查總部偵訊，小杉招認「對國松廳長開槍的就是我」。有人投書各大媒體揭發此一內幕，社會大眾一片譁然。公安部長起初聲稱是「不實指控」，最後承受不住輿論的壓力，才承認小杉巡查長的自白確有其事。

於是，警界高層將隱蔽案情的責任全推給當時的公安部長，施以調職處分。

龍崎凝望著伊丹。

那傢伙該不會重蹈覆轍吧？莫非他認爲這是警界的作風？向前例看齊，是大部分官僚的做事方法。可是，只循舊法而不知變通，就是愚蠢的官僚。

註：國松前廳長暗殺一案已於二〇一〇年過追訴期，本書二〇〇五年於日本出版，當時尚未成為懸案。

伊丹彷彿察覺龍崎的視線，驀地轉過頭，對上龍崎的目光。

龍崎努努下巴，示意伊丹過來。伊丹皺起眉，無奈地向周圍主管道聲抱歉，起身走到龍崎身旁。

「搜查總部很忙，我沒空陪你聊天……」

伊丹顯得心浮氣躁，跟平常的形象完全不同。

「我剛和福本通過電話。」

「福本？東日的社會部部長？」

「沒錯，他說你打算把這案子搞成懸案。」

伊丹瞪大眼，頓時有些手足無措。他迅速瞥向兩旁，嚴肅低語：

「那不過是新聞記者的臆測。」

「我也希望如此……但記者的情報蒐集能力不容忽視。」

伊丹滿布血絲的雙眸盯著龍崎，額頭泛出汗水。

「你跟我來。」

伊丹轉身邁步，龍崎隨即跟上。一踏出搜查總部，等著打探消息的記者便一擁而上。

「警方爲何帶回一名現役警察？」

「凶手是警察的可能性有多高？」

記者紛紛詢問，伊丹大吼：

「他是參考證人！你們看到參考證人都當凶手嗎？」

見伊丹發飆，龍崎頗為詫異。伊丹一向對媒體十分友善，配合度比龍崎高上許多，此刻竟惡言相向。

「警察廳官房的課長、警視廳刑事部長，兩位在討論什麼事情？」另一名記者問道。

記者這種生物，即使挨罵也不會退縮。

「我說過，純粹是來探望老友……」龍崎隨口回答。

伊丹繞了一陣，找到一間空的偵訊室，領著龍崎走進去。偵訊室裡的擺設單調，四面水泥牆圍著一張鐵桌，桌上空無一物。連續劇裡總會放盞檯燈，與現實不符。

偵訊室內不會擺任何能當武器的物品，包含菸灰缸。當然，警察也不會讓嫌犯吃豬排蓋飯，因為碗公可能變成武器。

伊丹在鐵桌對面坐下，通常那是嫌犯的位置。龍崎則刻意挑了較遠處的紀錄員座位。

「別在搜查總部亂說話。」伊丹開口。

「告訴我真相。」

伊丹緊盯著龍崎。

「你不是早就知道？不然你幹嘛來搜查總部？」

龍崎備受衝擊。原來，伊丹真的計畫把這案子變成懸案……

如福本所言，警方打算依循前例。

「太愚蠢了……你想重蹈國松前廳長一案的覆轍？」

「只要能守住警察的名譽，同樣的事情做再多次也無所謂。」

「你該不會忘記那案子的下場吧？內部人士向媒體投書，導致眞相曝光，擔任搜查總部長的公安部長遭調職處分。」

「但小杉巡查長沒被起訴，案子始終沒破。」

龍崎一聽，登時怒火中燒。

龍崎很少爲工作動氣，此刻卻氣得想揍伊丹一拳。

無關道德問題，龍崎氣的是伊丹的愚蠢。

「你眞的認爲，隱蔽實情能守住警察的信譽？這樣只會得到反效果，難道國松前廳長一案的教訓還不夠？」

「對於那案子，有些人的看法與你不同。」

「什麼意思？」

「當時媒體雖然罵翻天，但小杉巡查長終究沒被起訴，供詞也因警方堅持可信度太低而未採用。」

「那又怎樣？」

「原本連警視總監、副總監、警察廳高層都有丟官的危險，後來傷害縮小成警視總監下台、公安部長調職處分。換句話說，隱蔽案情仍有效果。」

「調職處分」一詞實在好用。一般人聽了都會認為是受到懲處，但這跟免職不同，只不過是換個位置坐。或許伊丹已有遭調職處分的覺悟。

這種退而求其次的心態，讓龍崎更加憤怒。

「保護警界高官，就是保護警界嗎？」

「有時兩者是相等的。」

「不，那樣對警界絕無好處。」

伊丹搔搔頭。「成熟一點吧，龍崎。不論哪個國家的組織都各有祕密，凡事不會只有光明面。」

龍崎一聽，益發怒不可遏。人們違背原則時，往往愛拿「成熟」當藉口，替自己辯白。

「你做了最愚蠢的選擇。現在反悔還不遲，快認眞進行搜查，合併綾瀨署與大森署的搜查總部，減少人力浪費。」

「你沒資格命令我。」

「這不是命令，是忠告。」

「我不接受，決策不會改變。」

龍崎不知不覺站起身，伊丹依然端坐著。

「決策是你下的，你當然能改變。」

伊丹詫異地望著龍崎。

「確實，搜查總部的最高負責人是刑事部長。但你認爲，我有權決定這種事嗎？」

「意思是，這是上層的指示？」

「嚴格講也不算上層……」

「不是警視廳，而是警察廳？」

「對。警視總監猶豫不決，此事僅有副總監參與。警務部已著手調查涉嫌重大的大森署員警，但不是要追究刑責，而是爲了隱匿身分。」

「連負責取締警察風紀的警務部，也成爲幫凶？」

「這有什麼好驚訝的？」

「你們想逼涉嫌的警察翻供？」

「若他不翻供，讓供詞缺乏可信度就行。譬如在荒川找不到手槍，大眾便會起疑。」

「要是找到怎麼辦？」

「不可能。」伊丹疲憊地應道。

「這也是警察廳的主意？」

「可以這麼說。」

「你們故布疑陣，讓供詞缺乏可信度，好繼續尋找其他嫌犯。但不管怎麼找，都不可能找到其他嫌犯，因爲當初招供的現役警察就是眞凶。然後，等追訴期一過，就成了懸

案？」

「十五年聽來很長，其實轉眼就過，何況人事異動也會助我們一臂之力。十五年之間，隨著幾次輪調，我說不定會把這案子忘得一乾二淨。負責偵辦的員警歷經調動或退休，便難再見面。而新聞記者，同樣不免會調職或退休。」

「沒那麼容易忘記。」龍崎反駁，「一旦食髓知味，便會犯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徹底腐化。」

「這叫經驗累積。」

「下指示的是警察廳哪個單位？」

「刑事局，現在大概連官房也參了一腳。」

牛島參事官提過，要與刑事局的人及首席監察官開會，恐怕那就是拉攏官房當共犯的會議。

「別理那指示。」龍崎繼續道：「你剛不是說，要按照正常程序起訴那名警察？」

「搜查總部人多耳雜，當然不能亂講話。」

「立刻將他移送！」

「這可是警察廳刑事局的決策，我怎敢違背？」

「爲什麼不敢？你才是搜查總部的最高負責人。」

「無視警察廳的指示，我的位子就不保了。況且，地方警察機關違背中央的命令，警

察組織的秩序如何維持？縣警本部層級的單位恣意妄爲，會造成日本警察制度瓦解。」

「錯的命令沒必要遵守。」

「只有你認爲是錯的。」

「怎麼想都是錯的。警方隱蔽凶手，才眞的會讓警察制度瓦解。」

「不是隱蔽凶手，只是針對供詞的可信度詳加調查。」

「即使找到手槍，你們也會當成沒找到。」

「我說過，不可能找到手槍。」

「你一定是派手下去錯的地方吧？員警們的辛勞眞是太沒價值了。」

「不關你的事。」

「要是讓媒體知道，小心吃不完兜著走。屆時，警視總監和警察廳刑事局長也難逃下台的命運。」

「別被知道就沒事。」

「東日的福本已隱約察覺。」

「就算聽到小道消息，沒證據媒體不敢亂報。打死不承認就行。」

「一定會有媒體揭發的，不見得是報紙，也可能是電視節目或週刊雜誌。」

「媒體沒膽和警察作對。」

「你太天眞了，北海道警察本部盜用公款案，正是電視節目報出來的。媒體絕不是忠

實的狗，難保不會狠狠反咬一口。警察廳的廣報室歸我管，聽我的準沒錯。」

「此事沒有商量的餘地。」伊丹充血的雙眼睨著龍崎，「不久後，你也得加入我們的行列。聽著，警察廳與警視廳不密切合作，是無法讓這連續凶殺案變成懸案的。再不願意，你都必須咬著牙行動。」

眼下阿久根刑事局長、官房長、牛島參事官及首席監察官正在開會，或許伊丹並非危言聳聽，但官房長和參事官不見得會苟同刑事局的手段。

「我相信官房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沒錯，採納刑事局的決策就是正確的判斷。爲了守住警察的威信，有些事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隱蔽事實反而會讓警察的威信掃地，你還想不透？」

「你說的是正道，但這社會有時正道是走不通的。」

「我最無法忍受這種言論。正道走不通，就是社會的錯。」

「這是事實，對錯並不重要。」

如今時間緊迫，不能繼續耗在沒交集的爭論上。

「伊丹，快清醒吧，你正要做一件絕不能做的事。」

伊丹的眼神愈來愈空洞。「你不也爲兒子惹的禍煩惱不已？」

「坦白講，我考慮過隱蔽兒子吸毒的罪行。」

「那就對了，你為家庭及警察廳保守祕密，我則是為警視廳與警察廳……不，為全國的警察保守祕密。」

「不過，我決定不選擇這條路。」

伊丹一臉錯愕，「什麼？那你打算怎麼辦？」

「讓兒子自首才是上策。只要自首，減刑的機率很高。」

「那你的家人呢？你不是可能與大阪府警本部長成為親家？」

「我會跟女兒好好解釋。」

「光靠解釋是無法解決的。她說不定會懷恨一生，永遠無法原諒弟弟，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

「我明白，但犯罪就得接受制裁。我是警察官僚，更須以身作則。」

「不止家人，你這樣還會拖累警察廳。」

「事情已發生，就無法逃避。或許會給警察廳添麻煩，不過我會負起責任。」

伊丹圓睜雙眼。「負起責任？你曉得這句話的意義嗎？」

「當然，我恐怕無法繼續待在目前的職位。但法律上，親人犯罪不構成公務員免職的條件。」

「這不單是法律的問題，還牽扯到你的敵對勢力及競爭對手。他們肯定會落井下石。」

「我對廳內的派閥鬥爭與角力一向沒興趣。」龍崎吐露心聲，「唯一的遺憾，便是失去好不容易獲得的課長權限……」

「那就聽我的吧。」

「不行。既然知道你們打算把案子搞成懸案，我更不能隱蔽兒子的罪行，否則就沒立場批判你們了。」

「意思是……」伊丹應道：「你打算與我們爲敵？」

「不，我要說服你，把你拉到我這邊。」龍崎回答。

15

龍崎率先踏出偵訊室，返回搜查總部。他走到窗邊，打電話給廣報室的谷岡。

「幫我瞧瞧，刑事局和官房的高層是否還在開會。」

「請稍等。」電話進入等候狀態，谷岡似乎正派部下去查看。不久，電話重新接通。

「會議仍在進行中。」

「氣氛如何？」

「咦？」

「會議的氣氛。」

「由於沒辦法進入會議室，不太清楚……」

「我必須知道他們開會的狀況……」

「假如有向參事官或官房長傳話的機會，我便能趁隙觀察……」

龍崎思索片刻，應道：

「好……你遞張字條給參事官，就寫『東日已察覺懸案計畫』。」

「這是什麼意思？」

「你照做就是，記得立刻回報。」

「瞭解。」

龍崎掛斷電話。

伊丹不知在偵訊室想些什麼，此時才回到搜查總部。他神情恍惚，恐怕已無法冷靜判斷事態。

剛發現邦彥吸毒，龍崎也一度失去冷靜，幸好理智及邏輯思考拯救了他。不合道理的事情，當然不管怎麼想都得不出結論。

伊丹大概也不認爲隱蔽案情是正確的做法，只是遵照警察廳刑事局的命令而已。

但龍崎不禁懷疑，警察廳眞的會下這種命令嗎？

此一內幕曝光，警察廳高層便得全體下台。冒這樣的風險，根本不划算。要是擔心前途，不是更該將嫌犯爲現役警察一事公諸於世，正面承受社會的反應？

把案子搞成懸案，這方法愈想愈不切實際。到底是誰下的指示？又是怎麼說的？

驀地，龍崎腦中浮現刑事局搜查一課課長坂上那扁平的五官。

若是那傢伙，不無可能……

想到這裡，龍崎的手機響起，是谷岡打來的。

「會議的氣氛十分平常。」

「沒有爭執？」

「看不出跡象。」

「每個人都很平靜？」

「是的，沒什麼異狀，不過……」

「不過？」

「參事官看完字條，狠狠瞪了我一眼。見他反應那麼大，我也嚇一跳。」

「我知道了。」

「那字條是什麼意思？」

龍崎猶豫著該不該說出眞相。谷岡是個盡責的部下，但難保不會背叛。到底能不能當成自己人，必須審愼評估。

若龍崎因邦彥的事遭到降級，不曉得谷岡會有何反應？這點也得納入考量。

伊丹似乎把龍崎當成不知世間醜惡的理想主義者，龍崎頗不以爲然。對於廳內派閥鬥

爭的狀況，龍崎的情報相當靈通，絕非不知世間醜惡。只不過，他認爲眞理與原則更重要。此外，龍崎也不認爲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從不追求空泛的理想，而是將原則建立在鞏固的基礎上。

「電話裡不方便解釋，有機會再告訴你。」龍崎對谷岡說道。

「好的。」

龍崎掛斷電話。

谷岡絕不是笨蛋，看過字條內容，大概也猜得到是怎麼回事。特地詢問，只是想測試龍崎是否信任他吧。

谷岡的回覆隱含兩項重要情報。

第一，刑事局與官房之間並未發生衝突。

第二，參事官看到字條後反應激烈。

綜合這兩點，可知刑事局與官房已達成「設計懸案」的共識。

龍崎心想，參事官應該馬上會打電話來。既然官房支持「懸案」決策，肯定無法忽視字條的內容。

果然，牛島參事官在三分鐘後來電。

「那字條是什麼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你知道這件事？」

「我不是傻子，何況身在這個職位，想不察覺也難。」

「你自認是聰明人？」

「至少不會笨到做出愚蠢決定。」

「快回來，把東日的事情說清楚。」

「我想繼續待在這裡，掌握搜查會議上的情報。」

「搜查會議不重要，你應該明白。」

言下之意，接下來的搜查行動都只是做做樣子。龍崎不能容忍這種事發生，卻無法反抗，只好乖乖聽話。

「瞭解，我立刻回去。」

結束通話後，龍崎走到伊丹身邊。

「我得回警察廳一趟。」

伊丹臉色登緩，似乎巴不得龍崎快離開。

龍崎內心有些痛快。

小時候，龍崎對伊丹和他的跟班避之唯恐不及。一看到他們，就渾身不舒服。如今伊丹感受到的壓力，搞不好與當年的龍崎一樣。

龍崎很清楚，他一直無法揮別伊丹造成的陰影。為了永遠不再受伊丹那種人欺負，他

下定決心成爲社會的成功者。而想成爲人上之人，就必須收斂情緒，當一個理性的人。
「搜查工作交給我，想要情報，隨時聯絡我。」伊丹說道。
「那可不行。」龍崎回答：「電話裡講不清楚。何況搜查工作交給你，我不安心。我會再來叨擾。」
伊丹無言以對。
龍崎走到門口，戶高恰巧進門。一看見龍崎，戶高尷尬地別過頭，大概以爲龍崎早回去了。
龍崎也幾乎忘記戶高這個人。
擦身而過時，龍崎問：「你也是搜查總部的一員？」
「呃……是的……」
「爲何剛剛說不曉得搜查總部的位置？」
「那是因爲……」
戶高張口結舌，找不到藉口，悻悻撇過頭。
「以後我會常到搜查總部露臉，請多指教。」
戶高一驚，驀地轉回頭。
龍崎沒理會，兀自邁步前行。
那樣的刑警多如牛毛。身處基層卻升遷無望，只能一輩子待在辦案現場。好的，會成

爲獨樹一格的老練刑警；壞的，會把欺負後進當生活目標。

好的少，壞的多。

搭上計程車後，龍崎繼續思索。

犯下連續殺人案的大森署員警，到底是怎樣的警察？

想必是個認眞的警察吧。正因認眞過頭，才會在接觸犯罪者的過程中，對社會現狀產生反感。

起初或許只是正義感作祟，莫名對現代的年輕人不滿，這是相當正常的情緒。

年紀愈大，愈看不慣年輕人的言行舉止。年長者總是不記得自己年少輕狂的行徑，一味排斥年輕人的說話方式、服裝及髮型。龍崎心想，這大概是人之常情吧。不管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都有同樣的現象。

正義感作祟不是什麼問題，主張社會正義並非錯事。

然而，該現役警察在辦案過程中認識受害者與加害者，這就麻煩了。此一情況已不是單純的正義感作祟，而是個人的憎恨情緒，也許還帶點職業上的責任感。

好不容易逮捕的惡徒，僅僅關了數年便重獲自由，大搖大擺地回歸社會。

的確，日本的量刑偏輕。在中國人心目中，日本簡直是犯罪天堂。

許多在中國會判死刑的罪，在日本只要關五年。外國犯罪者逐年增加，便是因這些人都曉得日本的量刑比母國輕。

此外，日本警察鮮少拔槍，外國犯罪者亦相當清楚這一點。

未成年者也一樣，他們知道成年前不管殺人、強姦都不會被判重罪。

換句話說，外國犯罪者及不良少年根本不把日本警察放在眼裡。

犯案的警察恐怕常爲此感嘆不已吧。既然警察的行動受到法律嚴格箝制，乾脆以一般市民的身分替天行道，制裁凶犯。這樣的動機不難理解。

日本的警察確實不被人們放在眼裡。

然而，或許這才是健全社會的正常現象。

像舊蘇聯那樣的警察國家是最好的反例。惡名昭彰的KGB曾讓人民活在恐懼的陰影中，如今更名爲FSB（註），似乎打算漂白形象，但作風一樣是恐怖統治，與過去並無不同。

不提外國的例子，二戰時期，日本簡稱「特高」的特別高等警察，同樣嚴厲打壓人民的言論自由。

相較之下，警察不被放在眼裡的社會實在健全得多。

只是，警察可以不被放在眼裡，但不能被鄙視。近年警界醜聞不斷，包含盜用公款案在內，已令警察的聲譽搖搖欲墜。

往後絕不能再發生影響警界名譽的事。在這一點上，龍崎與警察廳刑事局的立場是一致的。

遺憾的是，刑事局的實際做法卻是企圖掩蓋真相，與龍崎的期望背道而馳。那樣一定會弄巧成拙，龍崎看得很明白。

刑事局天真地以為瞞住媒體就沒事，但那根本是掩耳盜鈴。東日的福本已嗅出陰謀的氣味，便是最佳的證明。

伊丹說，國松前廳長一案最後下台的人數比預期少，隱蔽計畫算是成功了。但龍崎認為，兩者不能相提並論。

該案的受害者是警察廳長，相當於警界的老大，並非一般人。何況，國松前廳長奇蹟地撿回一命，後來復歸原職。

可是，這次三案的受害者雖曾犯罪，卻是一般市民。

況且，大眾對連續殺人案的觀感不同。隱蔽計畫萬一露餡，媒體抨擊的火力肯定遠遠超過國松前廳長一案曝光當時。

如此一來，警察將徹底喪失威信。絕不能放任這樣的事態發生。

刑事局和伊丹把事情想得太過簡單。

無論如何，龍崎都要阻止他們把這案子搞成懸案。無關良心問題，也無關模範生的道

註：KGB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在舊蘇聯時代是相當於美國中情局的組織。蘇聯瓦解後變更為FSB，即「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德感，而是出於憂心失根的危機意識。一旦警察威嚴盡失，警察官僚必將遭到歧視。學生時代犧牲一切才換來的地位，不能眼睜睜看著它失去價值。

返回警察廳，龍崎立刻前往牛島參事官的辦公室。一眼便可看出，牛島參事官的心情差到極點。

「太慢了！」牛島參事官劈頭就罵：「你在打什麼混！」

「我已盡快從大森署搭計程車趕回來。」

「解釋清楚，東日怎麼回事？」

「東日察覺，警方打算把案子搞成懸案。」

「別胡言亂語。」牛島參事官瞪著龍崎，「誰要把案子搞成懸案？」

「伊丹接到刑事局的指示。」

牛島悶哼一聲。「他們只是想讓參考證人在說話前先恢復冷靜。根據消息，參考證人被帶回署裡後一直處於亢奮狀態。」

「參事官，你相信這種說詞？」

「不信，對我有何好處？況且，訊問過程或許有違法行爲，警務部的監察員已著手調查。」

龍崎十分詫異。警視廳警務部調查的目標，竟是負責訊問的員警，而非該涉嫌警察。凡是訊問，難免會有些瑕疵。抱著雞蛋裡挑骨頭的心態審視，一定能找到違法的部

分。輕微的違法行徑平常不構成問題，如今他們卻想藉以讓供詞失效。

這不是律師才幹的伎倆嗎？

「多麼愚蠢的決策。」龍崎應道：「計畫敗露，廳長以下的官僚都沒有活路。」

「確保祕密不會曝光，是你的工作。至於如何決策，不關你的事。」

「總得有人做出正確判斷。」

「我說過，決策不是你的工作。告訴我詳情，東日到底知道多少？」

「社會部部長福本直接打電話給我。」

「該死……」牛島低聲咒罵：「社會部部長親自出面，恐怕有些棘手……有沒有辦法跟對方談條件？」

「談條件？」

「賞他一點甜頭，要他閉嘴。這對你們廣報室不難吧？」

「不可能，案子太大了。」龍崎回答。

「不可能也得試。你不做，我叫廣報室長谷岡做。」

言下之意，是要吸收谷岡，將龍崎排除在外。龍崎心想，你們辦得到就試試看吧，谷岡絕不是東日福本的對手。

「東日既然掌握到消息，其他報社大概也一樣。懸案計畫不可能像刑事局和警視廳設想的那般順利。」

「這麼說，刑事局失算了？」牛島沉聲道。

龍崎點點頭。「這決策根本是錯的。現役警察坦承犯行，他們居然打算依循前例如法炮製，那是無能官僚的做法。」

「你是指國松前廳長槍擊案？」

「是的。」

「無能官僚……」

牛島的語氣帶著一絲愉悅。刑事局長阿久根是牛島的死對頭，龍崎的批評恰恰說進牛島的心坎。

「但指令已下，沒辦法收手。」牛島繼續道。

「非收手不可，現在補救還來得及。」

「刑事局肯定會一意孤行。」

「我們官房抓住主導權就沒問題。」

「反正刑事局搞砸，得自己收拾爛攤子。」

「這關係到全警察廳。若刑事局失敗，我們也會跟著遭殃。」

「不然你有什麼辦法？」

「只要曉得是誰對伊丹下那荒唐的命令，我就能處理。」

「誰是無能官僚，你應該猜得到吧？」

「搜查一課課長坂上？」

「名字不能從我嘴裡說出。」

牛島參事官沒否認，等於是承認了。

「排除他即可。換句話說，就當沒人下達製造懸案的指示，純粹是伊丹會錯意，要他立刻改變方針。」

「刑事局可不會保持沉默。」

「我們的判斷才正確。我再強調一次，媒體一旦挖出眞相，廳長以下的官僚都得鞠躬下台。現在已有報社察覺刑事局的陰謀，爲今之計，只能盡快對外公布案情。」

「若媒體發動砲火，誰要去擋？總不能找廳長出面吧？刑事局就是害怕事態這麼發展。」

「不能光是害怕，必須想出因應對策。」

牛島沉吟道：「我可不想扮黑臉，寧願讓刑事局放手去幹，橫豎後果他們承擔。」

「不，刑事局想得太簡單，計畫絕不可能成功。」

「不然你要扮黑臉嗎？」牛島反問。

言下之意，是認爲龍崎只會講風涼話。

龍崎思索片刻，回答：「由我出面，或許是最妥善的選擇。」

牛島一雙大眼睜得更圓，「你是認眞的？」

「當然，總務課一向負責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搞不好整件事只有你成為箭靶。何況，你忤逆刑事局的決策，刑事局不會聲援你。」

龍崎嘆口氣，「我早有覺悟。」

「不可能……哪個公務員能有這種覺悟？這可攸關公務員的死活。」

「反正我已前途無望。」

「怎麼說？你和伊丹起了衝突？」

「不，是我的私事。」

「私事？」

「講白一點，是家人闖了禍……」龍崎坦言，「我發現兒子吸毒。」

牛島驚訝得說不出話，兩人沉默片刻。

「竟然有這種事……現役警察闖禍，官僚的家人也闖禍……你打算如何處理？」

「讓他自首。目前事情尚未曝光，只要自首，多半能減刑。我兒子未成年，審判不會對外公開，名字也不會公布。」

「尚未曝光？」牛島露出狡獪的眼神，「目前有誰知道？」

「參事官，我曉得你的意思，但我不打算隱蔽此事。就像現役警察犯下的連續殺人案，隱蔽絕不是最佳手段。」

「你可能會丟掉飯碗。」

「我翻遍法律條文，沒一條寫著『家人犯法，公務員應予以免職』。」

「或許吧……但目前的職位肯定不保。」

「所以說，我早有覺悟……」

牛島凝望著天花板，再度低喃：

「竟然有這種事……」

16

牛島顯然決定保持緘默。這很合理，接下來說出任何話，都可能危及自身的立場。

龍崎再次造訪大森署的搜查總部。此時已是傍晚，伊丹還沒離開，神色卻益發焦躁。一看見龍崎，更是愁眉苦臉。

龍崎走近伊丹，周圍的搜查總部主管又站起。龍崎沒理會，只道：

「我們得談談。」

伊丹滿臉疲憊，雙眼無神，彷彿沒聽懂龍崎的話。

半晌，伊丹才開口：「好，到旁邊。」

伊丹指著無人的角落，龍崎點點頭，跟著移動腳步。

伊丹拉過一張鐵椅坐下，龍崎依然站著。

「我剛跟牛島參事官達成共識。」

「參事官？」伊丹一愣，「官房想幹麻？」

「奪回這案子的主導權，刑事局的做法是錯的。」

伊丹愕然望著龍崎，臉色逐漸泛紅。

「喂……別把這事捲進警察廳的權力鬥爭。」

「這不是權力鬥爭。」龍崎回答。

「官房不滿刑事局的做法，打算從中作梗，不是權力鬥爭是什麼？」

「打算從中作梗的不是官房，是我。官房原要與刑事局攜手合作。」

「你這麼做有何好處？」伊丹不耐煩地問。

「眞正的官僚不該計較得失，應思考如何讓組織發揮最大效率。」

「你那麼想害人下台？」

「恰恰相反。這樣下去，以警察廳長、警視總監爲首的主管將無一存活，警界的威信也將蕩然無存。」

「媒體或許會炒作一陣子，但撐過一段時間，大眾便會慢慢淡忘。」

「你太天眞了。近年警察的聲望早就搖搖欲墜，再繼續墮落，導致犯罪率增加、破案率下滑，日本將成爲犯罪天堂。」

伊丹搖搖頭，「我幫不上忙。」

「沒那回事，只有你能化解危機。」

「你要我違逆警察廳刑事局？你認爲我敢嗎？」伊丹恨恨道。

「我沒叫你違逆刑事局。」

「不然呢？」

「告訴我下令的是誰。」

伊丹皺起眉，似乎起了戒心。

「問這幹嘛？」

「別把對方的話當警察廳命令，當是他的私人建議就好。」

伊丹瞪著龍崎，「意思是，要我裝傻，佯裝沒接到命令？」

「嗯，根本沒有命令。只是一時溝通不良，你會錯意。」

伊丹眼中燃燒著怒火。「走到這一步，這種推託之詞有用嗎？何況，我並非被迫接受命令，我也認爲這是最妥善的處理方式。」

「你的判斷有誤，快醒悟呀。現在還不遲，告訴我下令的是誰。」

「我不能說。既然是警察廳內部的問題，你大可自行調查。」

「沒那種時間。拖得愈久，事態惡化得愈嚴重。我再強調一次，刑事局的人判斷出錯，眼下還來得及讓那傢伙獨自承擔。要是你隨那傢伙的謬論起舞，後果將難以收拾。」

伊丹瞥向主管席，似乎是擔心龍崎的音量太大。

「謬論？你的發言才是眞正的謬論。刑事局的想法比你成熟得多。」伊丹回望龍崎。

聽到這種話，龍崎總是很火大。說到底，不過是替墨守惡習找藉口。

「想法成熟？別笑掉我大牙了。你眞是一點也沒變。」

伊丹大感愕然，「什麼意思？」

「你老是派跟班出馬，躲在背後看好戲，從不肯弄髒自己的手。」

「喂，你扯到哪去？」

龍崎察覺自己變得異常激動。不知爲何，一提到小學的事便無法保持冷靜。

「你的跟班欺負我，你卻笑嘻嘻地在一旁看著。沒錯，老師喜歡你，同學也仰慕你，所以你不敢弄髒雙手。你從小就心機深沉，根本完全沒變。」

伊丹瞪大雙眼，龍崎仍滔滔不絕：

「嘴上說奉行親力親爲，其實你只是享受在辦案現場受到吹捧的感覺。和記者有說有笑，便以爲媒體都喜歡你。但我得再警告你一次，太小看媒體，總有一天會吃大虧。」

「等一下……」伊丹一臉茫然，「怎麼突然提起小學的事，你精神狀況還好吧？我的跟班欺負你？一定是你弄錯了。」

「不，正因被你的跟班欺負，所以我不想在課業上輸你。」

「小學時，我自認比不上你，相當欣賞你，說尊敬也不爲過。但你一直不理我，我只

好設法製造和你交談的機會……」

「每個人都有一套理由。欺負人的一方永遠不明白被欺負的一方心裡多難受。」

「這叫被害妄想。」

「不，那是實際發生過的事，只是你不記得而已。」

伊丹露出複雜的表情。

「等等，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

明知已偏離話題，龍崎仍無法平息激動的情緒。

「不，這才是問題的本質。什麼成熟的想法，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迂腐官僚主義。眼前需要的不是尋求自保的旁門左道，而是如何將傷害降至最低的正確危機管理觀念。」

「危機管理？」

「對，警界正面臨重大危機，一旦下錯決斷，誰都無法倖存。」

「如你所言，我們需要高度的判斷力，所以我才遵從警察廳刑事局的指示。警察廳存在的價值，不就是正確地下決斷？」

「警察廳也有無能的公務員。若服從無能公務員的愚蠢命令，警察組織將毀在你手上。」

「無能的公務員？他算是你的同事，不必講得這麼難聽吧。」

「無能就是無能。才能與善惡不同，可以客觀評價。」

「坂上也是很努力的……」

「果然是第一課課長坂上下的令？」

「你早猜到了吧？」

「我必須確認。」

「爲什麼？」

「聽著，懸案計畫只是坂上的痴心妄想，你毋須理會。」

「你沒有權限這麼說。」

「這不是權限的問題。所謂的危機管理，就是在不斷變化的局勢中，由最能做出正確判斷的人下達指示。」

「那就是你嗎？眞是自大的傢伙。」

「這不是自大，只有我的立場能冷靜判斷情況。」

「什麼意思？」

「只有我不必顧慮後路，畢竟想了也沒用。」

「等等……」伊丹皺起眉，「是指你兒子的事嗎？我不是要你隱蔽就好？」

「我不能，理由跟你們不能隱蔽連環命案的眞相一樣。將一切攤在陽光下，才能讓傷害降至最低。一旦耍了詭計，便得想出其他詭計來掩蓋，第二次的詭計會比第一次耗費更多心力，如此連鎖反應，問題會像滾雪球般愈滾愈大。屆時，大夥肯定會後悔，還不如當

初就說眞話……」

「但政治手腕也是必要的。不管哪個國家，祕密與陰謀在政治的世界都是家常便飯。明白嗎？這世界光靠清廉是無法運轉的，有時也需要權力介入與卑劣的戰術。」

「清不清廉，對我並不重要，我只在乎組織的危機管理。無論如何，我們得以傷害最小的方式度過難關。別理會坂上課長的命令，按正當程序逮捕、移送凶手，明天立刻召開記者會，公布現役警察招供的消息。」

伊丹的視線在搜查總部內緩緩游移，不知在思索些什麼。龍崎似乎能體會他的心情。

「我猜，其實你很想這麼做。你不願辜負眾多員警的辛勞，對吧？」

伊丹的目光移回龍崎身上。

「你剛剛說，我到這裡只是喜歡受吹捧的感覺？太過分了。」

龍崎點點頭，「或許吧。」

「我喜歡這份工作。」

「你也提過，高級官僚經常調職。反正你這刑事部長的位置也坐不久。」

伊丹沉吟半晌。「也對，假如我乖乖閉著嘴，搞不好會被調進警察廳做枯燥的辦公室工作。此時賭一把，或許能繼續留在辦案現場。」

龍崎心想，這倒是杞人憂天了。你是私立大學畢業，不太可能進警察廳，頂多在各縣警本部來來去去。不過，龍崎當然沒說出口。

龍崎接著又想，那我自己呢？

即使逃過免職處分，仍免不了遭降級。

「依你的預測，召開記者會後，事態會怎麼發展？」伊丹問。

「現役警察是連續命案的凶手，社會上大概會喧騰一陣子。警察廳必須與警視廳攜手合作，全力查明案情，並在不侵犯嫌犯隱私權的前提下盡量公開情報。」

「討好媒體？」

「或許還得跟媒體談條件。例如東日的福本，他提過要舉辦關於未成年罪犯量刑問題的專題活動，這應該有助緩和大眾對警察的反感。」

「他有此念頭，是在得知凶手是現役警察前，如今恐怕已失去興趣。」

「所以得給點甜頭。在你召開記者會前，我先向他透露風聲。」

「你要送他獨家消息？但警察廳追究下來，你會惹上麻煩。」

「我不在乎，反正我早有扮黑臉的打算。」

「見我召開記者會，坂上肯定會大發雷霆。」

「別擔心，我來當你的避雷針。」

「你不過是個總務課長，何必做這些事？」

「若不是兒子吸毒，我也會裝聾作啞吧。」

「因爲兒子吸毒，你乾脆自我放棄？」

「恰恰相反，我學到不少事情。一旦遇上危機，人往往很難維持冷靜，但冷靜應對才是不二法門。因應對策是否迅速、妥善，將決定傷害的大小。」

伊丹深吸口氣。「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要考量的事很多，無法立刻給你答案。」

「時間緊迫。」

「至少讓我思考一晚。反正，要召開記者會也是明天早上。」

龍崎點點頭，「好吧。」

伊丹回到主管席。

看著伊丹的背影，龍崎暗想，伊丹不是笨蛋，應該會做出正確的決定。但如同伊丹所言，最大的問題出在坂上。那傢伙發現伊丹違背命令，不曉得會有何舉動，得防患未然。

龍崎取出手機，打至警察廳刑事局，要求坂上聽電話。

「官房的總務課長找我有何貴幹？」

「那起連續凶殺案，聽說該現役警察已全部招供？」

「這與總務課無關，要我講幾次？」

「不，事關重大，官房決定接手處理。」

「咦？我可不知情。當初開會時，官房的人根本沒提過。」

「事態隨時在變化。」

「再怎麼變，也輪不到總務課長出面。」

「總務課負責官房的實際運作，何況公關也是總務課的職責之一……」

「所以，你到底想幹嘛？」

「你向警視廳刑事部長提出的個人意見，將不會被採納。若有任何不滿，請直接告訴我，別找警視廳麻煩。」

「你在說什麼啊？」

坂上似乎一頭霧水。

「製造懸案是相當愚蠢的主意。」

兩人沉默片刻。

「愚蠢？你懂什麼！聽著，刑事局與官房已開會達成共識，你跟我囉嗦，事情也無法改變。」

「那並非正式會議，包含懸案計畫在內，決議不具任何效力。我強調過，事態隨時在變化。」

「哼，我不曉得你哪來的自信，但警察廳的決策不會更動。」

「重申一次，就算你心有不滿，也不准找警視廳麻煩，請直接找我談。」

「你以為你是誰？」

「官房的總務課長。」

龍崎掛斷電話。

坂上原就討厭龍崎，這下一定會將憤怒的矛頭指向龍崎吧。

他成了名副其實的「避雷針」。

即使坂上採取報復手段，龍崎也不怕。反正邦彥闖了禍，他本來就不可能全身而退。何況，牛島參事官已撒手不管，坂上愈高調，立場只會愈糟糕。

「接下來……」

龍崎將手機放進西裝內袋。

該處理最棘手的問題了。

回家後，得說服家人讓邦彥自首才行。

17

龍崎打電話告訴總務課員他會直接回家，並於晚上九點多離開搜查總部。負責辦案的員警在八點紛紛歸來，隨即開起搜查會議。

員警拚命想找出推翻涉案警察供詞的物證，可惜注定徒勞無功。會議氣氛沉悶，伊丹雙手交抱胸前，陷入沉思。爲了讓員警辛苦得有價值，最好盡快將眞相公諸於世。搜查會議還沒結束，龍崎便悄悄先走一步。守在會議室外的記者，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發問。

「請等明天的記者會。」

丟下這句話，龍崎便不再理會記者。

眞是漫長的一天，龍崎筋疲力盡地坐在電車裡。然而，肉體雖疲累，精神卻異常緊繃。這種時候實在很想藉酒澆愁。

官僚中酗酒成癮的人意外地多。高級官僚不止工作繁忙，還肩負重責，若不喝酒，難以紓解壓力。不擅喝酒的，只能依賴安眠藥。

然而，到精神科或神經內科就診，一旦被上司知道，將對升遷造成不良影響。官僚的世界競爭激烈，一點小瑕疵都會遭放大審視。

精神強韌者跟精神脆弱者若其他條件差不多，任誰都會選擇前者。這也是官僚自殺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雖然亟需來幾杯，但得忍到今晚與家人談完話才行。想到要回家就一陣憂鬱，不過該做的仍得做，不能再拖下去。

龍崎煩惱著怎麼開口，差點忘記換車。從車站走向家門的路上，幾次想轉身回警察廳，心底卻十分明白逃避不是辦法。

氣溫回暖的五月夜晚，空氣中飄著花香，約莫是杜鵑吧。龍崎的住處位於都心，不像郊外住宅區，家家戶戶的庭院都綻放著花朵。杜鵑只開在公園裡。

見龍崎踏進家門，冴子和平常一樣立刻著手準備晚餐。

「飯晚點再吃，我有話告訴你們。」

「這麼稀奇，還以爲你只會『吃飯』、『洗澡』、『睡覺』幾句。」

「沒那回事，該說的我就會說。」

「你這人眞不懂幽默。」

「現下不是開玩笑的時候，邦彥在嗎？」

「遵照你的吩咐，一直待在房裡。欸，他該不會變成繭居族吧？」

「那也只到今天。美紀呢？」

「美紀應當也在房間。她今天去面試，比較早回家。」

「叫他們出來。」

冴子錯愕地看著龍崎，龍崎刻意避開她的目光。

冴子走出廚房，不一會兒便返回。不久，邦彥低著頭出現，一臉鬱悶。龍崎知道他其實不是鬱悶，而是愧疚。

「去客廳坐下。」

龍崎指著客廳沙發。廚房不是嚴肅談話的地方。

「看來是不得了的事情……」

冴子這麼說，仍是輕描淡寫的語氣。

沙發圍著桌子呈L形，冴子坐在三人座的一端，邦彥則坐在另一角，垂著頭不發一語，大概已猜到父親要談的事與自己有關。

過了好一會兒，美紀才穿著睡衣姍姍露臉。

「我明天得早起……」

美紀站在客廳門口，抱怨到一半便打住，似乎察覺氣氛不對勁。

龍崎心情益發沉重。他們若是總務課的部下，不知有多輕鬆。因為是家人，處理起來更是麻煩。

「去那邊坐。」龍崎指著沙發。

「位子太窄，我待在這裡就好。」

美紀走到餐桌旁坐下。

的確，那張沙發坐三個人有點擁擠，但讓美紀挨著龍崎坐也很怪。反正家裡不大，從美紀的位置能聽見龍崎講話，也看得到對方的表情。

龍崎於是侃侃道：

「爸爸要談的是邦彥的事。前陣子，爸爸撞見邦彥在抽菸，但那不是普通的菸，上面沾著海洛因。」

家人毫無動靜。龍崎發現反應不如預期，不禁有些納悶。難道他們沒聽懂？

「這是違反麻藥及毒品取締法的重大犯罪行為，不是說句『一時好奇』或『一時糊塗』就能獲得原諒，爸爸無法視而不見。」

邦彥一臉痛苦。冴子皺眉凝神細聽，美紀則面無表情，似乎有些生氣。

龍崎終於察覺家人反應不大的原因。他們不知如何面對家中有犯罪者的事實，一時無法體會其背後的意義。

龍崎接著道：「邦彥必須自首。只要在事情曝光前自首，就有減刑的機會。他雖持有、吸食毒品，但畢竟是初犯，使用程度輕微，時間也短，法官或許會從輕發落。邦彥未成年，審判不公開，亦不公布姓名。」

家人聽到「自首」一詞都難掩驚愕，漸漸從恍惚中清醒。這是犯罪者家屬的常見現象，起先茫然若失，隨著時間經過才慢慢接受事實。龍崎從未想過，這種情況會發生在家人身上。

說明來龍去脈還算輕鬆。龍崎已習慣說明犯罪事實與刑罰相關問題，只不過今天的對象換成家人。

冴子、美紀與邦彥都沒開口，大概是不曉得該說什麼吧。龍崎無法忍受沉默，只好繼續道：

「邦彥為了考東大而上補習班，但審判結果公布後，這些努力恐怕將失去意義。一旦遭判禁錮以上的刑罰，名字會在戶籍地的市町村公所犯罪者名簿裡保留十年。一般企業徵人時鮮少調閱犯罪者名簿，但高級公務員另當別論。這是一道窄門，犯罪前科會被視為極大汙點。」

邦彥默默低著頭，或許內心正怨恨不已。龍崎暗想，要罵就罵吧，儘管像往常一樣發

洩不滿。

「爸爸的工作環境競爭激烈。成功者飛黃騰達，失敗者一蹶不振。所謂的失敗不限本人，家人闖禍也包含在內。尤其爸爸是警察廳的公務員，家人犯法，上頭或許會追究監護責任。」

聽完這番話，先反應過來的果然是冴子。

「意思是，搞不好會遭免職？」

美紀臉色發青，靜靜等待龍崎回答。

「就法律上來看應該不會。公務員的權利受〈國家公務員法〉保障，但不可能完全不追究，多少得受懲處。」

「怎樣的懲處？」

「很難講。」龍崎老實回答。「我沒聽過任何前例，恐怕全憑上司裁斷……」

「上司是指官房長？」

「沒錯。除官房長外，中間還有個參事官。」

「最壞的情況是什麼？」

「這個嘛……」

龍崎認眞思索著，考量到階級制度，不太會被下放到地方警署。

警署的課長職，位階頂多是警部，比龍崎低三階。就算是降級調任，應該也是縣警本

部層級。

「大概是調到某個縣警本部當課長吧……」

妻子沒再開口，約莫是想到要再度離開東京，不禁心情鬱悶。龍崎年輕時便經常被調來調去。

「開什麼玩笑……」美紀心慌意亂地說：「現在找工作很難……企業不喜歡獨居的女性，我能從家裡通勤原本是有利條件……」

龍崎詫異地望著美紀，「目前還不確定會被調離東京。」

「弟弟成了罪犯，哪個企業敢用我？」

美紀這句話有點惹怒龍崎。但轉念一想，他跟美紀一樣，剛發現邦彥吸毒時，也是頭一個擔心前途。

「妳受的影響恐怕不止這些。」龍崎告訴美紀。

美紀一愣，「什麼意思？」

「就是關於三村的事。」

「三村……？」

「沒錯。」對龍崎而言，向美紀說明這一點是最難的。「三村本部長或許會拒絕妳的婚事。警界官僚不可能願意與犯罪者的家人結親。」

美紀一臉不耐，與生氣時的妻子如出一轍，龍崎心底不住發毛。

「我解釋過，那是誤會。坦白講，我不打算跟三村結婚。他往後會在國外奔波，我也得找工作，我們根本沒心思想結婚的事。」

龍崎疑惑地問：「你們不是在交往？」

「沒那麼深，頂多算是好朋友。」

「但媽媽說，妳為結婚的事相當煩惱。」

「才不是。我只是氣爸爸和三村的父親擅自決定我們的婚事。」

「之前提過……」龍崎一頭霧水，「爸爸沒要妳結婚。」

「你不是說，我和三村結婚，對你有好處……」

「若你們眞的結婚，對爸爸的確有好處，但也沒什麼大不了。又不是你們結婚，爸爸就會升官。」

「既然如此，三村這部分沒任何問題。」美紀應道。

原本覺得美紀的婚事是最難辦的，此時才發現是他多心。

「但我要怎麼找工作？我可是想盡辦法減少不利條件，現在卻……」

美紀恨恨地瞪邦彥一眼，邦彥低著頭不敢回望。

「邦彥的事應該不影響妳找工作。」

「爸爸，你不明白，如今是人求事的年代，企業握有生殺大權……」

「除了一些性質特殊的工作外，企業徵人時極少調查應徵者的犯罪前科，更不用說是

家人的前科。」

美紀惴惴不安地問：「眞的嗎？」

「爸爸在警察廳工作，很瞭解這方面的情況。求職者最容易疑神疑鬼，被心中的不安牽著鼻子走，貿然相信一些錯誤的情報。」

此時，冴子開口：

「邦彥呢？他得承擔什麼後果？」

「這得看審判結果。首先，檢察官會將他移送到家庭法院，由家庭法院決定是否符合保護處分。若家庭法院認爲他罪行重大，會把他送還檢察官，這稱爲『逆送』。接下來，檢察官必須在十天內提起公訴。」

「那會怎樣？」

「一旦檢察官提起公訴，他就必須負刑事責任。」

冴子的眉心出現深深的皺紋，「會判多重？」

「很難講。一般成人的情況，初犯且純粹自己吸食，大概是判一年六個月徒刑、緩刑三年。至於未成年者的案子，則要看家庭法院的判斷。」

「除了自首，沒其他路可走嗎？」冴子問。

邦彥微微抬起頭，似乎認爲父親既是警界高官，或許有解套的方法。

「伊丹曾建議我隱蔽眞相，不要把事情鬧大。但隱蔽只會讓事態惡化，將來萬一遭到

揭發，根本沒有辯解的餘地，邦彥和我的一生都會完蛋。唯有自首，才是上策。」

冴子看著邦彥，「你這孩子實在太傻……」

「邦彥大概也知道錯了。無論何種失敗或犯罪，總是在事後才會察覺自身的愚蠢。」

「別悶不吭聲，說句話吧。」

冴子關切道，邦彥終於抬起臉。

若邦彥破口大罵，龍崎會坦然承受。他也許相當怨恨龍崎沒盡到父親的義務，明明身爲警察官僚卻無法保護他。

龍崎腦海浮現邦彥怒斥「你算什麼父親」的畫面。跟情緒激動的少年正面衝突，絕非輕鬆的事。難保邦彥不會訴諸暴力，龍崎雖對臂力沒自信，但已有兵來將擋的心理準備。

邦彥看看龍崎，看看冴子，看看美紀，視線又移回龍崎。

龍崎暗自戒備著。

邦彥猛然傾身向前，目不轉睛地盯著龍崎。

龍崎一陣慌張，但沒避開邦彥的視線。氣勢上絕不能輸。

邦彥倏地站起。龍崎以爲邦彥會衝過來，或抓起手邊的物品丟擲，連忙微微起身。

嘴巴講不過，就一定要動粗嗎？

邦彥的上半身一動，倉促間，龍崎竟不知怎麼反應。

只見邦彥深深彎下腰，大聲道：

「對不起！」

龍崎腦袋一片空白，好一會兒才放鬆力氣，坐回沙發上。邦彥仍維持鞠躬的姿勢。

「很好。」冴子出聲。

「咦……」

龍崎忍不住望向冴子。

「爸爸說的沒錯，犯錯就要勇敢承擔。重要的是，後續該怎麼處理。爸爸在這方面是專家，他認爲最好自首等候判決，便只得遵從。最後就算爸爸遭降職、邦彥被關進監獄，我們也只能坦然接受。」

「呃……基本上邦彥不可能被關進監獄。」龍崎糾正。

「我純粹是打個比方，意思是不管結果如何都得承受。那什麼時候去自首？」

龍崎想了一下，回答：

「愈快愈好，明天就到離家最近的警署吧。」

龍崎突然想到，明天上午伊丹召開記者會後，廳內恐怕會一陣兵荒馬亂。

邦彥此時才直起腰。

「你們先回房間吧。」龍崎對邦彥和美紀說。

邦彥率先走出客廳。一會兒後，美紀低喃：

「我目前沒結婚的打算，只想找工作。」

「知道了。聽妳這麼說，爸爸也鬆一口氣。」龍崎頷首道。

美紀點點頭，起身步向房間。

冴子注視著龍崎。

「嗯？想說什麼就說吧。」

「爲何不早點告訴我邦彥的事？」

「我一直在煩惱怎麼處理。」

「難怪你最近有點反常，晚上都睡不安穩吧？」

「是啊，好不容易下了結論，心情輕鬆不少。」

「這是身爲警察官的判斷？」

「對，我只能這麼做。我是個失職的父親。」

「沒錯，以父親的標準來看，你是相當無能的。」

龍崎猛然搖頭。「喂，我最討厭被說無能。」

「不過，就無能的父親而言，你幹得不錯。」

「是嗎？」

「伊丹先生建議你隱蔽事實？」

「嗯。」

「若你眞的聽從，我會對你徹底失望。或許你沒發覺，但你剛剛做了爲人父者最重要

的工作。」

「什麼工作？」

「教導孩子不可誤入歧途。所以說，你雖然無能，還算幹得不錯。」

「我餓了，快開飯吧。」龍崎不想再聽到「無能」這個字眼。

冴子起身走向廚房。龍崎一如往常從冰箱取出一罐啤酒，坐在餐桌旁。忍了這麼久，終於能喝個痛快。龍崎懶得用杯子，直接灌進嘴裡。沁涼的啤酒瞬間流入胃袋，碳酸為喉嚨帶來暢快感。

龍崎深深吐口氣。

吃著味增燒土魠魚和燙菠菜，龍崎又喝了一罐啤酒。此刻，他的心情就像剛完成一項艱鉅任務。

其實，目前一個問題都沒解決，但跟家人溝通後，龍崎已放下胸中大石。

喝完啤酒，龍崎以味增湯及醬菜配飯。等等就能洗澡睡覺了，明天一定會很忙，得準時到辦公室做些預備。

伊丹的記者會應該是在早上十點召開。結束後，牛島可能會問話，坂上可能會來找碴。短時間之內必須謹守崗位，不能離開半步。

來自記者、政治家及其他政府機關的關切電話大概也少不了。

酒足飯飽後，龍崎坐在沙發看晚報，忽然在意起一件事。

伊丹眞的會召開記者會嗎？

雖有自信已說服他，龍崎仍感到一抹不安。

當時，伊丹這麼應道：

「我要考量的事很多，無法立刻給你答案。」

龍崎原本不以為意，現下回想，總覺得不太尋常。所謂考量事情，到底要考量什麼？

伊丹接著還說：

「至少讓我思考一晚。反正，要召開記者會也是明天早上。」

經過一晚，難保伊丹不會得出龍崎不樂見的結論。龍崎愈想愈不對，再也坐不住。

18

龍崎試著撥打伊丹的手機。等待的鈴聲持續響聽，伊丹卻沒接起，不一會兒便進入語音系統。龍崎留言要伊丹回電，掛斷通話。

一旦心生擔憂，便無法擱置不理。伊丹明天眞的會召開記者會嗎？或許這只是龍崎一廂情願。

伊丹並未明確答應。當時，龍崎認為能夠相信伊丹的判斷，但仔細一想，話不說清楚太不保險。

必須再和他確認一次才行。

龍崎又撥一次電話，伊丹依然沒接。此時龍崎注意到，警視廳的刑事部長沒接電話，這件事本身就不對勁。身為警察官僚，得隨時保持聯絡管道暢通。何況，現在伊丹底下有兩個搜查總部在運作，不可能放著電話不接。

有股不好的預感，龍崎改打至警視廳刑事部，詢問：

「誰知道伊丹刑事部長在哪裡嗎？」

等了片刻，值班職員回答：

「部長已回家。」

「眞的在家裡嗎？有沒有確認過？」

「確認嗎？呃，沒有……」

龍崎益發不安，「立刻確認部長的去向。」

「呃……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只是電話打不通，如果他在家就沒事。」

「瞭解。」

龍崎掛斷電話。

一會兒後，電話響起，是剛剛那值班職員打來的。

「部長家的電話沒人接，需不需要派誰去看看？」

龍崎略一遲疑，心想還是先別驚動他人。

「不用，或許他已入睡，謝謝你的通知。」

「不客氣……失禮了。」

龍崎愈想愈無法釋懷，為何伊丹不接電話？

或許他剛好在洗澡，或許他把手機放在隔壁房間且睡得太沉。若不是這些理由，恐怕真的出事了……

龍崎心中的擔憂壓過疲勞。

「我出去一趟。」龍崎告訴冴子。

「這個時間？」

妻子不太驚訝，似乎早已習慣。

龍崎換穿西裝，並打上領帶。此時是深夜，沒人會質疑官僚服裝不夠端正，但這一出門不見得能立刻回來。要是發生特殊狀況，說不定得進辦公室。事情鬧太大，搞不好還得出席記者會。

由於種種顧慮，龍崎每次外出都盡量穿西裝、打領帶，連到附近買東西也很想這麼做。身為警察官僚，隨時可能受到召喚。

龍崎搭上計程車，直奔伊丹的宅邸。伊丹並未入住警視廳配給的官舍，而是住在世田谷區等等力的高級公寓。他曾說已和妻子分居，現在應是一個人生活。

龍崎驚覺，雖與伊丹是童年玩伴，他卻對伊丹一無所知。就連記下住址，也是基於工作上的需要。

青山大道車輛不多，二十分鐘後，龍崎便抵達伊丹的住處。那是一棟相當氣派的公寓。

龍崎站在門口，打手機給伊丹。若伊丹接起電話，龍崎打算調頭回家。只要確定伊丹會在明天的記者會上公布涉嫌警察的供詞就行，沒必要在這種時間特地見面。

然而，伊丹依舊沒接聽。公寓一樓的大門是自動鎖，不曉得密碼的訪客，只能請住戶由屋內按鈕開啓。

龍崎按下伊丹家門牌的呼叫鈴。

既然打電話沒人接，按呼叫鈴大概也沒用。不料，對講機竟傳出伊丹的話聲。

「龍崎，你要幹嘛？」

「你怎知是我？」

「有監視器。」

龍崎忍不住抬頭，確實看見監視攝影機。

「開門，我有話說。」

伊丹又是一陣沉默，這樣的反應實在詭異。

「回去吧，我說過得思考一晚。」

「只是確認兩、三件事，不會占用太多時間。」

「快走。」

「你不開，我叫公寓管理公司或保全公司的人來開。」

「隨便你。」

龍崎是認眞的。就在他四處尋找管理公司或保全公司的聯絡方式時，玻璃大門應聲而開。

一定是伊丹開的。龍崎進門後，直奔電梯。伊丹家的門牌是七〇四號，應該在七樓。這棟公寓外觀氣派，電梯竟只有一座，且速度緩慢，龍崎不禁心浮氣躁。好不容易抵達七樓，龍崎快步走向七〇四號。

按下門鈴，傳出輕柔平淡的鈴聲，與龍崎焦急的心情極不協調。

龍崎靜靜等著。既然願意開樓下大門，伊丹沒理由不開家門。

果然，內側響起開鎖及解開鍊條的金屬聲，門後出現穿襯衫的伊丹。褲子仍是白天那條，看來他還沒換衣服，只拿掉領帶。

伊丹的臉色極差，幾乎不見血色，顯然不全是走廊日光燈的關係。

他面容蒼白，卻雙眸通紅，眼白布滿血絲。再加上目光古怪，頭髮凌亂不堪，彷彿一下老了十歲。

伊丹一向注重外表，總是在服裝、舉止及態度上故作瀟灑，此刻簡直判若兩人。

「你要確認什麼？」

「站在這裡談嗎？」

伊丹的雙眸透出異樣神采。

龍崎莫名一陣焦慮。他不曾有過這種感覺，胸口深處彷彿遭砂紙刮磨般難受。

「我跟你沒話好說，只希望你趕快離開……」

「別這麼無情。總之，這裡耳目多，讓我進去。」

「請你離開。」

「我不能走。」

「為何不能等到明天？」

「你不太對勁。幹嘛不接我電話？」

伊丹注視著龍崎，眼中隱約流露一股恨意。

「我設定成震動模式，放在別的房間，沒注意到來電。」

「你可是警視廳的刑事部長，這就叫不對勁。」

「老實告訴你吧……」伊丹低頭嘆口氣，「我不想接你電話。」

「為什麼？」

「我希望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思考。」

伊丹撒謊。他並非不接龍崎的電話，而是誰的電話都不接。警視廳職員打的那通，他

也沒接。

「總之，我們到屋內談。」

伊丹想拒絕，但沒說話，只輕輕搖頭。沉吟片刻，他無奈道：

「真是敵不過你……」

伊丹敞開家門，轉身入內。龍崎踏進玄關，隨手帶上門。別人的家中總有股獨特的氣味，龍崎邊想邊脫掉鞋子。

玄關通往走廊，兩側有數道門，其中一道應屬廁所。

走廊盡頭有扇玻璃門，門後便是客廳，格局與龍崎家大同小異。實際上，每棟公寓的空間配置都差不多。

伊丹率先步入客廳。裡頭放著一套黑色皮革沙發，氣派沉穩，比龍崎家的高級許多。所有家具都是精品，但室內零亂不堪，散發一種頹廢感。龍崎暗想，婚姻失敗的伊丹，幾乎是一個人住，難怪會這麼亂。

瞥見玻璃桌面放著手槍，龍崎並不驚訝。M60左輪是警界制式配槍，每個警察都有一把。

伊丹大概是忘記繳回警視廳吧。

驀地，龍崎心生疑慮。伊丹不接電話，桌上卻放了把手槍，到底想做什麼？

伊丹佇立不動，龍崎也站著。伊丹緊盯桌上的槍，眼神哀戚，彷彿有無數心結。

龍崎一驚，脫口問道：

「難道這是……」

伊丹仍目不轉睛地看著槍。沉默片刻，他才開口：

「沒錯，這是連續命案的凶器。」

「你不是說嫌犯把槍扔進荒川？嫌犯的供詞中根本沒這一段，對吧？」

「嗯，我叫人篡改了筆錄。」

「難怪你斷定在荒川找不到凶器。嫌犯究竟把凶器藏在何處？」

「哪也沒藏。這是警察的配槍，當然保管在署裡。」

「你把槍帶回來，有何打算？」

伊丹僵在原地。龍崎凝望著伊丹，客廳籠罩著緊繃的氣氛。

過了許久，伊丹緩緩拿起手槍。龍崎默默看著，並未阻止。不料，伊丹接下來的舉動，遠遠超出龍崎的預測。

伊丹將槍口對準太陽穴。龍崎目瞪口呆，一時說不出半句話。

兩人視線交會，龍崎頓感手足無措。

「別這樣……」龍崎好不容易擠出話聲。

伊丹依然將槍口抵在頭上，「官僚，就像武士。」

爲了讓伊丹恢復冷靜，龍崎順著他的話回答：

「沒錯，日本現今的官僚制度大半是在幕府時代建立的，明治維新期間也沒變更太多。」

伊丹似乎沒聽見龍崎的話，繼續道：

「武士要承擔責任，唯有切腹一途。」

「等等，為何要由你承擔責任？」

「我篡改筆錄，還指示搜查總部的主管尋找能推翻口供的證物。」

「這是坂上的命令，不是你的責任。」

「不，搜查總部的最高負責人是我。」

「總之，你先放下槍。」

伊丹毫不理會，手指搭在扳機上。

「必須有人承擔責任。」

「你這麼做，沒人會高興。」

「只要能讓世人同情警察，我就死得有價值。」

伊丹眼中帶著瘋狂，顯然已失去正常的判斷力。

「對不起，害你難做人。」龍崎說道：「若不是我慫恿牛島參事官，設法讓官房取得案子的主導權，你不會這麼痛苦。」

「你認為這是你的錯？」

伊丹神情木然，龍崎不禁渾身一顫。

「對，這不是你的錯，是我把你逼上絕路。」

「既然如此……」

伊丹終於放下槍。龍崎剛鬆口氣，下一秒又陷入驚慌。

伊丹竟將槍口瞄準他。

龍崎嚇得魂飛魄散，全身力量瞬間沿背脊流失。他從未面對槍口，年輕時雖曾到各地警署研修，但預定升高級官僚的「見習生」極少參與危險任務。

龍崎直盯著槍口。如此切身的恐懼，人生中大概遇不上幾次。伊丹手指一動，他就會沒命。

龍崎勉強移開目光，望向伊丹。只見伊丹面無表情，已不是他從小學便認識的那個人。

「既然如此，你也得死。殺了你後，我會自殺。」

「住手，這樣有何意義？」

「兩名同期的高階官僚引咎自殺，社會與媒體將轉為同情警察，削弱責難的聲浪。」

「博取同情毫無意義，應該全心全力追查眞相，給社會一個公道。」

「這是我最後一次聽你唱高調……」

伊丹扣在扳機上的指尖逐漸泛白，顯然已加強力道。

「住手……住手……」

龍崎毫無抵抗之力。若試圖撲向伊丹，恐怕會立刻中槍。何況兩人中間隔著沙發和桌子，近不了身。

以前學過，看見歹徒舉槍應隨即趴下躲避。但雙方距離太近，趴下根本沒用，更別提龍崎早嚇得渾身僵硬。

腦袋麻痺，四肢不聽使喚。眼前的景象恍如發生在另一世界的事情。

然而，危機的確存在現實中。伊丹扣在扳機上的手指持續用力，龍崎聽見齒輪的旋轉聲，擊錘緩緩翻起。

不久，擊錘升至頂點。當轉輪就定位，擊錘一落下，便是龍崎的死期。

伊丹毫不猶豫地繼續扣壓，龍崎只能默默等待生命終結。

轉輪停止。

伊丹將扳機扣到底。

擊錘落下。

隨著砰然巨響，龍崎仰天倒下。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結局。

但事實並非如此。

落下的擊錘僅發出輕微的金屬撞擊聲。

龍崎雙眼圓睜，幾乎不敢相信。

伊丹維持扣住扳機的姿勢，凝視龍崎。龍崎回望，兩人沉默地盯著對方。

毫無表情的伊丹，面皮一扯，笑出聲。起初只是竊笑，逐漸變成開懷大笑。

龍崎猶如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

伊丹笑著打開M 60的轉輪，舉到龍崎眼前。

轉輪裡是空的，根本沒裝子彈。

龍崎霎時虛脫，差點沒一屁股坐在地上。

伊丹依然笑個不停。龍崎看在眼裡，往昔被欺負的屈辱感倏然湧上心頭，不禁怒火中燒。伊丹的跟班嘲弄、嚇唬他時，也如此訕笑著。

「你到底想怎樣？」龍崎瞪著伊丹。

伊丹笑答：「小學時，我也這麼捉弄過你嗎？我不記得了。」

「什麼？」

「別氣，我是眞的不記得。我還以爲你天不怕地不怕。」

「沒那回事。」龍崎反駁：「我怕的東西可不少。小學時，看到你那幫人，我就心驚膽跳。」

「眞是不可思議。我從未刻意組小團體，且始終認爲你比我強，沒騙你。」

「這不是重點，我確實被你們欺負過。」

「但我也不斷感受到來自於你的壓力。」

「這正是我到搜查總部的目的之一。」

伊丹搖搖頭。「我指的不是這陣子，而是更久以前。從進入警界……不，或許從小學就開始了。你說我欺負你，其實我一直很怕你。」

「不可能……」

龍崎完全沒料到，一向充滿自信的伊丹會說出這種話。

「是眞的。你來到搜查總部時，我簡直快喘不過氣。」

「我讓你喘不過氣？」

龍崎又大吃一驚。

「沒錯，我被你逼得喘不過氣，所以不想接任何人的電話。」

龍崎看著伊丹手中的槍，問道：

「爲何帶槍回家？」

伊丹低頭望著左輪手槍。

「我也不曉得……」

「你拿槍指著太陽穴時，感覺是認眞的。」

伊丹微微一笑，流露難以捉摸的神情。像自嘲，像譏笑，又像是帶著悲愴。

「我確實是認眞的。」

伊丹重重嘆口氣，龍崎沒回話。

「假如你沒來，我大概已自盡。」

「你有子彈吧？」

伊丹從褲袋掏出一個彈匣，共五發子彈。

「你堅持要進門，我只好趕緊取出子彈，塞進口袋。我怕一言不合，會忍不住對你開槍。」

「你拿槍指著我時，表情是眞的想殺我。」

「我不會殺你的。」伊丹語氣淒涼，「我只會殺自己。」

「這是最糟糕的決定。」

「人往往會選擇最糟糕的決定，所以世上犯罪、自殺者層出不窮。」

「阻止這些事，便是我們的職責。」

「知道嗎？每次你提及該做什麼事時，你總會說是職責或義務，從不說是工作。」

「是嘛……」

「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對你而言，警察不是工作，是天職。」

「沒那麼誇張，我純粹是不想單爲賺錢而做事。既然當上官僚，就得背負重大使命。」

「你實在是個怪人。只有怪人才會隨便把這種話說出口。」

「我是認眞的。」

伊丹輕輕把槍放回桌上。

「總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你沒出現，我便會朝自己腦袋開槍。」

龍崎凝視著伊丹。

「如果你當我是救命恩人，就聽我的話，明天在記者會上公開眞相。」

伊丹瞥手槍一眼，垂下目光低語：

「我的生命原本只到今晚爲止。既然如此，我還有什麼好怕的？」

「接下來，就交給我善後吧。」

伊丹點點頭，「我知道了。」

「手槍，我替你保管。」

「怎麼？」

「免得我回去後，你想不開又朝腦袋開槍。」

「別擔心，我不會那麼做。」

「不行，這很難說。只要有萬分之一的危險性，就不能忽視。」

「確實是你的作風。好吧，拿去。」

「向嫌犯問清楚手槍的眞正下落，並詳加記錄。」

「眞正下落？」

「我會把手槍繳回警署的庫房。」

伊丹無力地點頭。

「嗯，明天我會派人重新訊問。」

龍崎以手帕包住M60左輪手槍與彈匣，塞進褲袋。但手槍太重，龍崎擔心會撐破口袋，便問伊丹有沒有紙袋。伊丹找到一個量販店的超大紙袋，手槍放在袋裡，看起來實在可笑。

「我馬上去大森署歸還手槍。」

「能問句話嗎？」

「問什麼？」

「你曾經被我欺負？」

「是啊。」

「恨不恨我？」

「恨過。」

「那爲何幫助我？」

「我不是幫你，而是幫整個警界。」

伊丹輕輕一笑，「這也很像你會說的話。」

龍崎走到客廳入口時，停下腳步，略帶猶豫道：

「我恨過你，但我能進東大並通過國家公務員甲種測驗，也是你的關係。在這一點

上，我十分感激你。」

龍崎不想看到伊丹的表情，頭也不回地離開客廳。伊丹沒跟上來。龍崎穿妥鞋子，踏出公寓，攔下計程車趕往大森署。

19

隔天一到辦公室，龍崎立刻喚來谷岡。為避免旁人偷聽，龍崎帶谷岡走進小會議室。

「今天會發生不小的騷動，你得有心理準備。」

谷岡一聽，表情嚴肅得有些滑稽。

「發生什麼事？」

「警視廳的刑事部長要召開記者會。」

憑谷岡的機靈，這麼說應該就能理解。

「廣報室想必會接到大量的詢問電話。」谷岡點點頭。

「要手下先擬妥廳長發言的草稿。在廳長正式發言前，對外什麼也別說。」

「明白。」

「還有一點……」龍崎繼續道：「這段期間辛苦你。再過不久，我就不是你的上司了。」

谷岡面露詫異，「課長已接到異動命令？」

「沒有，但人事異動大概是免不了的。」

「怎麼說？」

「我兒子抽海洛因菸，今天要去自首。」

谷岡驚訝地望著龍崎，似乎找不到合適的話語。龍崎心想，這樣的反應很正常。換成自己，大概也不知該說什麼好。

「就是這麼回事。家人傳出醜聞，我自然也會受到牽連。」

「可是……」谷岡努力思索著，「從沒聽過誰因家人的醜聞而遭懲處。」

「我也沒聽聞這類前例，但警察官僚的兒子犯下刑事案件，理應追究監護責任。」

「是嗎……我不這樣認爲……」

「不用安慰我。一旦我被降級，職位或許比你還低。屆時你毋須理會我，專心跟著新上司吧。這就是官僚的生存之道。」

龍崎心想，說這番話只是多此一舉。

谷岡是個優秀的官僚，不需要他來提點。

谷岡神色古怪，似乎無法決定該表現怎樣的態度。龍崎非常能理解谷岡的心情，他已對龍崎失去興趣，卻不好意思立刻冷言相向。

「該做的事你都清楚，應該不必由我下指示了。」

谷岡看著龍崎，目光如電，幾乎令龍崎震懾。

「不，課長。你仍是我的上司，請下達指示。」

「咦？」

龍崎一時不明白谷岡的意思。

「調任之前，課長都是我的上司。當然，我祈禱課長不要調任……就算課長去了別單位，我還是會永遠尊敬課長，請別忘記這句話。」

「喂……」龍崎不禁苦笑，只當谷岡在裝腔作勢。「你對我說這些有何好處？」

「這是我的眞心話，跟有沒有好處無關。課長是我理想中的警察官僚。」

「你理想中的警察官僚的兒子吸毒，馬上就要去警署投案。」

「課長發現令郎吸毒，一定有辦法隱蔽，卻沒那麼做。這正是值得尊敬的警察官僚應有的態度。」

「別說了，聽得我全身發癢。」

「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龍崎不禁慌了手腳。

谷岡口吻非常誠摯。他是個優秀的人才，龍崎原以爲他不在乎與上司的關係，但看來並非如此。

高級官僚在升遷的路上會不斷換單位，因此在職場建立人際關係只是浪費時間。龍崎

一直抱持這種觀念。

但谷岡對他推心置腹，龍崎並不感到厭惡，反倒有些感動。

「好，那我就下指示了。立刻撰寫廳長的發言草稿，並徹底要求廣報室所有職員，在廳長正式發言前不准對媒體說任何話。」

「是。」

「另外，盯緊今天上午的警視廳記者會，一確認內容，隨即向我報告。」

「瞭解。」

谷岡起身行一禮，步出小會議室。

龍崎愣愣坐著，不想失去總務課長地位的心情益發強烈。

返回座位時，龍崎桌上放著牛島參事官留的紙條，寫著「馬上來找我」。龍崎頗感意外，參事官竟主動打破沉默。

來到參事官辦公室後，牛島開口：

「警視廳有何打算？」

「刑事部長今天早上應該會開記者會公布實情。」

龍崎擔心牛島會出言責罵，甚至要求他前往阻止，已暗自想好對策，牛島卻沒深究。

「這是機密，走近點。」

「是，失禮了。」

龍崎稍微近前，彎下腰。

「坂上將被流放。」牛島低語。

龍崎皺起眉，「怎麼回事？」

「他指示警視廳刑事部長隱蔽案情一事傳進廳長耳中，廳長大發雷霆。收到這消息，我不知流了多少冷汗。」

龍崎恍然大悟。

參事官與官房長這次可說撿回一條命。兩人若協助坂上隱蔽案情，一定會受廳長怒火波及。如今只有坂上成為代罪羔羊，一切符合龍崎的計畫，但龍崎並不特別高興，反倒有種陷人於難的不安。

「我能得救，全多虧你。我們薩摩（註）男兒有恩必報。」

「請別這麼說，我不過是提出最佳方案。」

「你這傢伙真不懂趨炎附勢，現在你應該很需要我的幫助。」

「什麼意思？」

「你兒子的事，我會盡全力幫忙。」

龍崎有些摸不著頭緒。邦彥自首後，只能靜待司法處置。牛島雖是警察廳高官，總不可能干預法院判決。難道他是指人事懲處的部分？可是，那屬於人事院的管轄範圍，不在

他的權限之內。牛島或許想展現呼風喚雨的實力，但龍崎心存疑問。

「廳長要爲此案發言，快把草稿擬好。」牛島吩咐。

「我們已著手準備。」

廳長的發言稿一向是廣報室擬出草稿，經總務課審核、潤飾，呈交廳長宣讀，再由廣報室對外發布。雖然是大繞遠路的做法，但這就是總務課的職責。

「我的話說完了。在長官正式發言前，我得避避風頭。」

龍崎點點頭，離開牛島辦公室。

打算回總務課的龍崎站在電梯前，坂上恰巧迎面走來。他是龍崎現下最不想碰上的人物。

坂上眼中彷彿快冒出火焰。龍崎頗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此刻與他無話可說，非常想裝作沒看見。可惜，對方不肯善罷干休。

坂上來到龍崎面前，咬牙切齒道：

「別以爲你贏了。」

坂上受廳長召喚，想必是被罵得灰頭土臉。牛島說坂上將被「流放」，這形容一點也不誇張。不管誰惹火廳長，都不會有好下場。

註：鹿兒島的古稱。

「無關輸贏，我只是做了自認正確的事。」龍崎回應。

「我不會放過你，總有一天會給你好看。」

龍崎想起邦彥的事，慨然道：

「不曉得這麼說能不能讓你消氣，但我可以告訴你，我也快自身難保。或許哪天，我們還有機會碰面。」

龍崎邁步前行，與坂上擦肩而過。坂上的憤怒與挫敗感從背後傳來。

回到辦公室，谷岡已等候在旁。

「廳長的發言草稿擬好了。」

「眞快。」

龍崎坐下，審視谷岡遞上的A４紙張。

上頭以各種詞句反覆表達對警界醜聞的遺憾，但完全沒提到「責任」這一字眼，龍崎相當滿意。此時廳長的發言絕不能跟「責任」扯上半點邊，否則將承受引咎下台的壓力。

「沒什麼問題，由我呈交官房長吧。」龍崎說道。

「請問……」谷岡欲言又止。

「怎麼？」

「課長今天不是要帶令郎……」

「嗯，愈早自首愈好。」

「公事交給我們，請不用擔心。課長先回家處理令郎的事如何？」

「看樣子，我已無利用價値。」

谷岡臉色大變。「課長，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是，課長為我們付出很多，接下來我們能獨力完成。」

龍崎淡淡一笑，「我開玩笑的。」

「咦？」

在谷岡心目中，龍崎是不開玩笑的人。谷岡瞠目結舌的表情，龍崎恐怕好一陣子無法忘記。

「我也是會開玩笑的。」

龍崎說著拿起話筒，撥號回家。接聽的是冴子。

「邦彥還好嗎？」

「乖乖待在房裡。」

「我打算現在帶他去自首。」

「你不用上班？」

「我只是離開一下，辦完手續就回來。」

「沒必要。」

妻子斬釘截鐵地應道。

「什麼？」

「你說過，家裡的事由我負責。告訴我到哪裡、怎麼做，我帶邦彥去自首。」

「可是……」龍崎連忙道：「這是父親該做的事。」

「怎麼突然這樣說？」

「不是突然……」龍崎有些不知如何措詞。谷岡還站在眼前，實在不想讓他瞧見自己的窘樣。「我從一開始就這麼想。」

「不必了，專心當你的公務員吧。我該帶他去哪？」

「離家最近的警署，應該是麴町署。」

「麴町署嗎？然後呢？」

「到服務櫃檯表明要自首。」

「這樣就行了嗎？」

「嗯，再來就交給員警處理。」

「明白，我馬上跟他出門。」

「這事很重要，還是我去吧。」

「重要的事不能讓我辦？」

「不，我不是那意思……」

「別婆婆媽媽的。」

龍崎關心邦彥，原想陪他自首，但冴子的話不無道理。平常總說家裡的事由妻子負責，現在卻不信任妻子，難怪她會鬧脾氣。

「好。」龍崎只能這麼說，「那就拜託妳。」

「努力為國家打拚吧。」

電話掛斷。龍崎放下話筒，告訴谷岡：

「內人要帶他前往鄰近的警署，似乎輪不到我上場。」

「這樣妥當嗎？」

「我也不曉得。」

谷岡點點頭。「瞭解。那麼，我回樓下待命。」

谷岡轉身離開。龍崎看著谷岡的背影，感覺他像在偷笑。

邦彥接下來會怎樣呢？

龍崎自認對犯罪的刑度瞭若指掌，平常總能大致斷定什麼罪會判多重的刑。但牽扯上家人，便難以冷靜思考，忍不住往壞的方向想。

這就是為人父母的天性吧。隨著分秒流逝，他大概會更坐立不安，甚至想打電話到麴町署問清楚。即使無濟於事，至少能知道狀況。

然而，龍崎明白，這通電話絕對不能打。

警署方面接到電話，會以爲是警察廳高官在施壓。再想打電話也得忍耐，這是莫可奈何的事。

人生中，總有非忍耐不可的時刻。

20

龍崎四處尋找沒人的地方。警察廳不像警署有偵訊室，最後他只好走到廳外。

來到馬路上，龍崎撥電話給東日報社的福本。

「難得你會主動找我，有什麼事嗎？」福本問。

「你上次提過，要舉辦討論未成年重大犯罪的專題活動，現在仍這麼打算嗎？」

「當然，我的想法沒變。這次的凶殺案背後隱含受害者的血淚，凶手的動機絕非單純的英雄主義。」

「若凶手是現役警察呢？」

「喂……」福本語氣驟變，「被帶回警署的那名警察，果然是嫌犯？」

「如果是的話，你還願意刊登站在凶手立場考量的系列報導嗎？」

「先回答我的問題，凶手眞的是警察？」

「我不能說，但接到我的電話，你應該猜得出是怎麼回事。」

福本沉吟道：

「系列文章的資料已齊備，隨時都能開始。」

「我們需要能減緩民眾對警察廳及警視廳批評聲浪的推力。」

「社會對未成年重大犯罪的量刑及審判抱持強烈疑問。有些人主張法律太過忽視受害者及家屬的心聲，這樣的觀點應該對你們警界有利。」

「請一定要刊登。」

「我能拿到什麼好處？」

「我不是告訴你了嗎？」

「這種非正式的消息，用處不大……」

「告訴留守在記者俱樂部的記者，千萬別錯過今天上午的警視廳記者會。」

「今天的記者會？上午嗎？」福本的話聲顯得異常興奮。

龍崎掛斷電話。如此一來，東日將比其他媒體早一步掌握狀況。這項交易有點危險，但多少算回報福本一些好處。當初龍崎得知坂上對警視廳下達「懸案命令」，也是福本提供的情報。

龍崎走回警察廳。

一陣強風拂過，皇居護城河旁的花草劇烈搖晃，樹木沙沙作響。

龍崎於九點半回到座位。約莫三十分鐘後，警視廳就要召開記者會。

伊丹眞的會公開實情嗎？龍崎不免有些擔心。但事到如今，也只能信任伊丹。

十點十五分，谷岡匆忙奔進辦公室。

「警視廳刑事部長發布消息，三椿凶殺案的嫌犯是現役警察。」

龍崎點點頭。

最糟的事態終於得以避免。接下來，只剩巧妙化解來自媒體及輿論對警方的批評聲浪。這絕非易事，但非成功不可。

「廳長隨時可能下令召開記者會。」龍崎提醒谷岡。

「一切已安排妥當。」

「官房長一批准草稿，立刻著手製作正稿。」

「這部分也已就緒，三十分鐘內即可完成。」

戰鬥即將開始。這是一場龍崎熟悉的戰鬥，如何度過危機，是官僚大顯身手的好機會。龍崎相信，由菁英中的菁英組成的總務課，沒有應付不了的危機。

龍崎一直忙到傍晚，沒有片刻休息，連午餐也忘記吃。不止龍崎，總務課全員皆如此。尤其是谷岡率領的廣報室團隊，更是忙得焦頭爛額。

今天的壓軸大戲，是警察廳長率警視總監等高層主管召開的記者會。阿久根刑事局長

及伊丹刑事部長也列席參加，唯獨不見坂上人影。

不知為何，龍崎一點也不覺疲累，精神反倒十分亢奮，且臉頰泛紅，全身發燙。

谷岡捧著各大晚報來到龍崎的辦公桌前。

「各報都大篇幅報導此案。」

「當然。現役警察連續殺人，可是前所未聞的重大醜聞。」龍崎應道。

「有些報紙甚至刊登過去警察犯罪紀錄的一覽表。」

「這也在預期範圍內。問題在於明天之後的電視評論節目，將影響一般市民的反應。」

「電視恐怕會瘋狂炒作。」

「評論家也會對警察火力全開吧。包含盜用公款案，最近警界醜聞太常上報。」

「但這次案情真相公布得早，警界高層又立刻召開記者會，阻止事態惡化，各大媒體對這一點的評價應該不差。」

「這正是我的目的。」

「再來就等人事命令。只要嚴懲相關主管，輿論也會稍微平息吧。」

「聽說搜查一課課長坂上要被流放了。」

谷岡臉色一變，「坂上課長……？」

「這是參事官告訴我的。坂上下令警視廳將案子搞成懸案的消息傳入廳長耳中，廳長

天威大震。至於其他懲處，我不太清楚。」

「大森署的署長會遭調職吧。」

「唔，警視廳也難保全體平安。」

那伊丹呢？

龍崎突然想到，伊丹曾指示搜查總部的主管隱蔽案情。上頭對這一點的重視程度，將決定伊丹能否逃過一劫。

「看來今晚又得睡辦公室。」龍崎說道。

谷岡一笑，回答：「習慣了。」

待谷岡返回二樓的廣報室，龍崎又撥一通電話回家，但沒人接聽，冴子大概還沒離開警署吧。基本上，自首不會花太多時間，不過龍崎沒帶家人去自首的經驗，對當天要辦多少手續並無具體概念。

龍崎試著撥打冴子的手機，她同樣沒接，不久便進入語音系統。龍崎沒留言，直接掛斷。反正檢查來電紀錄後，冴子應該會回撥。

一思及邦彥正受到怎樣的待遇、心情如何，龍崎便坐立難安。尤其，把陪兒子自首的事丟給妻子，讓龍崎頗爲愧疚。冴子曾說龍崎已盡當父親的責任，但龍崎自知做得還不夠。

若他不是警察官僚，或許能多點時間陪家人。

龍崎試著想像全然不同的人生。假如他是顧家的父親……是以在庭院種菜爲樂，常帶家人出遊的上班族……

那樣的畫面太缺乏眞實感。身爲警察官僚以外的自己，龍崎實在描繪不出。

未來不管會被流放到哪個單位，他還是只能選擇現在的生活方式……

龍崎無奈地想著。

廣報室裡正播放各大電視台的晚間新聞，龍崎也到二樓一同觀看。民營電視台派出各具特色的主播，爭取晚間新聞的收視率。

播報手法一台比一台聳動。此時，涉嫌警察才剛正式逮捕、移送，尚未公布姓名。一旦詳細個人情報傳開，電視台的處理手法也將有所改變。

一定會有節目以剪接各種影像的方式，介紹涉嫌警察的人格特質。好比，凶手的童年、在警署擔任的職務、同事的評價……

名義上是報導凶手的犯案背景，其實只是滿足觀眾窺探他人隱私的好奇心。

龍崎決定回自己的辦公室。反正新聞大戰正式開打，最快也是在明天之後。剛返回座位，電話便響起，是冴子打來的。

「我先前打過妳手機。」

「我知道。」

「結果如何？」

「警察說會立刻移送家庭法院，還問我一堆話。」

「問些什麼？」

「目擊吸毒時的情況、邦彥平常的生活態度及學校成績、社團活動經歷等……我說目擊的是丈夫，負責承辦的刑警便表示會再向你詢問詳情。」

「我也得上警署？」

「是啊。」

「當初由我帶去，一趟就能解決。」

「你不是很忙？我看過報紙，你今晚回不來吧？」

「嗯，今天得睡在警察廳。」

「明天呢？」

「還不確定，我再通知妳。」

「我明白了。」

「妳不要緊吧？」

「什麼意思？」

「帶兒子自首，應該是很大的打擊吧？」

「事情既然發生，只能想辦法解決。你不是說，自首才是上策？」

「嗯。」

「所以也只能這麼做了。」

「妳挺適合當官僚的。」

「別瞧不起家庭主婦。」

電話掛斷。妻子大而化之的性格，屢屢讓龍崎慶幸不已，這次也不例外。

隔天早上，龍崎進辦公室不久，便接到麴町署打來的電話。對方自稱姓望月，隸屬生活安全課少年係。

「關於貴公子的事……有些部分想向您請教……」

「到麴町署嗎？幾點方便？」

對方一聽，慌忙說道：

「不敢勞您大駕，我過去拜訪就行。」

這人似乎相當緊張。

「一般都是叫到警署，不是嗎？」

「一般是這樣，但……」

「既然如此，我就直接前往警署。」

「啊，若貴單位不方便我去拜訪，約在附近的咖啡廳也可以……」

「不必特別遷就我。該什麼時候到警署？」

「這邊隨時都沒問題……」

「我現在過去。」

幸好昨天的騷動已稍見平息，眼下不算太忙，最好趁空檔把事情辦一辦。龍崎立刻動身出門。

望月是個身材矮胖的便衣警察，約莫三十五歲。龍崎踏進警署，他隨即衝下樓，在服務櫃檯向龍崎立正問安。望月的階級不是巡查就是巡查部長，龍崎卻是警視長，對望月而言猶如天神般崇高。

龍崎被帶進會客室。

「呃，我們會將貴公子移送家庭法院，在那之前想請教幾件事。」

「好。」

「首先，麻煩您詳述目擊吸毒時的情況。」

龍崎努力回想進入邦彥房間時的情景，盡量翔實地描述。

說到一半，會客室的門突然打開，一名目光銳利的中年男子站在門口。

「啊，副署長……」

望月倏地站起。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望月稱爲副署長的男子問。

「啊，我在向未成年吸毒者的家長詢問案情。」

「那應該去偵訊室或你座位旁，何必使用會客室？」

「這……這位是警察廳的課長……」

望月焦急地解釋，副署長望向龍崎。

龍崎輕輕點頭，對方也回一禮。

「官再大，此刻也只是犯罪少年的家長。要問案情，就到別處。」

望月一時不知所措。

「我到哪裡都無所謂。」龍崎起身道。

望月一臉歉疚。

「那麼，能勞煩您到我的座位嗎？」

龍崎經過副署長面前，走出會客室。雖然副署長的態度才是正確的，但如此不留情面，畢竟令人不快。副署長是輔助署長的重要職位，由於署長常換人，而且有時是年輕的高階官僚，所以副署長往往變成年輕署長的保姆。這樣的立場特別容易對高階官僚產生反感。

望月太在意階級地位，像副署長這樣又很難在警界吃得開。

龍崎思索著，邊隨望月移動。好不容易說明完目擊經過，龍崎接著回答望月幾個問題。

「謝謝您今天撥冗前來。」望月恭謹地道謝。

「副署長的話沒錯，我現在只是犯罪少年的家長，原本就該這麼做。」

「啊，是，您說得對……」

「……請問我兒子將面臨何種處罰？」

「咦？」

望月一愣，似乎沒聽懂。

「他既然吸毒，當然得嚴懲……是不是可能遭『逆送』？」

「逆送……您是指送還檢察官提起公訴嗎？不會的，本案沒那個必要。雖然得等家庭法院的裁決，但貴公子主動自首，經詢問本人及家長後，明白並無其他犯罪行徑，加上未成癮，且已充分反省……我猜大概是判保護觀察處分，再重也只是移送少年院。」

龍崎心想，怎麼可能。

這樣的量刑未免太輕。儘管邦彥未吸毒成癮，並已確實反省，但不太可能只判保護觀察處分。或許望月看龍崎是高官，不敢說得過重。

龍崎也不反駁，默默低頭道謝，離開麴町署。

21

接下來的日子，龍崎持續冷靜觀察媒體的動向。雖然擔心廳內會針對邦彥的事做出何種處分，但既然無力改變，只能告訴自己別去想。

媒體的反應比預期溫和許多，看來迅速公布眞相確實起了削弱社會反感的功效。

如同谷岡的預料，大森署署長遭調職。除此之外，由於嫌犯任職地域課，大森署地域課課長及警視廳地域部部長亦遭調職處分。

至於警察廳，只有坂上遭調職，警視總監和警察廳長皆保住官位，傷害可說是降至最低，龍崎對此結果相當滿意。

擔任搜查總部長的伊丹未被追究任何責任。隱蔽眞相的命令沒曝光，一切罪名自然算在坂上頭上。

這一點再次證明龍崎的判斷是正確的。

不久後，檢察官起訴連續凶殺案的嫌犯，包括姓名在內的個人情報都公諸於世。電視評論節目不斷拿這些個人情報做文章，但社會反應平淡。

東日報社舉辦討論未成年犯罪議題的活動。每天針對量刑、受害者及家屬的難處、加

害者的再犯率等專題刊登文章。

龍崎心想，或許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能理解凶手的所做所爲吧。雖然就刑事政策的角度來看，殺人行爲受到認同是絕對必須避免的現象，但連龍崎也頗能體諒凶手的心情。

世上與龍崎抱持相同想法的人一定很多。以警察官僚的身分來說，當然不是件好事，但人心所向是沒辦法改變的。

進入梅雨季的某個潮濕又陰霾的日子，家庭法院對邦彥的案子做出裁決。

眞如麴町署警察望月的預測，邦彥獲判最輕的保護觀察處分，實在是意外之喜。龍崎一向認爲未成年犯罪的量刑太輕，此時卻不得不感謝此一現象。

邦彥的刑罰雖輕，龍崎仍得負起監護責任。就在邦彥的案子定讞的隔天，龍崎受到官房長召喚。

來到官房長辦公室，官房長以極事務性地口吻道：

「家人犯罪並不構成懲戒的理由，但你身爲警察廳的一員，未盡監護責任還是得受處罰。這一點，我和廳長的想法是一致的。」

龍崎毫不畏縮地看著官房長。

「是的，我已有心理準備。」

官房長點點頭。

「參事官告訴我，這次現役警察連續殺人案，你立了大功。幾經斟酌，我們決定以下人事異動……」

「是。」

「大森署署長調職後，職位由你接替。不久後你會收到正式公文通知。」

「是，我明白了。」

龍崎行一禮，退出官房長辦公室。牛島參事官站在門外，似乎是特地在等龍崎。

「抱歉，我講了不少好話，還是沒辦法讓你保住職位。」牛島參事官開口。

龍崎低頭鞠躬。「謝謝，請不用掛心，調職對官僚而言是家常便飯。」

「你被調到哪裡？」

「到大森署當署長，這職位其實挺不錯。」

「但畢竟是降級。」

「原本擔心會被調到偏遠地區的小警署，能留在東京都內的大警署，便要謝天謝地了。」

「你想得開，我就放心了……」

「請和後繼的總務課長好好相處。」

「嗯，我知道……」

龍崎向牛島告辭後返回座位，忽然莫名想見伊丹一面。現下回憶，打從帶走作案手槍

的那晚，便沒與他碰過面。

龍崎踏出廳舍，步向警視廳。天氣和昨天一樣陰沉。伊丹坐在刑事部長的辦公室裡，看起來神采飛揚，與在搜查總部時的模樣完全不同。不，應該說當時的伊丹是特例，如今只是回歸原本的形象。

伊丹或許是佯裝開朗，但這表示精神狀況穩定。就算是演技，也比窮途末路時的他好得多。

「嗨，好久不見。」伊丹看見龍崎，出聲打招呼。

「聽說你幸運逃過懲處。」龍崎應道。

伊丹用力點頭。「我還沒跟你道謝。你不僅救了我的命，也守住我的官位。」

「我不過是主張做正確的事。」

「這再次證明，我眞是敵不過你。」

「我要調職到大森署當署長了。」

「警署署長……那不是爲了讓年輕官僚累積經驗才會分派的職位嗎？是邦彥那件事的關係？」

「嗯，但這職位不算太差，邦彥也只被判保護觀察處分。」

「你的判斷總是最準確的，邦彥的事果然沒引起大風波。」

「我自身的傷害也已降至最輕。」

「唔，大森署署長啊。若成立搜查總部，我們就有機會一起工作。」

「能不發生案子最好。」

「話雖沒錯，但能跟你一起工作，實在挺令人期待。」

「我還沒忘記小學時遭你欺負的事。」

「陳年過往，何必一直掛在心上？」

「不，被欺負的回憶是一輩子忘不了的。」

「你又在給我壓力。我一直活在對你的恐懼中，就算扯平吧。」

「沒那麼容易扯平，我不會忘記這股怨恨的。」

離開部長辦公室時，龍崎差點沒笑出來。

昨天下起的連綿陰雨已停，烏雲逐漸散去，晴空終於露臉。

回辦公室前，龍崎先繞到二樓的廣報室。谷岡起身迎接。

「媒體近來的動向如何？」

「很安靜，課長的策略相當成功。」

「不用拍我馬屁。」

「這不是馬屁。」

「我已接到異動命令。」

「咦？」

谷岡的神情霎時蒙上陰影。

「大森署署長遭調職，由我接替。」

「調到警署？」

「是啊。不曉得誰會接我的位置，但你要加油。搞不好下一任課長就是你。」

「不可能吧……」

「當然可能。」

「我沒辦法做好課長的工作。」

「說什麼傻話，優秀的官僚必須能勝任所有工作。」

「我不像課長這麼優秀……」

「那就訓練自己變得優秀。」

谷岡先是吃了一驚，接著嘴角緩緩上揚。

「是。」

龍崎點點頭，離開廣報室。

22

聽聞龍崎將調至大森署，妻子冴子說道：

「當署長？好像又回到從前。」

確實彷彿重返年輕時代。雖然是降級，但署長就如一國之君。年輕時當署長只是傀儡，但以現在的資歷當署長，想必能有一番作爲。龍崎如此安慰自己。

邦彥重新開始上補習班。吸毒一事對家庭的衝擊很大，但家人已逐漸接受事實。

冴子照常打理家中一切，美紀繼續找工作。龍崎還是一樣每天晚歸，回到家中只有吃飯、洗澡、睡覺。

乍看之下，吸毒事件似乎沒帶來任何改變，其實改變已悄悄發生。

這天，龍崎一如往常在深夜吃晚餐、喝啤酒，邦彥走出房間。

「我想談談。」

邦彥頭一次主動這麼說，龍崎不禁有些慌張。

「談什麼？」

「關於將來的事。」

「將來？」

「爸爸，你要我進東大法學系，以後當公務員，但我不想當公務員。」

「爲何？」

「我想當媒體記者，在報社或電視台工作。」

「哦？」

「我知道你會反對……」

「爸爸不反對。當初爸爸要你當公務員，是因爲不曉得你的志願。既然你有明確的目標，我不會阻止。」龍崎應道。

「眞的？」

「但爸爸不允許你當二、三流的媒體工作者。既然下定決心，就要成爲最頂尖的。所以，你還是該考東大。然後……」

「嗯？」

「你得學會什麼叫禮貌。」

邦彥聳聳肩，走回房間。

龍崎慢慢將啤酒喝乾。

人事異動命令正式生效，龍崎前往大森署就任。前署長已遭調職，爲避免空白期間太長，這項人事命令執行得頗爲匆促。

全署人員立正迎接龍崎。過去雖有數次這樣的經歷，但受到尊敬的感覺畢竟讓人充滿自信。

龍崎在立正不動的部屬中看見戶高。兩人視線交會，戶高尷尬地別過頭。

龍崎暗自竊笑，朝戶高走去。

「我剛上任，不懂的事很多。下次問你問題時，請客氣地回答我。」

戶高面對正前方，以超乎尋常的音量大聲應道：

「是！」

龍崎轉身步向署長室，喃喃低語……

這不也挺有意思嗎？

（全書完）



解說

那些所謂的官僚……

文／寵物先生

※本文涉及故事重要情節，未讀正文者請慎入

二〇一一年九月，今野敏發表《隱蔽搜查》第五部系列作《轉迷》（雖題爲《隱蔽搜查4》，但中間還夾雜一本以伊丹爲主角的短篇集《初陣：隱蔽搜查3.5》），立刻受到市場的熱烈迴響。在他的百餘部著作裡，《隱蔽搜查》可說是最受歡迎、評價也最高的系列，不僅先後得到吉川英治文學新人獎、山本周五郎獎與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也被改編成單元劇，由陣內孝則、柳葉敏郎飾演龍崎與伊丹，徹底打響這位作家的名號。

今野敏是多產作家，作品類型橫跨動作格鬥、科幻、怪談等，近年來以警察小說爲大宗，《隱蔽搜查》便是其中一部。然而該系列究竟有何能耐，能從自成一套系譜的日本警察小說中脫穎而出？

究其原因，或許得歸功於主角龍崎伸也的身分特殊性，與其個人的獨特魅力。

警察小說在日本，早期依附在推理小說底下，寫的是基層辦案的刑警，並注入社會派

小說的寫實風格，個個都是飽經風霜、靠腳辦案的「獵犬」，後期開始納入懸疑、冷硬派元素，將刑警塑造成對抗犯罪的鬥士。有的受到艾德·麥可班恩「八十七分局」系列影響，將角色構圖擴大至組織面，從搜查團隊、警署的角度去描寫，或將層級拉至警界高層，透過搜查一課、甚至警視廳的上級之眼去撿視社會案件。

然而，警察小說還有一項更大的轉變，便是由「外」而「內」的觀察角度。

這樣的轉變，台灣讀者首先會想到橫山秀夫。他有些作品的「事件」並非一般推理小說的刑案，而是足以動搖警界的內部事務，主角也並非第一線調查人員，而是遍及人事、總務、公安、監察等單位，從其職責角度切入，讀者追逐事件發展之餘，也認識了名為「警察」的組織。

同樣，今野敏的《隱蔽搜查》也提供一種另類的警界剖析，且更為深層——警察廳的官僚體系。

初次接觸此類題材的讀者，可能還得弄清楚「警察廳」與「警視廳」的分別。這兩個同樣位於東京霞之關，廳舍就在隔壁（經常被誤認為是同一棟）的機構，分屬中央與地方層級，擔任各都道府縣警察指揮、監督工作的警察廳，地位當然比警視廳（東京都的警察機構）要高。本書主角龍崎正是警察廳的高級官員，職銜是長官官房（內部部局名稱）的總務課長。

為何是總務課？因為這是被稱為「萬靈丹」的單位。他們不需介入地方案件調查，卻

需得知調查進度以面對媒體，對案件的掌握度不亞於刑事局。他們位於組織核心，又身在警察與社會的內外交界處，行事處理必然得相當謹慎，相對地，若遇上牽涉組織利益與外界觀感的權衡得失，他們也擁有更多判斷依據。

作者給主角安排這麼一個特殊位置，除了劇情的必要性，也成功塑造其人格特質。身為現今官僚體系下的一員，透過他的雙眼，讀者可以看見許多制度上的利弊：只任用東大或京大畢業生的「學閥」體系、部局間壁壘分明、橫向資訊傳遞效率低落、中央幹部對地方的菁英意識等等。

「你真是個怪人……」

「我哪裡怪？」

「三更半夜接到電話就巴巴地趕來的警察廳課長，世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個。」

「我不過是盡本分。」

而在故事前半，龍崎看似將這些照單全收，對官僚體制的忠實讓他顯得相當沒有人情味（日語俗稱「堅物」，意指太過認真而顯得硬梆梆，不懂通融的人），儼然是個討人厭角色——但這正是本書成功之處，故事主軸的案件，成功將他的形象給扭轉過來。

關鍵便是書名的「隱蔽」二字。

提到官僚，大家心中應該不出下列幾個要點：分工明確、依法行事、公私分明、用人量才……當然也可能是負面的，例如不得任意將人員免職會造就許多「米蟲」，管理缺乏

人性化等等。其中最大的弊端，便是過分拘泥法規使得效率不彰，成爲「訓練有素的無能」。如同社會學家羅伯特・莫頓（Robert K. Merton）所言：「法規原本只是爲達成目標使用的工具，然而過分重視法規而使人產生錯覺，反倒認爲遵守法規就是目的。」

這形成一種「目標錯置」：誤把手段當成最後目標。那些提出或協助「隱蔽」的官員，多少都犯了這樣的錯誤。

「你的家人不會開心，警察廳也不會開心。上頭的長官一定會抱怨你為何沒第一時間埋葬實情。」

「隱蔽」在作中似乎成了警方的標準作業程序，只要內部出問題，就一定會這麼做。於是，我們看見坂上課長將案件丟給地方警署，要總務課「別蹚渾水」，刑事部長伊丹更打算將警力引導至錯誤的偵辦方向。他們認爲，只要不違背搜查程序，隱蔽的目的便可成功執行。

但龍崎的思緒很清楚，他知道隱蔽只是爲了保全日本警察顏面的「手段」，熟悉如何與媒體斡旋的他，深信要達到相同目的（且是在紙快要包不住火的狀況下），將眞相揭露出來，並將媒體誘導至對警方有利的角度報導才是最正確的方法。隱蔽並不是最後的目標，只是手段——且不是最好的手段。

故事最後，他因勸兒子自首而遭調職，也毫無怨言。他知道這才是最好的選擇，自首可減輕刑責，雖會犧牲一點自己的階級，卻能換得安穩的生活。

「什麼成熟想法，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迂腐官僚主義。眼前需要的不是尋求自保的旁門左道，而是如何將傷害降至最低的正確危機管理觀念。」

龍崎就像過去熱血刑事劇裡，憑著一己信念與組織對抗的刑警，不同的是，他並不是基於自身的道德或正義感，而是權衡整體得失後下決斷。他成了英雄，正是自身奉行「私人感情不得影響公務」這個信條的結果。另一方面，這個英雄也並非橫衝直撞，一味遵從或反抗體制，而是懂得取捨傳統官僚制度的優劣，做出最佳判斷，思慮明晰的聰明人（除了對兒子邦彥吸毒，他有那麼一陣子迷惘）。

結尾的父子交流，他對兒子那「非上東大不可」的態度也有所轉變。原本形成讀者疙瘩的「學歷至上主義」搖身一變成爲「要做就做到最好」的正向思考。雖只是看待事物角度不同，卻是塑造角色前後差異相當夠力的一筆。

《隱蔽搜查》提供警察小說一個新的切入方向：故事焦點並非在搜查前線，而是後方的指導高層；讀者專注的不是案件，而是角色，案件有多曲折並不重要，其意義是在襯托角色的信念與特質。

到了第二部《果斷》龍崎似乎從此遠離權力核心，成爲大森署署長。然而，歷經警察廳洗禮的他，相信還是會發揮其睿智的判斷力，不時一語驚醒夢中人，成爲讀者眼中的優秀官僚。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介紹

寵物先生，本名王建閔，推理作家，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理事。對於龍崎和伊丹這對兒時玩伴（？）兼戰友的後續發展相當感興趣，期待兩人日後再與讀者見面，一同攜手合作辦案。

當奉為信仰的原則，遇上不得不保全的「大局」，
該如何維持心秤兩端的平衡？

龍崎伸也，東大出身的「特考組」菁英官僚，現任警察廳的官房總務課長，
負責協調金字塔系統上下的決策，及應付嗜血難纏的媒體。
在旁人眼中，他是個太過盡忠職守的「怪胎」。

最近，東京都內發生一連串的凶殺案，彙整下屬傳來的情報後，
龍崎驚覺真相可能撼動警察組織的聲譽。屋漏偏逢連夜雨，
一向把家裡大小事交給妻子的他，意外撞見兒子躲在房間偷偷吸毒，備受打擊。
一旦遭到檢舉，往後他恐怕就升遷無望，甚至會丟掉飯碗。

看著陷入混亂的搜查總部、搖搖欲墜的家庭關係，
為了組織的威信、菁英官僚的驕傲，及守住身為父親的尊嚴，龍崎展開孤獨的奮鬥……

龍崎就像過去的熱血刑事劇裡，憑著一己信念與組織對抗的刑警，
不同的是，他並不是基於道德或正義感，而是權衡整體得失後下的決斷。
他成了英雄，正是奉行「私人感情不得影響公務」此一信條的結果。
另一方面，這個英雄也非橫衝直撞，一味遵從或反抗體制，
而是懂得取捨傳統官僚制度的優劣，做出最佳判斷，思慮明晰的聰明人。
——推理作家・評論家　寵物先生

ISBN 978-986-6043-43-7
00320
9789866043437
cite 城邦
獨步文化 APEX PRESS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1UC041　定價：NT$320 HK$107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隱蔽搜查／今野敏著；李彥樺譯. -- 初版.--.臺北市：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民102.3
面 ； 公分. --（日本推理名家傑作選：41）

譯自：隱蔽捜査

ISBN 978-986-6043-43-7（平裝）

861.57　　102000861

ISBN 978-986-6043-43-7
Printed in Taiwan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日本推理名家傑作選 41

隱蔽搜查

原著書名／隱蔽捜査
原出版社／新潮社
作者／今野敏
翻譯／李彥樺
責任編輯／陳盈竹
版權部／吳玲緯
行銷業務部／陳亭妤、陳玫潾
編輯總監／劉麗真
總經理／陳逸瑛
榮譽社長／詹宏志
發行人／凃玉雲
出版／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104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5 樓
電話：(02) 2500-7696
傳真：(02) 2500-1967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500-7718; 2500-7719
24 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 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
13:30～17:00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78822　傳真：(603) 90576622
email:cite@cite.com.my
美術設計／黃暐鵬
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民 102）3 月初版
定價／320 元